

年童的崙拜

André Maurois 原著

譯如錫唐



C0764336



良友文庫

13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司公總友良海上

號一五八路川四北

紐約 梧州 廣州 重慶 漢口 廈門 南京 北平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拜崙的童年

法國 **馬里奧** Ma **羅伊** Roi
唐錫 **如** 庫 **譚**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三五 十二 付排
一九三六 一一 初版
一 一〇〇〇

No. 403

每册實價六角

第一章 紐思德的拜倫族

紐思德的命運

穿過那座神祕的沙塢森林，在諾丁哈姆附近，有一隊披了黑色袈裟的僧侶，奧古斯丁（註一）教派的正宗僧侶，到橡樹中間來徘徊着。英王亨利二世，爲了暗殺了湯姆沙柏刻時，（註二）便給教皇恐嚇着，要把他驅逐出教會，他這才答應教皇來贖罪和添建教堂。

一塊地基在一個豁谷裏揀定了，傍着一條溪流和一片湖水；許多大樹給斫伐掉，爲的是要來歸榮上帝，和拯救那位皇上的靈魂；一大塊寬廣的地皮就這樣開拓了出來。灰色的石塊，築成蛾特式的窗子，——尖拱形的和菊形的——一座

規模雖小却是精緻的廟宇。廟宇的嚴肅意味，都給溪流和樹林的一片嫵媚景色柔和了。這座寺院是專獻給聖處女的，並且題上了紐思德這個名字，「新地方」

Sancta Maria Novii Locii。（聖瑪利的新地方）。

這個教派的清規很簡單。這許多僧侶不准有任何的私人財產；他們得愛上帝和他們的隣人，他們吃素來克制慾念，不和任何男人有什麼爭執，不看任何女人。還有，他們每年都佈施着錢米給窮苦的人家，來紀念他們廟宇的創建者。

差不多有三百年，紐思德的方丈們，都是住在這湖邊，接連着平靜的做他們的方丈。然後是日子漸漸的變得艱難了，教徒的虔誠，漸漸的變得勉強了。知識的口味在散播開來；帝王的贈品都捐送到專科學校去，到大學去，到醫院去。這許多容忍着一個皇帝的懺悔的民衆，給另一個皇帝的反覆無常嚇住了。一安娜鮑靈登夫人算不到是一個世界上美麗的女人。她是個中等身材，微褐的皮膚，長鬚子，闊嘴，胸脯不十分豐滿的女人。事實上除了那位皇上對她的特別的胃口，

和她的一對眼睛確是漆黑而又美麗的以外，其餘什麼都談不上。」可是她却是一個分立教派的重要人物。英王亨利八世請求教皇來註銷他和亞蘭岡的客賽琳的婚約。那個教皇拒絕了。鮑靈登的那派貴族，便極力來慫恿皇帝脫離教皇的權力，自己宣佈做英國的教主。這樣，他立刻可以滿足他對安娜的戀愛，又可以滿足他對金錢的慾望了。

他宣佈所有在二百磅收入以下的教堂，一概得把財產充公，送給皇家。教會的和財政的委員們，開始到各寺觀去巡查起來。那個在英國永遠被尊敬着的法律，要求皇上先得向僧侶們取到一張「自願割棄狀」；那時有一個叫約翰倫敦博士的，還爲了他的勸服方法和手腕的靈活，而變得很有名氣的。有了這張簽了字的契據，這位皇上便攫取了這許多龐觀的產業，把教堂裏所有的東西，都拿來賣掉，把幾處房產，贈給幾個大地主，這樣他可以確定他們對新教會的忠心。出賣教堂裏的雜物，把教士的生活全毀了，可是對於那位皇帝，這樣仍舊賺不到多大

的錢。抄本都給做小生意的買了去包東西；一間圖書館的目錄，簡單的變成了一——歌詩班舊書：六個銅子一本」。這許多牧師，就那樣地給掠奪得精光。有幾個接到了做俗僧職務的委任。其餘的祇收到了幾個先零的退休金；他們差不多完全離開了本國，跑到愛爾蘭，蘇格蘭，或是法蘭德斯去。「教會便這樣做了一個犧牲，每一個可憐的傢伙，都各自飛開找牠們自己的命運去了」。

在紐思德，倫敦博士把這張割棄契據給方丈，約翰勃萊克，和七個僧侶簽了字，那是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號那天。方丈收到了一筆二十六磅的退休金。其餘的都是每個領了三磅六先零八便士。在離開以前，這許多和尚把他們的建廟者救書，和一張飾着一隻銅鷹的講經臺，（他們設法從倫敦博士軍隊的搜括裏抽出來的，）一起投進湖裏去。他們這纔離開了。從此以後，紐思德的扁柏樹下，再也沒有人給帝王們的靈魂祈禱了。安娜鮑麗瑩的頭，也早就披散過她自己的黑色的頭髮，給劊子手的刀割了下來，鄉下人都追悼着那許多被趕掉的僧侶，

並且相信他們將來死後，還是要常常來他們的空屋子裏作祟的。要是那一個膽敢去收買這座庵院的話，大家都相信牠會帶給買主許多兇禍的。一年以後，在一五四〇那年，亨利皇帝得到了八百金磅，把這所寺院賣給他的忠心的臣子，約翰拜倫男爵，就是那個大家知道的「有大鬚子的矮拜倫男爵」。

(註一)奧古斯丁(Augustine)——六〇四)英國的名教士。在十一世紀末葉，英國各地教堂裏的牧師，提倡一種適合於生活的新制度，此種制度，即顯名作聖·奧古斯丁教派。又說，此係羅馬天主教堂裏的一種教派或教團，此種僧侶在英國都着黑色袈裟，故又名黑衣僧侶。

(註二)湯姆沙柏刻特(Thomas a Becket)(1117—1170)康脫勃萊的大主教。十分驕橫。處處和亨利二世爲難。後又宣佈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爲無效，無異揚言向王挑戰。終後在兩星期內爲皇室衛士所暗殺。

紐思德的拜倫家族

就這般接着紐思德的僧侶們住下來的那個拜倫，是這州裏許多最老的望族之一的開山祖。拜倫，或是布倫這一族，是隨了那個征服者（註一）從諾曼地移住過來的，他們在十字軍裏面，和後來在加雷（註二）圍城那一役，他們都很有些功績；他們都是大地主，不單是在諾丁哈姆隣近一帶，就是在朗客那裏的洛芝得爾和克萊登，都有和們的產業。他們的格言是：『Crede Biron』——「信託拜倫」——他們是法國擺倫侯爵的近親，所以他們把名字都寫成了法國式。「有大鬍子的矮拜倫男爵」，把峨特式的教堂改築到堡砦式；對這個宅第的式樣，他的子孫們都一逕很忠實的保存了下來。在後一個世紀，英王查利第一世內戰的時候，有一個拜倫，是英王的一個忠心的朋友，他曾指揮一族和他一般勇敢，一般粗獷的騎兵；可是他在厄齊山衝鋒得太早了，後來在馬斯敦草原那一役，又是犯了老毛

病。爲了這一雙大錯，才封做一個洛芝得爾的拜倫男爵，那時候魯伯特皇子曾在他的日記上，寫下了一段話：「拜倫男爵的不合適的進擊，闖下了許多大禍。」可是這位新男爵的節操，要比他的軍事謀畫有用得多。他從沒有放棄這忠君的大義過。後來紐思德給議會議員（註三）圍了起來；把硫磺和鎔了的鉛汁潑到這古舊的牆壁上去；那片前時間靜的蕩漾着讚美詩歌聲的琉璃似的湖水，現在却把擊者的喊殺聲，槍彈的嘶炸聲，喇叭的狂號聲，回響到樹林裏去。在克倫威爾（註四）勝利了以後，拜倫男爵也就跟了查利二世到法國去；就是在那兒，他的忠心仍沒有動搖過，因爲拜倫夫人，他的妻子，（據丕匹斯（註五）先生告訴我，）是這位被逐了的皇上的第十七個情婦。

環繞着這寺院的樹林，慢慢的在犁耕的田壟前面，在添築的農莊前面，縮後去了。成羣的鹿在橡樹中間漫遊着。這拜倫族的莊園，再也不是孤單的了，有許多有錢的人家，都到他們的莊園附近來建造屋子。那所蓋得最講究的又是最近

的，便是安娜斯里，威華斯家族的住屋，那兒有一條漫長的橡樹的林蔭路，那條有名的「婚禮路」，直通到紐恩德來：因為這兩家，會在第三代的拜倫男爵，和威華斯子爵的女兒，依利莎伯聯了姻。這位第三世的男爵，他直活到十七世紀的末尾，幾乎整鬪的破產了；時間把這座寺院先出賣時候的預言證實了；一個戴着黑色毗盧帽的鬼魅，夜裏在拱形的迴廊上徘徊着，這家的家運是在衰敗了。關於拜倫這家倒運的傳說，最後並且永久的給第四代男爵的兩個兒子證實了。那個長子，那第五世的男爵，爲了謀殺罪給貴族院拘去審問。那個次子，一個海軍軍官，是全個國度裏最倒運的海軍副上將。

(註一)(The conquerors)征服者係指諾曼人入主英國初期，創設强有力的獨立政府的威廉。

(註二)加雷(Calais)近多維海峽法國北部的一個城市。

(註三)議會黨員(Parliamentarians)十七世紀英國內亂時期反抗查理一世的

議官黨員。

(註四)克倫威爾 (Cromwell) (1599—1658) 十七世紀英國的有名政治家
和軍事家。英吉利共和國時期主要人物。馬斯敦草原擊敗洛芝得爾的拜倫
男爵。即係克倫威爾親自指揮的英愛混合「鐵軍」。

(註五)不匹斯 Poyts (1633—1703) 薩末爾·不匹斯英國的日記家

那位「怪僻的男爵」

那第五代拜倫男爵殺死他的表兄弟，威華斯先生，安娜斯里的地主的故事，
是悲慘地孩子氣的。這兩位鄉下紳士，每月一次的從諾丁哈姆趕到倫敦來，老例
是在派爾邁爾大街的一家勳章旅店會集。在一七六五年正月二十六號，這慣常的
集會，大家一逕還是很愉快的。隨後話題轉到怎樣才是保護鹿的最好方法上來。

威華斯先生堅持着必須嚴峻的來取締盜捕者；拜倫男爵却主張：「最好的保護方法，是什麼事都不去管牠們。那時威華斯先生便很毒辣的說，他自己和查利西特萊爵士，他們的一個熟知的隣居，在五畝田地裏，要比他拜倫男爵全個采地上的鹿還要多些。要不是靠了他們的提防，拜倫男爵到現在可以在他自己的地面上，連隻鬼子都找不出來了。拜倫男爵問他查利西特萊爵士的田莊在什麼地方。威華斯回答道：「要是你想知道查利西特萊爵士的什麼消息，好罷，他就住在那條第安街上，至於我，你大人是很曉得到什麼地方來找我的」。

就是這幾句乏味的話句，結束了這次談話；當拜倫男爵走出他的房間，他看到威華斯先生站在樓梯上。他們交談了幾句，於是叫一個茶房給他們開一間空房間。這個茶房留一個燭臺在桌子上；這兩個人立刻便關上了門；幾分鐘以後，一隻鈴響了。那旅館主人看到威華斯先生和拜倫男爵扭結在一起，威華斯已經受了重傷。後來給人家送回家去便死了。

一個貴族犯了殺人罪，祇有貴族院能夠審問他，幾個月以後，貴族院請拜倫男爵自己住到倫敦塔裏去。然後他又坐進一輛馬車，給幾個騎了馬的差人，直押送到威斯敏斯脫教堂。那柄劊子手的斧頭，就擱在他大人身邊，刀口向着他。那個動手行兇的鄉下紳士提出來審問了；第一個在場見證人述了一個很謹慎的回答：「我的耳朵什麼時候都不大聽得真。」一個外科醫生報告這個傷口，怎樣給劊挑穿了肚臍，在胃袋上有了一條深長的切痕；法官問這個傷是不是就是威華斯先生的致死的原因，醫生說他是完全這麼相信的。拜倫男爵那時便提出了一個無罪的抗辯。於是從最近封爵的貴族起，直到皇親止，舉行表決了。那個被告便宣告不是謀殺罪而是故殺罪；而這個罪，又靠了一條專事庇護貴族的特別法律，一樣是宣告無罪的。傳達員一面「是的，大人」，「是的，大人」，那麼喊着，一面便把這個宣判書讀了出來。那最高法官突然攬起了他的白色法杖，於是威廉，第五世的拜倫男爵，便恢復了自由，回到他的紐思德的家中來了。

事實上，兩方面的朋友，沒一個把這個殺人犯當做一個不可赦恕的罪人的。因為威華斯先生是個出名的慍悍的暴漢。這個戰勝者，把他這柄殺死他的表兄弟的寶劍，直到他老死，一逕掛在他臥室裏的牆壁上。在本地，他早就給人家叫做「怪僻的男爵」的，爲了這次犯罪，更把他編說得像一個奇怪和可怖的人物了。許多可怕的傳說都在散播着，有幾隻完全是捏造出來的，不確的。例如說他有一次一怒起來，用手槍打死了他的馬車夫，他把這個屍身放在馬車裏面，靠在他的妻子身邊，他自己却來把這一對灰色的東西趕回家去。那隻說起他把他的妻子擲在教堂裏面一個水池裏淹死了的傳說也是不確的。不過他的脾氣的確很壞，他的褲帶上老是帶着他的手槍，他把那個不幸的拜倫夫人趕出紐思德去。他立刻娶了一個婢女，就是那個大家叫她「培弟太太」的。

在培弟太太慍懣的處理下面，那間廟宇，簡直變成了一個豬窠。這位婢作夫人的太太，把峨特式的殿堂做了一個牛欄；還把幾間壯麗的拱形圓頂的大廳，改

做成馬廐。那個怪僻的男爵，給他的獨子和他兒子的一個表妹，一個反對這阿翁的管束最倔強的對手的結婚，更完成了他和人類的隔絕。從此以後，這位拜倫男爵便竭力來毀滅他子孫的幸福。他把他樹園裏的橡樹，來還他的賭賬，砍倒了值五千磅的樹木，把他的葱鬱的樹林幾乎全斫成了荒地。何拉斯窩爾坡爾（註一）差不多在這時候打那兒經過，他寫：「紐思德真逗人愛。那兒真是優美的和幽雅的——有許多很好的房間，和一所安適的屋子。」可是現在這個男爵，他接着說，是一個瘋子，他把他的樹完全斫倒了，「現在植了稀疏的幾株蘇格蘭杉樹，這活像是在一個什麼節日，鄉下孩子着了他們祖上的赤色的古舊制服似的。」爲了來完成損害他的兒子的最後一筆工作，拜倫男爵把樹園裏的鹿，殺死了二千七百頭，又和人家訂了一份二十一年的長期契約，把剛剛開採到煤層的洛芝得爾的產業，用種莫名其妙的年六十磅的租價，租給了人家。

他的快樂，完全是那種喜歡惡作劇的孩子的快樂。他喜歡在黑夜裏跑出去，

偷開了水閘，讓水沖進來衝壞紗廠；他車乾了隣居的池塘；在他自己的湖邊，用石塊建築了兩座礮台，造了一隊孩子們玩的戰船，放進水裏去。他會整天的指揮着戰船和礮台中間的戰事，他們用種玩具裏的大礮互相攻擊着。拜倫男爵蹲在一個礮台裏，他的一個男僕，祖墨累，伏在一隻船上指揮着那一隊的軍艦。有的時候，這位大人伏在這所廟宇裏的石版鋪成的廚房的地上，不停的使螻蛄往他自己身上跑上跑下的作樂。到牠們懶懶的時候，便用根草鬚來逗牠們，這許多僕人常常說，這許多虫豸都認識牠們的主人，並且是服從他的。

（註一）何拉斯高爾坡爾（Horace Walpole）（一七一七——一七九七）牛津

第四世伯爵，英國十八世紀文學家。

他的兄弟的生活，是同樣的富於戲劇性的。約翰拜倫，我們要說起的主人翁的祖父，是一個雄武的可是倒運的水手。在他的伙伴中間的綽號是「倒鑿曹操」，因為他每次的航行，沒有不碰上一個陰霾沉沉的風暴的。他在那艘「賭賽」號的運輸艦上，做了個乘艦練習生。這艘船也是參加抵抗西班牙地這次遠征隊裏的，可是在智利海岸外邊，觸在一個暗礁上沉沒了。這真是個可怖的景象：兇猛的巨浪向這隻破船衝來；一個水手發了瘋；所有的船員都暴動了；那艦長逼得用手槍向他的夥計們直射。這年青的拜倫後來却著述了一本沉船經過的書，這篇記述文字發表了，內容包括在巴達哥尼亞海岸外邊，他自己和他的同伴們遭到很大的困苦的一個報告，這篇敘述，有了小小的成功，並且這本書漸漸的變成了一本談海的模範著作。

在一七六四年，拜倫艦長奉命駕駛了他的「陶兒芬」號，作一次環繞地球，發現新地的試航，他渡過了麥哲倫海峽，再看到一次巴達哥尼亞的海岸，他把環

繞地球，發現新地的航行完成得那麼快，除掉失望羣島以外，他什麼陸地都沒看見。可是事實上，照給他作傳記的說，在他的航道上，有那麼多的不知名的島嶼來發現，差不多可以使他在牠們中間，連操舵都會變得很困難的。在他回來以後，這位謹慎的探險家，便陞做了紐芬蘭的總督。後來，他又陞做了海軍副上將。有了這個資格，他在英美戰爭的時候，便率領了一隊兵艦，急急忙忙的去截擊戴思且公爵指揮下的法國艦隊。拜倫上將第一次出海，便碰上了一個可怖的風暴。打沉了他的一艘兵艦，損壞了幾隻。第二次他碰到了戴思且了，他把他的祖上的拿手好戲又演了出來，他老遠的便攻擊起來，而終後是給打敗了。從此以後，再也不把什麼指揮的事情交託他。直到一七八六年，他死去的時候，他還是個海軍副上將。

拜倫上將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約翰（我們書中主人翁的父親），是個陸軍裏的兵士。第二個兒子喬治安松，在海軍裏面。約翰是在法國陸軍學校讀過書的，在英美戰爭那役，他也加入了守衛隊，那時他簡直還是個小孩子。他的粗暴的性質，野蠻的行動，和高架債台的脾氣，大家都給他一個適當不過的「瘋傑克」的綽號。他二十歲回來倫敦的時候，他便贏了一件絕對勝利的戀愛。他征服了加曼仁侯爵夫人的心。她是一個有迷人姿色的年青女人。她的丈夫，加曼仁大人，利址的公爵，是那時御前的近臣。他是一個溫和的有教養的男子。可是他的妻子，不待說是喜歡那年青的拜倫大佐的粗野的；因為一到她的父親死去，她得到了遺給她的孔賢思男爵夫人的頭銜，和每年四千磅的一筆遺產後，她立刻便和她的情人逃走了，拋棄了這御前的大臣和她的三個小孩子。加曼仁侯爵上訴要和他的妻子離婚，他邀准了。

這一對年青的情人，在亞史頓堂，一座孔賢思男爵夫人的屋子，住了一些時

候。以後，大概是逃避那夥債戶和放重利者罷，他們跑到法國去了。在那兒，孔賢思男爵夫人生了個女兒，（就是那位奧古絲姐拜倫小姐）便在一七八四年上死了。她的死因，照倫敦上流社會的傳說，完全是給她的丈夫磨折死的。可是照拜倫的家人說，她是在分娩了不多久，還沒有恢復她平時健康的時候，她便騎了馬去打獵，是這樣完全爲了輕率躁急而致死的。她的遺產祇是種活着可以享受的財產，現在是和她一起完結了。

第二章 訥脫的戈登族

訥脫的戈登族

在那時候最時髦的洗澡是去溫泉浴場；這個年青的鏢夫到那兒去了，當他在這弧曲的露台上踱着的時候，臉上裝着憂鬱的神色。就在這兒他和一個年青的蘇格蘭的小姐，一個承繼祖產的孤女，訥脫的客賽琳戈登小姐認識了。她是又矮又胖，有一個長鼻子，和一個脂粉塗得太濃的臉孔，她是遠談不上是一個美人兒的。可是她的死去的父親，却讓她做了她自己財產上的主人。她差不多有二萬三千磅財產的樣子；裏面有三千磅是現金，這對於燃眉的債務是很有用處的。並且遺產清單上，還寫着訥脫的房產，鮭魚的捕獲權，和亞坡頓銀行的股票。

客賽琳戈登或許够不上是個美麗的女人，可是她是出身名門的。她對自己的姓，非常的驕傲，因為她這族在蘇格蘭整個國度裏，要算是最尊貴的一族了。第一個吮脫的地主，威廉戈登勳爵，是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妹妹，安娜倍拉史都亞特，和洪德冒伯爵的兒子。他們的家系雖則是那麼顯赫地開始了的，可是要找到比他的子孫再悲慘些的結局，是很難想像到的。威廉戈登溺死了。亞立山大戈登給暗殺了，約翰戈登在一五九二年前，爲了殺死馬爾來大人而受了絞罪，另外一個約翰戈登的，也因爲在一六三四年上暗殺了華倫史吞（註一）絞殺了，——真的，這看來活像是每一個吮脫的戈登，都掛到他們的家譜上的每條系枝上去的。在蘇格蘭的習慣，比別的地方都保守得利害長久。那時仍舊留存着封建式的，簡直可以說是野蠻的風俗。一個戈登族人，是毫不猶豫來把一個居然敢強奪他的朋友的一匹馬的亞坡頓律師，在一塊僻靜的地方殺死的。要是長官爲了這種案件，教亞坡頓的人民拿了兵器去逮捕那個兇手，市民們都會靜靜的坐在那兒不動，這

出身名門的山賊，就這般產生了一夥危險的子孫，即使在小孩子的時候，他們的脾氣便清楚的顯出來了。在一六一〇年，有三個年青的戈登族的學生，在亞坡頓的初級小學裏，堆起了障礙物，用劍和手槍抵抗了整夜別的孩子們的攻擊。這是種他們自己都不能管束得住的東西，天生的東西。那第六代的地主，一個自覺的作惡者，時常說：「我曉得，我將來要死在一個絞架上的。我的一舉一動，手裏都有種惡意，可是我停不下來。」

整整的有一百年，峽脫的地主們，把這北國陷在恐怖裏。蘇格蘭的民謠，有許多是述到那殘暴的，有誘惑性的，妖俗的戈登男子的冒險故事的。現在那兒還留着一隻山歌，是說到一個給妻子敬愛着的戈登，別戀着皮納脫女郎的故事，他爲了暗殺五個孤兒，想劫奪他們的財產的謀財害命罪而判決了死刑，在他斬首那一天，他的妻子跑到皇帝面前去求情：

「啊戈登，戈登，我是愛你得那麼深深，

再沒什麼妬忌可以移減我的熱情；

就是在蒼空掠過去的成對鳥兒，

都會證明我是怎樣的愛你。」

這位皇帝感動了，賜了一道赦罪的聖旨；可是當這個戈登給釋放了，他却回轉身來，對着他的妻子，狂暴的罵起來：

「皮納脫女郎的一節手指，

都要比你整個的身子值錢！」

岍脫的地主們就是這樣都烙上了該隱（註二）的商標的；雖則在十八世紀，皇上的權力，強大得可以循私枉法，可是他們一連串的暴亡，仍舊像先前一般的繼續着。亞立山大戈登溺死了，他的兒子喬治，戈登在擺史河又溺死了。（那不待說是自殺的。）最後說到的名字，便是客賽琳戈登的父親，她幾年以後，給拜倫大佐的一對熱情的大眼，和像山歌裏她的祖宗一般兇猛的魯莽的愛情燃燒着了。

她是給她的祖母撫養長成的，一個杜芙族人，當然也是個蘇格蘭貴婦人，她從祖母那兒，學到了嚴密的節儉的管家方法；這位杜芙的老太太，還親眼看到客賽琳受到了一種很好的教育，浸染了杜芙族的因襲的民權黨員的政治思想，客賽琳很喜歡讀書，她寫的信札，表面上看來很潦草，不過筆致却是靈活而有生氣的。她承襲了戈登族所有的狂暴脾氣；和他們一般的憑了血氣去直幹的精神。她還有他們的膽量。這很容易把下面的事來證明：因為她在一七八四年上，在一年三百六十日中間，單揀了五月十三日，就在她的父親跳水溺死的擺史地方，和這個最可怖的男子結婚了。

這對年青夫婦遷到北邊，在岢脫住下來。這是一所壯麗的屋子。可是戈登族裏的親戚朋友，沒一個跑來熱烈歡迎他們倆。在這清教徒的節儉樸實的生活中間，拜倫大佐輸進了他的奢侈逸樂的習慣。在岢脫那兒，差不多每夜都有跳舞和酒宴。拜倫夫人的幾個表姊妹，一個禮拜六晚上來了，她們看到「這許多舞侶

們，是在剛打午夜鐘以前才散去」的情形，她們真怕就是連安息日這天，到底是不是被尊敬的，都是疑問了。蘇格蘭人都朝這個生客鄙視的睨着。這個南方人，這英國人，他是在把一個蘇格蘭人的財產擲進水裏去啊！他們都罵這個傻頭傻腦的女主人，她以為她自己是個了不得的絕色，把絲綢和羽毛裹滿了身子，在她肥短的頸頸子上套滿了許多珠寶的項圈，其實她祇是靠了她的錢，才找到了一個丈夫的。「啊，你到那兒去？」一個無名的打油詩人唱着：

「啊，你到那兒去，美麗的戈登姑娘？」

啊，你到那兒去，這麼美麗和漂亮？

你是結婚了，你和約翰拜倫結婚了，

來把吟脫祖宗的產業儘情的傾蕩。」

「這個青年是個浪子，他打英國跑來；

蘇格蘭人全不明白他的家世怎樣；

他和他的妻子晝日晝夜的在跳舞，

很快的了就要把吟脫的產業蕩光。」

(註一)華倫史吞 Wallenstein (一五八三—一六三四) 佛蘭特朗的公爵，皇黨的將軍。

(註二)該隱 Cain 亞當長子，因殺死其兄弟亞伯遭天譴，事出舊約創世紀。

一個好運的破滅

這個打油詩人真的說中了。這個年青的白聖國裏的人，很快的就把戈登的財產傾蕩了。最先完結的當然是那三千磅的現金；接着，這個大佐又教他的妻子把亞坡頓銀行的股票轉賣了，以後便是賣去了鮭魚的捕獲權。最後把住宅周圍的樹

林也賣掉了，並且從放重利的那兒借來了八千磅。近吟脫的一股海灣的堤壩上，有許多鷓鴣在那兒構了巢住，差不多已經有幾百年了。對於這種鳥類，曾有一個舊族說了兩句預言意味似的話說：

「到鷓鴣完全拋離了這兒的樹枝，

吟脫的地主要衰落到沒半分地皮。」

在一七八六年，吟脫的鷓鴣，都橫過水面，飛到哈度男爵的地面上去了。「讓這許多鳥兒來住下罷，」他說，「不要傷害牠們，因為田產馬上便命跟着牠們來的。」在下一年，他便化了一萬七千八百五十磅買進了那筆產業。當債主們發生了許多糾葛的時候，這許多蘇格蘭的法官，便很聰明的把這筆款子，暫時放在他們自己的手裏。

在變賣產業的前一年，拜倫夫婦便離開吟脫了；貧窮逼得他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他們在英國漂泊了一些時候，於是，到他們和監守人廝混得太熟了的時候

候，他們又渡過了英國海峽。拜倫夫人的蘇格蘭親戚都很擔心「這個窮困的不幸的女人」。他們是猜得不錯的。她過的確是種愁慘的生活。在法國，她的丈夫和一個法國擺輪將軍成了密友，那個將軍對他完全像自己的親人一般，所以他就和幾個大貴族做了朋友，終日沉湎在狂賭，偷情，奢侈和借債的生活裏。可是客賽琳戈登仍舊堅持着她的勇氣，她委實是個好心腸的蘇格蘭女人，她很節儉的過活着，並且含辛茹苦的掙扎着來撫養這年幼的奧古絲姐。這一對女人在常德來住了一個長長的時期，奧古絲姐的身體極壞，一直出她的後母看護着。「我現在多少還能回味到那時的恐怖，許多憂鬱的無眠的日夜。當你移近死神的門口，躺着毫沒一些知覺的時候，我一逕在你的牀邊泛濫着眼淚。你的恢復健康，完全可以說是奇異的。啊，謝謝天！我總算盡了我的責任了」。真的，她是可以無愧於心的，她敬愛着她的「拜爾——爾——倫」，她用她的本地捲舌音來讀這名字。她愛他的美貌，他的粗野的正直，和他的莽撞，——不過她也恐怖着將來。在

一七八七年她懷孕了，當她的坐蓐時期移近來的時候，她渴望着回到英國去，與古絲姐的外祖母，霍而德納斯夫人，那時就來把她的小外孫女兒帶了去，從此以後，這個女孩便一直在她的舅家長大了。

唐瓊出世了

這位史都亞特（註）的奇怪的後裔，在倫敦一處太合宜貴婦人身分的區域，給她自己找到了一所住屋，她的情形是已經到了女人們最需要保護的時候了，可是她看到自己是獨個兒的被拋棄着。這位大佐現在是住在多維或是巴黎，祇在要錢用的時候來探她一下。差不多在一星期內，他把他從寬容的妻子那兒搜括來的錢，一下子便使完了。世界上唯一掛念她的人是一個律師，約翰漢森先生，她是在亞坡頓由朋友介紹而認識的。漢森的妻子很可憐拜倫夫人，給她找了一個看護，密爾斯夫人，和一個接生醫生，康伯先生，在一七八八年正月十二日，這個

孩子出世了。給他取了喬治戈登拜倫的姓名，因為有種遺囑，凡有訥脫的戈登族的後裔，都應該有這個姓的。這便是他從舅家承襲到的唯一的遺產了。

到拜倫夫人回到英國來時，她才明瞭她是整個的破產了，直破產到赤貧的程度了。那訥脫整個產業的出賣，仍舊是毫無補於事實，因為那位大佐的食量，可以以把一大筆的出產，一口吞下去的。一張債據剛剛付清開去，許多別的債據，重又滔滔不絕的滾來。在蘇格蘭的律師們，寫了許多嚴厲的信給他們的事主。一張簽上了「傑克拜倫」名字的四百磅的借票，巴黎的一個經紀人把牠呈示了出來；在同一個星期內，五十磅必須要寄到倫敦拜倫夫人那兒，三十磅送到多維給拜倫先生。事情是再也不能由牠這樣下去的了。現在變賣訥脫的產業的款項裏面，祇有四千二百二十二磅了，而這筆總數裏的一千二百二十二磅，是加上了產業的負擔的記號，不能挪用的，餘下來的三千磅，都又給法庭做了有五分利息的投資，是專留給拜倫夫人和她的兒子，不能轉讓給旁人用的。蘇格蘭的律師，把一年一

百五十磅的款子，託付了他們在倫敦的一個同業，分做幾注交給拜倫夫人。在第一個星期日，她差了一個僕婦帶了她的收條去領一百鎊金錢。他拒絕了。幾點鐘以後，這個僕婦回來了，帶回來一張二十五磅的收條和一封懇求原諒的信。

客賽琳拜倫她自己一年靠這一百五十磅，是儘可以過活的，可是她不能够拒絕她的丈夫。當她聽到祇在幾個禮拜以內，他的新債已經堆高到一千三百磅的時候，那戈登族天生的狂怒爆發了；她撕裂她的衣服，帽子，把碗盞擲到僕人的頭上去；可是一到她碰着了傑克拜倫的眼睛，她便變到靜靜的了。「拜倫夫人怕她自己沒有這決心，來拒絕拜倫先生對她私人任何的要求的」。這個倫敦的律師，寫給他的蘇格蘭的同業。「他身邊連個小錢都沒有了，而她告訴我，她也是陷在全樣困苦的情形下面」。

她是二十三歲。在做一個女孩兒的時候，她便是見到自己是個顯赫和一筆大財產的承繼者；在她的薄弱意志裏，她想自己是個值得被人愛的女子，並且想像

她是被人愛着的；在她那方面，她已經差不多把他愛得快要發狂了，並且預備仍舊一直的愛下去。（「我直到死都不會變心的」這便是她的悽惻的格言。）可是她現在得認清這事實了，先前她一還是被欺騙的，被劫奪的，而現在她却更陷在窮困裏，還把一個丈夫，一個孩子，一個奶媽，和一所屋子，一齊交在她手裏。許多女人在這種情形下面，會是已經惱亂了；客賽琳也間或惱亂過。在她的窮困裏，她有個發狂似的慾望，想突然逃回到蘇格蘭去，到亞坡頓去。那兒她再也沒有一尺土地了，可是她至少是回到她的祖宗們住過的本鄉去了，在這兒倫敦，盡是那些逼來的惱人的債務，這愁苦使她再也受不住，她跑開了。

拜倫大佐並不立刻就跟了來。生活對他也並不怎樣很和善。他已經失掉了那個消魂的孔賢思女郎了，和那一筆可以使他和闊綽的法國朋友過活得很適意的四千磅年金。現在他看到自己是拖了一個破了產的妻子，她又是從來沒有可以說得上好看得，現在却更加長得滑稽的又粗又矮了，並且就因為她的血管裏滿是尊

貴的血統，她看來也就愈像一個村上雜貨店的老板娘。她想把他拖進一個遠僻的和嚴肅的村莊去，那兒有的是一種極壞的天氣，和一夥冷淡的頑固的族人，他們用種藐視的眼色，來瞅着這英國的敗家精，他是不必急急忙忙就跟了去的。

(註一)史都亞特(Stuart)，係英格蘭及蘇格蘭皇族之姓。

拜倫的跛脚

拜倫夫人在亞坡頓找到了幾間價錢公道的有傢具的房間。她在那兒和兩個蘇格蘭的僕婦住了下來，安妮斯和梅格蕾，她們這一對姊妹輪流着喂乳給喬治——或是「喬第」吃，像她們用北方話來叫他的名字。這個孩子的臉龐，和他父親的一般的美。不過當他達到可以走路的年齡時，他的母親驚駭的發覺到他竟是個跛子。他的一隻脚，在外形上和普通人是有異樣的；兩條腿又是一般的長；不過

這孩子要是把腳踵放到地上去的時候，他的腳踝便歪扭了過來，他祇能用他的大腳趾抵住了地面站着。許多被請教過的醫生們，都勸她去定造特製的靴子。這個罪，都歸到孩子生出來後，拜倫夫人過分謹慎的抱得不好的原因上，腳踝上的筋纔像是癱瘓了。亞坡頓的醫生，把這許多詳情寫了信，去問那個有名的解剖家，約翰罕特博士，對方便做了幾隻奇特的靴子寄到蘇格蘭來。可是這個小拜倫依舊傍着梅格蕾在亞坡頓街上跛躓着。

他是一個熱情的和很聰慧的小孩子，不過有種狂暴的脾氣。像他的母親一般，當他發怒的時候，他會變得很容易執拗。差不多在他還沒有着上短褲的年齡以前，有一天爲了弄髒了新衣裳，給他的奶媽叱責着，他便用兩隻小手抓住了新衣，從上面直撕到底下，還用種反抗的眼光，向他的奶媽瞪着。

一個孩子對於人生的觀念，在他年紀很輕的幾年上，便形成了雛型了。這個小孩子在他的週遭，看到的是什麼呢？他的父母想全住在一起，而終究不得不拋

去了這種嘗試，飽嘗了憂患的拜倫夫人，變得十二分的容易發怒。「站在遠處看來，她是很溫柔可愛的」她的丈夫寫。「不過，我敢和你們及一切神仙們賭個東，看誰能够和她全住兩個月；結果可以和她住得來的，怕還是祇有我」。有一個時期，他們是分住在亞坡頓的，一個在皇后街，一個在百老街，大家時常跑到對方的屋子裏去，坐在一起喝茶。她依舊是絲毫都不能抵抗她丈夫的溶解一切的眼光。傑克拜倫重又用那種花言巧語，來騙她借了三百磅錢，她借了給他，自己來付這筆債的利息。這樣她自己每年的收入，又減削到一百三十五磅了。可是在這一筆小小的款子上，她仍能不欠一個小錢的債，她仍能非常驕傲的過活着。不過她的可怕的脾氣，却不時的爆發了。這種脾氣一爆發，接着便是磁器在房間裏這兒那兒四處亂飛起來。

這個孩子用種熱烈的好奇心，觀察着他的父母，別的孩子們，都有全住在一起而又互相愛着的父母。他的心却是在一種叫罵的，呵責的和訴苦的喧嘈中間，

才悟到了生活的真相。他可以看到這許多僕人，都把他的父母看做瘋癩的，危險的，有時候或是可笑的人物。他給他的家庭和別的孩子們隔離了，不過他的殘疾，却是更大的原因。爲什麼他這隻可惡的腳蹠，定要在他腳下歪扭呢？他怕羞得連把這個問題想問一下都不敢，有一天一個婦人在街上停了下來和梅格當面談。「這拜倫真是多麼漂亮的一個孩子啊！」這個婦人說。「可是又多可憐，拖上了這一條腿！」這個孩子的眼裏，滿燃着憤怒，他用玩具裏的馬鞭子，惡狠狠的抽了她幾下，喊：「不准說那個！」每晚他都得經過一次討厭的和麻煩的手術，因爲那時還是希望把布纏緊了他的腳蹠，會醫好他的跛腳的。

一個浪費者的結局

將近一七九〇年盡頭，約翰拜倫從他的妻子，和他的妹妹，雷夫人那兒，得到了一些錢，逃到法國去。雷夫人在筏倫西恩有一所屋子；就在那兒，這個不忠

心的大佐住了下來。他捲進了自己都不懂得是什麼一回事的法國革命的漩渦，和小旅店裏的婢女們調調情，並且永遠是窮迫的。在給雷夫人的幾封信中間，還可以窺見這隻破船最後的幾個顛簸：「筏倫西恩，十二月一號，一七九〇年，：至於我，我在這兒又和誰墮入了戀愛罷？那是一個打巴黎來的新的女劇員，他長得很美，她昨晚還在勞農劇院裏上演的，：：至於史穀納夫人呢——當她喝醉了的時候，很坦率的告訴我，她是喜歡我的，我真的不知道怎樣辦才好。：：沒有新的討債的來，因為方妮把他們都誑走了，我也從來不在家裏。我們在這兒都過活得很好，尤其是把迦西芬處理得最得法，——給了她許多詬罵，而沒有一個大錢。這是可以款待她的唯一的好方法了。」他到筏倫西恩的戲院裏去，坐在他的妹妹常年租着的包廂裏。這兒排演了一齣新戲，叫做「羅爾·特·葛萊西」裏面有一段詞句是這樣的：「我已經救了我的皇上了，我是死得很滿足的！」每個觀客都喝采起來：「再來一個！」「皇上萬歲！」和「法國萬歲！」我呢，有

了這葡萄酒在腦子裏，又想到我們的祖先也是法國人，我便和旁的觀眾歡呼得一級起勁，他們現在都說：「這個英國人是個奇怪的貴族」。關於我的許多歷史，現在都結束了，並且每個人都說「我是個最漂亮的，同時又是最不忠實的男子。有了新的便棄舊的。」我相信，我已經和筏倫西恩三分之一的女人戀愛過了。尤其是在紅鷹，這兒的一家旅店那次的一個女郎，我是在一天下雨下得很大的時候，碰巧跑進去躲雨的，……她很美，身材也苗條，我實在到現在都還沒有厭倦呢。」近一七九一年夏天的時候，來信便變得愁黯了：「我真的連件襯衫都沒有了。……我連個鸞眼錢都沒有。……」雜貨商老闊和牛肉店主人都拒絕再去養活他了。「我身上祇有一件衣服，而這件已是破爛到不堪設想的了。……我甯願做一個船役囚徒。……」「我身上一件襯衫都沒有，也沒有一件衣服，我現在這兒的一件是完全爛的了……」幾天以後，他便死了。聽說他是自殺的。

他的死，對他的妻子是個痛苦的打擊，她對他的愛是從沒有消失過的。「我

的親愛的太太，「她寫信給她的小姑。」你想拜倫先生的死，對我並不會怎樣哀痛的念頭，實在是冤枉我得太利害了。他的死使我十二萬分的痛苦。尤其是在他死前，我竟沒有親眼見到他死的悲苦的滿足，使我更加苦痛。要是我知道了他有病，我會早就趕到他那兒去的了。……不管他的一切的弱點——因為牠們是不應當受到再壞一些的稱呼的，——我是永遠忠心的愛着他的。……你說他直到死，還是神志很清楚的，他有沒有提起過我呢？他在死前病了很久嗎？他葬在什麼地方？請你告訴我這許多瑣屑的問題。再請你寄一些他的頭髮給我」。

這小喬治從沒有忘掉過他的父親；他是永遠羨慕他的。他現在是和一個婦人伶仃的遺留在生活裏了，她的難於捉摸的性情，常常把他在一陣急雨似的愛吻以後，便是一陣風暴似的鞭撻。他深知她是不快活的。他又是怕她，又是可憐她。當他跑到亞坡頓的希臘文教授，約翰史都亞特的花園裏去拾菓子的時候，他老是問這教授，他可不可以帶幾個蘋果回去，給他的「可憐的親愛的母親」吃。

第三章 宿命

上帝和魔鬼的孩子

「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祇是看不上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耶和華對該隱說，你爲什麼發怒呢？你爲什麼變了臉色呢？

——梅格當高聲的讀着聖經，這個小拜倫露着迫切的熱心聽着。他並不完全懂得這許多字，可是他感到這本書裏的奇怪的可怕的詞句。爲什麼天父定要拒絕該隱的供物呢？「因爲他有罪孽。」梅格靑說。罪孽？罪孽是什麼？該隱還沒有殺死亞伯呢。不，該隱可是判定要落到地獄裏去的，梅格靑說。落地獄？落地獄又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魔鬼要來捉了他去，把他推進地獄的火堆裏永遠的永遠的

燻炙。梅格常常講到魔鬼。她喜歡嚇這小孩子。她時常講許多可怖的鬼怪的故
事，還說這間屋也是有鬼的。

夜晚，她給他的痛楚的小腳踝上，纏上了這許多麻煩的緊密的裹腳帶時，她
便教他唱讚美詩，他喜歡牠們粗宏的歌唱的音節，他特別喜歡裏面有蘇格蘭音韻
的兩首，——第一首是：

「那個人有了福了，

他勸導凡俗的人們

不會迷路，

也不站在有罪者的身邊……」

——第二十四首：

「天父是我的牧人，我沒什麼缺乏，

他教我躺了下來

在碧綠的草場上；他引我

到靜寂的泉水旁邊。……」

於是梅格蕾把燭吹滅了。她是受了吩咐住在孩子的隔壁房裏的，可是她知道她是出去了。到她走開以後，他怕了起來。整個的蘇格蘭好像都充滿了鬼怪。這個屋子是靠近墳場的，所以那兒必定有這個可怕的撒旦和天父了罷，在黑暗裏，這個孩子可以覺到有許多鬼物在他週遭徘徊着。他沿着走廊，一直爬到一扇窗子那兒去，他在那兒可以看到一盞燈光，他在窗邊逗留着，直到夜深的寒風，逼他再回到牀上去。

梅格蕾是嚴厲的，拜倫夫人是狂暴的，有一天她對他說：「你這隻小畜生，你是一個十足的拜倫，和你的父親一般的壞，」有的時候，她却把他拚命的抱緊在懷裏，說，他的眼睛就和大佐的一樣的動人，她告訴他，他是怎樣從她這戈登族來的，他們前時怎樣是皇親裏的一個有勢力的貴族；可是梅格蕾和她的朋友們

都告訴他戈登族的人，怎樣給人家暗殺，怎樣受了絞罪，怎樣溺死在水裏，——不待說，他們都是墮落到地獄裏去的了，像孩隱一般，一定是給魔鬼趕開去的了。關於拜倫這族，他的母親不怎麼時常提起。不過他依舊可以從她那兒，從她的奶媽那兒，知道在英國中部的什麼地方，在一座城堡裏，那兒有一個「怪僻的男爵」，他便是他們這一族的族長。他家庭是個舊族，還出了許多海軍的和陸軍的戰士。做了拜倫族的一個後裔，使他對許多有矯健的腿，溫和的父母的孩子們，有了一種神祕的好處。有一天，他用塊石子去擲一隻雀鳥，碰巧擲着了一個女孩子，她哭了起來，許多小孩子想逼他向這女孩認錯，可是這却惹起了他的一種不顯露的發怒來。「你曉得我是拜倫的兒子嗎？」他問她。一點鐘以後，他自願的回來了，帶了許多糖菓給這個受傷者。

在四年零十個月的年齡，便把他送進離家不遠的一所學校去，這所學校是包惠斯（可是大家都叫她包德賽）管理的。一季的各項費用是五先鎊。「我把這個

或許還可以擱在家裏的喬治送來給你。」拜倫夫人這樣寫給包德賽。這所學校是間又低又髒的房間，地板上滿是篩眼似的腐朽了的洞孔。許多孩子就在這兒讀着一本簡字短句的書本。「上帝造人——我們要愛他。」這個孩子有種很強的記憶力，他很快的把第一頁書在心裏記熟了。他於是宣佈他會讀了，他真的在他的母親面前，把這幾個字背誦得很熟，直到她翻到第二頁，他還是「上帝造人……」的讀下去，不幸這第二課書和第一課書是不同的，於是這個暴躁的拜倫夫人便驚了她兒子幾個栗子。他回到包德賽學校，才學到第二課是「上帝造魔鬼，——而魔鬼却造罪惡，……」魔鬼和罪惡，在蘇格蘭的學校裏，是違例必有的課程。

當拜倫夫人看到包德賽教授的功課似乎不足夠的時候，她便請了兩位大學教授來注意她兒子的私人功課，一位名字叫羅斯，是個彬彬有禮的，虔誠的小牧師，他使這孩子的學業，進步得很快，又引他對歷史發生了熱情。喬治拜倫特別是對羅馬歷史有無限的喜歡，他差不多把勒吉拉斯湖上的戰爭，（註）讀了幾十遍，

他的另一個教師，是個名字叫做柏特森的憂鬱的青年人，一個鞋匠的兒子，和一個精通拉丁文的。拜倫開始從這個教授學習他的拉丁文，和繼續他的宗教教育。柏特森，和梅格蕾一樣，是一個嚴正的長老會教友，當然他是竭力來把他自己的加利文教派（註二）的學說，整理到可以使一個孩子的理解力容易懂得的地步。

「我們從出娘肚皮起便不潔了，我們已經帶上了原始的罪惡，不過有幾個人，是由聖靈把他們和耶穌聯結在一起，於是他們便能提高到一種聖潔的生活裏去；有許多人沒有那麼被拯救起來的，便要判罰到永世的懲罰裏面去。至於聖靈的怎樣施行搭救，那完全靠着上帝的選擇。因為有幾個人是命裏注定永生的，而其餘的人是要永墮地獄的。」這把那七歲的孩子，投入很深的沉思了。他自己是在這夥選中了的的人們裏面呢。還是在這擯棄了的那一夥？那許多狂暴的戈登族人和拜倫族人，一定是差不多全都給投進地獄裏去的罷？他自己覺到一陣突然的憤怒，在胸膛裏不由自主的泛濫起來；血升上了他的臉，有一會兒功夫，他不知道自己

怎麼辦才好，這不就是惡魔的迷祟嗎？不過有許多旁的時候，他想自己是很柔順很和善的，這都很可怕的，不過這到底是真的嗎？

他的敏銳的心，隨着法國革命的開展，充滿了狂烈的熱心，它的激動的事實，把這個蘇格蘭小鎮上的人民，分成了兩派，亞坡頓的新聞紙，把「范龍人潰退」或是「唐丹」（註三）做那大字標題；本地的消息都移到腳下來，拜倫夫人，一個衰落了的貴族，和一個給她的杜芙族的祖母養成了民權黨員觀念的女人，申說了許多進步的政治的意見。她寫給梭倫西恩的小姑，雷夫人：「我現在對於法國的事情，很感到興趣，可是我想你和我是站在不同的觀點上的，因為我完全是個民主黨，我是不以為那個皇帝，在他的背約和僞誓以後，是仍舊值得去恢復他的皇位的，那是確實的，那兒的人民幹了些恐怖的行爲，不過要是給對方勝利了，他們會做出更殘虐的事情來的，」像他的母親一般，年青的拜倫也是同情於人民那方面，還有，他現在自己也讀了許多的書，那間「荷馬的頭」店號的書

店主人布龍，常常借幾本最新的小說出來，拜倫夫人也不顧自己的窮困，繳了錢加入了這流通的圖書館。

她的兒子要求她把所有羅馬的，希臘的，和土耳其的歷史，統統都帶回來。他還帶了種愉快的恐懼，來讀他的祖父沉船經過的記載，圍繞着他的，都是講的戰爭。志願兵在廣場裏操練看。他最初的夢想，便是從戰場上去博來的榮譽，「遲早些，」他說，『我要率領一隊騎兵，兵士都着了黑色的衣袴，跨上黑色的駿馬。大家要稱這隊是「拜倫的黑騎兵」，你還可以聽到他們是遠近馳名最勇敢的一個勁旅。』

(註一) 勒吉拉斯湖上的戰事(Battle of Lake Regillus) 勒吉拉斯湖，在意大利之 Lavinium。至於此次死係何次戰役。則殊難考證。

(註二) 加利文教派 (Calvinists) 一種基督教團體，即今之長老會。

(註三) 唐丹(Danton) 法國革命時代重要人物之一

拉了語學校

在一七九四年的一天，拜倫夫人正和隣人喝着閒茶的時候，便有人問她是否曉得拜倫男爵的兒子死了，她驚奇得從座位上跳了起來。那麼年紀輕輕的便會死去嗎？這真是使人驚疑不定的，可是更離奇的是，沒一個人想到來報告她，她自己的兒子就會承襲了爵位，承襲了紐思德，承襲了那家族全部的財產，可是這件事一些都不假。拜倫男爵的兒子，在科西嘉的加而維（註一）圍城這役死了；在這個褐色頭髮的孩子，和這個爵位中間，祇有一個「怪僻的男爵」，那個盡日在紐思德湖上和他的男僕們揮塵作海軍戰爭，或是躺在廚房的地板上撩着螳螂玩的袁在老翁。

承繼者的母親，寫了封嚴厲的信給雷夫人，抗爭這家族對她的虐待，這種消息，還要從陌生人那兒聽來是可恥的，現在這個拜倫老男爵，一定是再也不得

去幫助這將來一家之主的母親，和給她的兒子一種適宜於這爵位的教育罷。可是這老拜倫男爵恰巧是那種專喜歡損害人家幸福的大怪物，他老是想「亞坡頓的小傢伙」，一個窮苦的跛子，是專在等他老太爺死去這一天的，他對雷夫人的一切來信，祇是個不睬。他更加有計劃的兇暴的來揮霍拜倫族的財產。

拜倫夫人憤懣得什麼似的，不得不把送她的兒子入貴族學校的念頭打斷，仍舊送他在亞坡頓的拉丁語學校讀書了。這所學校，是一間有可敬的遺傳慣例的學校，在一二五六年前便建立了的，不待說，這是三島上最老的學校之一，那許多古舊的屋子，都還是用種石南草蓋起來的，拉丁文是主要科目——一天有五點鐘是教這課的，這兒的學生，差不多都是窮苦的，他們一星期祇有一個銅子的零用錢，在同伴裏，喬治戈登拜倫是出名的玩彈子石的好手，並且他們都喜歡他，雖則在最初認識的時候，個個都是給他的強烈和狂暴的脾氣而吃過驚的。這個學校的守門人，時時要去追趕這穿了背心的紅頭髮的少年，他會常常一顧一撈的跑來

戲弄他，這鎮上的人，都叫他是「拜倫夫人的跛脚魔王」，他的一個教員也說：「是一個很穎悟的孩子，可就是很難管束，」不管他生理上的缺點，他仍舊是很勇敢的。——「什麼時候都預備去給別人吃幾下拳頭，而不是去吃別人的，」雖則他的脚很容易疲倦下來，可是他學會了用脚趾抵住了直站着，可以廝打一個很耐久的時間；有一天一個孩子侮辱了他，事實上沒有時間可以立刻廝打，於是這個年青的拜倫，允許這個進犯者以後什麼時候再打，在下一個禮拜，他在街上碰到了這孩子了，他攔住他，給他一頓着實的拳頭。到他回家來後，梅格問他爲什麼這般氣都透不過來的？他回答說他已經守了一個約，因爲他是一個拜倫，而他的家屬的格言，便是「信託拜倫」的。

他知道他曾有一天做到紐思德的男爵。他的母親有一次把一張國會的報告書讀了出來，那時候在房裏的一個朋友說：「早晚我們便可以有了這耳福，來聽你在下議院的演說了，」「我可不希望那樣」，這個孩子回答，「要是你聽到我的什

麼演說辭，那一定是在上議院裏的。」

他是個聰慧的孩子，却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在這所拉丁語學校裏面，有一種特創的規矩，就是把成績好的學生，坐在前幾排的椅子上，愚笨的懶惰的都排到最後的幾排去，不過有時候，教師們也有把這種次序顛倒了，來激勵競爭的精神的。在這種場合，拜倫調到前排來的時候，教員便會笑着來恭賀他，說：「喂，喬治，好孩子，讓我來看看，你要多久才再回到後排去，」在學校外邊，他還有書法和法文的私人功課，不過都是沒有什麼成績的，不過他讀過的書，却比他的同學們都要多，「別人祇看見我常時的懶惰，惡作劇，或是遊戲，從沒有看見我讀過書。事實上我是在吃東西的時候讀書，躺在牀上的時候讀書，和沒有人讀書的時候讀書的。我在五歲的年齡，便把各種各樣的書讀過了。」聖經使他對於東方發生了興趣，他尤其喜歡天方夜譚，都脫男爵著的書，瑪利胡脫萊夢塔究夫人（註一）的信札，和穆爾（註二）博士的隨魯科。

隨魯科是一本時行的小說，書裏的一個主人公直把喬治拜倫苦惱了好幾夜睡不着，這個隨魯科，像他自己一樣，是在孩童時候便死去了父親的，在他年輕的時候，他的狂暴的性情，便顯露了出來。因為他是一個孤兒，他的脾氣變得像火藥一般的容易爆裂，爲了很微末的激動，便會雷霆似的發起怒來，隨魯科養了一隻馴了的他心愛的麻雀，可是有一天他把牠殺死了，在這本書快要結束的時候，說隨魯科到了中年，他把他自己的兒子都縊死了。這隻故事使拜倫充滿了喜悅和不安。他怕他將來會變成一個隨魯科，他在玩味着這種恐懼。有幾個戈登族人是和隨魯科一般可怕的怪物啊！

當他的德文教師要他讀格史納的亞伯的死這本書的時候，他快活的重又發覺到前時常常使他縈繞的該隱的煩惱的故事了，可是這篇悲劇太無聊了，當拜倫翻譯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想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格史納書裏的亞伯這個惹厭的東西可告無罪的了。不過該隱的問題，仍舊繼續撥亂他的心曲。在他那渴求着公平批判

的孩氣的熱腸，他對這個被擯棄者感到憫憐，爲什麼上帝要讓該隱殺死他的弟弟呢？爲什麼上帝有時候要讓喬治拜倫有殘暴的不潔的意念呢？他想到了地獄的紅色的火焰。他的想像力是很敏銳的。他的同學們都喜歡聽他的一半從書上抽下來，一半自己杜撰的故事；有時冬天的一次大風雪把他們攔在屋子裏的時候，拜倫便講天方夜譚的故事給他們聽，他們把寒冷都忘却了。

(註一) 瑪利胡脫萊夢塔究夫人 (Mary Wortley Montagu) 十八世紀之英國書信女作家

(註二) 穆爾博士 (Dr. Moore) 此或指 Edward Moore 係十八世紀英國之戲劇作家，及雜文作家。

在一七九六年一場瀕危的腥紅熱全愈後，他的母親便帶他到一處田莊上消磨幾天。在那兒他醉心着那帶高原的景物，愛那蒙在紫靄裏面的山峯，愛抵山荒漠的美，和有時可以看到聳出在雪白的雲絮上邊的洛去南迦的山巒。他喜歡在飛泉腳邊，許多詭奇的亂石中間徘徊，在他的跛腳可能範圍裏，從這塊山石躍到那一塊山石上去，再把他的祖先，那許多山賊的寨主，在這許多山谷裏剽奪的可怕的故事，來怡悅自己。他那時着了一身山裏人着的方格布衣服，戴上一頂蘇格蘭孩帽，他便覺得自己是一個道地的蘇格蘭人了。他那時和一個農夫女兒的一種孩子氣的愛情，純潔而神祕的，把他的心縛牢在這山谷裏了。瑪麗是他的愛人的名字，她有長的金色鬢髮。在她面前，他感到有種微妙的和溫柔的戰慄。

在九歲的時候，他已經發覺到一個人祇能在會面時候，找到那種無限的快樂了，到他回來亞坡頓以後，他又和他的表妹，瑪麗杜芙墮入了戀愛，有栗色的眼睛和暗褐色頭髮的一個女孩子。他嘆賞着她的容貌，他再也想不出什麼東西會更

美麗一些的了。他喜歡和她一起走，坐在她旁邊，輕輕的擁抱她。他現在所有的思想，都是他表妹的面貌，他表妹的衣裳；他夜裏睡不着；他祇是一味的談着瑪麗杜芙。和她分別了以後，他終日纏逼着他的母親寫信給瑪麗杜芙，愛情竟會把這孩子變得那麼倔強，不管客賽琳拜倫願不願，她也祇能把肩頭聳幾下，做她的兒子的書記了。

他是多麼熱情，又是多麼怕羞啊！他一想到他跛了的腿，和他的掀擺的步態，他便覺到難堪和羞澀了。他真願意他是已經躲開，——死了。他在悲戚裏，溫柔裏，恍惚的沉思裏，他曾突然不知爲了什麼，而突然變成了狂怒，有時在他沉默了許久時候以後，忽的做出了一個粗野的動作，這看來是完全不可解的。有一天，他在吃飯的時候，他突然攔起了一柄刀，往他胸上直是壓，那把刀是壓得那麼緊，把他的母親簡直嚇慌了。這許多離奇舉動的原因，是很難去猜測的，因爲他的挾怨的記憶，保留着悲苦，已經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了。這許多突然爆發的

憤怒，常常命是爲了幾個禮拜以前的什麼事情而發生的。

在一七九八年的一天，他十歲的時候，紐思德的男爵死去的消息傳來了。那個「怪僻的男爵」離開了這世界，——到陰間的那種住屋去呢？——所以這年青的喬治戈登拜倫，便承襲了第六世的男爵爵位，到有人告訴了他這消息時，他跑到鏡子面前，問他的母親，可在他身上看出有什麼不同來，因爲 he 自己是絲毫都找不出有什麼異樣的。明天早晨他到學校裏去，在那茅簷底下，當教員點着學生的名冊，喊到他的名字的時候，教員抬起頭來，看住他，不叫普通的「拜倫」，却喊「Dominus de Byron」（拜倫閣下。）他連平常說慣了的「Adsum」（到）都不能搬到嘴唇上來，他突然哭了。

他現在不得不離開亞坡頓去承襲他的遺產了，在一七九八年的秋天，拜倫夫人，她的兒子，和梅格膏全到紐思德去。在她離開以前，她把她的全部傢私都賣掉了，一共得到七十四磅十七先零七便士。

第四章 小拜倫男爵

荒頹了的教堂

在這浪漫的旅途上，這三個旅客裏面，當然是那最年青的感到最大的快樂，他是聰慧的，深思的，當他凝視着蘇格蘭的海灣，深草的澤地，和英國的鬱蒼的樹林和草地的時候，沒一樣瑣碎的東西可以逃過他。當他們沿着利汾湖走的時候，拜倫夫人告訴喬治那個馬麗皇后（註一）逃亡的故事，并且提醒他，他自己也是屬於史都亞特血統的。他現在真的是拜倫男爵了嗎？并且現在是在去接受他的財產的路上？那許多王宮，花園，僕人都是他的了？或許那許多鄉民都要向他敬禮的罷？這件奇事，由他看來，真是和天方夜談上的一隻故事同樣令人驚奇的。

離開諾丁哈姆沒幾英里，這輛車子便趕進了沙噶的樹林裏去。紐思德的關卡，使這幾個旅客停了一下。在他們前面站着一棵粗高的橡樹，這是那許多豪俠的鄰居從這個怪僻的男爵的斧頭下面救出來的。在他們右邊，便是通到果樹園裏去的兩扇鐵門。拜倫夫人臉上裝做不曉得她們是在什麼地方的樣子，（可是心裏却喜歡到不得了，）問那個收稅的，這座大房子是誰的。收稅員回答說，牠的主人拜倫男爵，剛近死掉了。「那末誰是下一代的男爵呢？」「他們說是住在亞坡頓的一個小孩子」，「這就是他！祝福他罷！」梅格蓄喊了出來，把這年青的男爵靠在她的膝頭上吻着。這輛車子再越過一兩座矮林，一帶松林，於是突然的，在這路的轉角處，紐思德跑進旅客們的眼裏來了。在長滿了半湖蘆葦的荒寂的遼闊的湖水旁邊，那座教堂的莊嚴的哦特式的建築物，在一種灰沉沉的天空下，陰黯地站着，謐靜而完美。像旁的怪會幻想的孩子一般，拜倫早就對他渴想着居住和管理的屋子做了許多美夢了。紐思德要比他所有的夢還可愛些。

僕婦們都迎了出來，那個年老的管家祖墨走上來。於是便開始觀察這所屋子了。梅格的臉拉長了，拜倫夫人也狂怒起來——什麼東西都破爛了。屋簷，牆壁，地板，——沒一樣東西是在這幾十年內修葺過的。那種汗穢和零亂，簡直是到了不可信的程度，這許多僕人，都追述着那死去的年老的拜倫的愚笨，來開脫自己。這個孩子仔細的聽着這個年老的厭世家的生活故事，使他心上起了種無限的共鳴。「他到什麼地方去都是武裝了的，每邊袋裏都裝着一柄手槍。」這孩子是多麼明瞭這回事啊！在他和同學間的打架裏，他常常怕他的腿會陷誤了他，可是手槍是他的利器，在強敵和他自己中間，是補救這種不平衡的唯一的武器，從七歲起，他自己便也是那麼把玩具手槍裝在袋裏的了，那個和威華斯決鬥的故事——「……他的劍縮短了，他把對手刺穿了，……」這辦法是很對的。那個年老的僕人，指着外邊的大路，那條婚禮路就是直通到威華斯的家安娜斯里去的。於是他又告訴她們這許多蟬：「在那大人死了以後，他們離開紐思德的時候，

屋子都給牠們遮黑了。我們走一步總得踏死幾百隻……」真的，那許多螞蟻是失掉了牠們的主人了，——那個怪僻的惡魔似的魔術家，他用草鬚來訓練牠們；牠們現在定又是去找旁的惡魔似的怪物了罷。這個家庭真是多麼古怪又是多麼美麗啊！而這個家是他的！他一邊穿房入戶的走着，一邊聽着那年老的僕人說——「這間房是有鬼的；一個戴了黑色毘盧帽的和尙，有時出現的……」這兒先前就是他們的齋堂，這兒是廚房，……牆上那顆雕琢的沙拉遜的頭（註二）是洛勃脫拜倫的遺物，他是在十字軍裏面死去的，……——他佔有這個遺產，要比較旁的許多田地房產寶貴得許多，要比較那許多灰色眼睛和銅色頭髮——那幅他的祖宗的遺像都重要許多。

拜倫和紐斯德第一次的接觸，便像和馬麗杜芙黏上的一般堅實。伴了年老的墨累，他去巡視那許多拱頂的長廊，飾着花邊織物的僧房，林蔭路，溪流和湖沼。他在泥土裏種了一株橡樹，說，這株將來就是「他的」橡樹，他真願意一輩

子都住在這誘人的古屋裏面的，可是拜倫夫人看到這種頹敗的屋子，無論如何也住不下去的。而且來修葺一下這教堂，也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拜倫的財產，一個未成年的英國的貴族的財產，又是全出高等法院來管理的。他的母親不能夠來使用什麼大款子；還有他們的財產都是在地上的，而不是現金。等到一切查點清單都清楚了以後，拜倫夫人，雖則她是個年青男爵的母親，却仍舊祇有她的一百五十磅的生活費。她找了漢森，前時她在貧困時幫過她忙的那個倫敦律師，來做她兒子的代理人，幾天以後，她們便離開了紐思德到諾丁哈姆來了。

梅格蕾和賴文道

她在離他們這座「城堡」不遠的一個市鎮的盡頭，一條黑暗的窄隘的街上住了下來。這許多狹小的房間，並不比她在亞坡頗租的好一些。這次搬家，對這孩子是一個很悲慘的打擊。這座神話一般的王宮，直皺縮到變成了一個醜惡的南瓜

了，在這個人生疎的市鎮上，他比在蘇格蘭的時候更不快活。拜倫夫人又得常常到倫敦去，因為她想在兒子未成年以前，要求一張皇族撫養金的執照。她把他在諾丁哈姆，拋給梅格蕾照顧去。

可是梅格蕾是不值得受這種託付的。當漢林從倫敦下來，看他的主人，這個年青的男爵的時候，他立刻喜歡這孩子起來。他探問鄰居們，他聽到的一切報告，把他激怒了。

「我確確實實的告訴你，太太，」他寫給拜倫夫人，一論理我是萬分不應該來干涉你家裏的事情的，要不是我想那是絕對必要的話。我是來報告你關於你的僕婦，梅格蕾近今的事實，她在諾丁哈姆對待你的兒子的行爲是可怕的，旁人都勸我，你祇要示意給她，便可以辭退她了。……我的這位可尊敬的小朋友，雖則他想裝不露出他的情感，可是他忍不住不告訴我，這個婦人對他虐待的事實。他怕這個女人到那種地步，我真的相信他會寧願拋棄和你相見的快樂，要是他想

到會再碰著她的話。他告訴我，她常常鞭撻他，有時候打得他的骨頭都痛起來；她帶了各式各種下流的朋友到他的房裏去；她每夜都要在夜深回家的，她帶了馬車夫，和她同坐在馬車裏面。和他們逐家小酒店喝過去。可是，太太，還不祇這一些呢。她竟敢連你都誹謗起來呢。我和拜倫男爵有一種很好的感情，我相信我不單是被當作一種職務上的人物，同時還是他的朋友。我把我的朋友格郎脫伯爵和他的兄弟，那頓將軍，介紹給他，他們像旁人一般，都很喜歡他。要是我看到我的小朋友的可貴的情感，給任何僕人非常粗忽的侮辱來蹂躪，我是痛心到極點的。他是有才幹的，還有種敏銳的思想，和一種在少年中罕見的正確的辨別力。他是一個很適宜和男子們交接的人，當然他的友伴，定得是專爲他而選擇的。

漢森的話沒有錯。年青的拜倫男爵，在他那樣年齡的孩子裏，是很少有像他一般的智力的。一種困苦的生活，常常會促早智力的發展，一個幸福的孩子，祇

要生活着，從他的父母那裏接收真理好了；可是一個在不斷的爭吵中間養大的孩子，批評着他的父母的行爲，構造着他自己的世界的意象，往往是冷酷的。梅格蕾曾經告訴過他，壞人是要投進地獄的永世的火堆裏去的；要是她真的相信了這事實，她還敢過她現在那種生活嗎？不消說，這整個的事實便是一個大謊，——一個給大人們用的謊。或許梅格蕾像該隱一般，早就被判定了要罰到地獄裏去的罷？要是這樣，馬車夫和酒店主人都是同樣有罪的了。那末，上帝是真的不公平的嗎？一個人可以相信些什麼呢？爲什麼他，在他的天真時期，便要受苦呢？自從他襲了男爵以後，他的母親對他的跛腳，比較前時更加暴躁了。有人介紹她去賴文道，諾了哈姆的一個庸醫那兒去試一試，她真的把這個苦惱的孩子，交給他去醫治。賴文道完全是個殘酷的傢伙。他的醫法，祇是用種強迫的方法來扭直那孩子這隻不幸的腳。他把這隻腿緊攥在幾種夾板裏。那時拜倫是從一個美國人，杜茂羅佩斯先生學拉了文：這位先生和這個少年同讀着浮吉爾和錫賽羅的詩的時

候，他給他小學生臉上露出來的苦痛表情而心痛着。那全是給賴文道的刑具弄到這般地步的。「這真使我難過，我的大人，看你坐在那兒，沉浸在那麼利害的痛楚裏，而我又知道你是不得不那麼受苦的。」「沒什麼，羅侃斯先生」，這個孩子說，「你不會看到我心上的痛楚的」。

像漢森一般，羅侃斯不久便很喜歡這個勇敢的孩子了，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要求增加他自己的功課，並不是普通見到的事實。「羅侃斯先生」，拜倫寫給他的母親，「能够每晚在班金斯小姐那兒多移出一個鐘點來教我，……我把這件事情來告訴你，是因為要是我不採取這種計劃，我會給人家稱做——或竟蒙上了蠢貨的名目，這個，你知道我是不能夠忍受的。我請你把這個計劃，認真的考慮一下，我自己是願意盡我所有的力來助成牠的。」隣居們看到這個聰慧的孩子交在一個梅格蕾和一個賴文道的手裏，便都給他難過。賴文道在他來看病的時候，常常喜歡捉弄這個年青的男爵，叫他去給自己買啤酒。諾丁哈姆的人，常常看到這

紐思德的男爵，小心得什麼似的，（因為他怕給這醫生毒打）捧着這庸醫的一瓶啤酒，在街上一癩一拐的走的時候，差不多個個都是憤慨的。

可是他仍舊保持着他的愉快；即使對他的虐待者，他都是取了種滑稽式的復仇方法。賴文道是一個誇大的冒充博學者，他裝做每國文字都識得，這個孩子把所有的字母，都寫在一張紙上，把牠們胡亂的排列在一起，裝做幾句句子的樣子，然後把這張紙，放在這個自誇的暴漢面前。這是那一國文字，他問，「意大利文」那個走江湖的回答。於是拜倫便突然勝利的笑了起來，騙子！這就是梅格蕾和賴文道了！他憎惡偽善的心逐漸的變成了他的最牢固的情感之一了。

拜倫夫人最後得到了一筆每年三百磅的皇室的撫養費。這筆款子可以使她在倫敦住下來了。約翰漢森給拜倫四處去找一間適合的學校，最後他在杜爾尾契找到了葛倫尼博士的學校；他還說動了拜倫的表兄弟，加利史爾伯爵，（他的母親是那個海軍副上將的一個妹妹）來做這孩子的保護人，加利史爾伯爵在年青的時

候，是個很會浪費金錢的纨绔子弟，他祇是爲了買幾件繡花背心，便去了里昂一次；他曾經發表了幾首詩，幾節短歌，幾齣悲劇；然後，在結了婚以後，便着手一種重要的政治事業，直做到了愛爾蘭的總督，要是拜倫夫人是另一種女人，他或許會是這個孩子的熱心的保護人的。可是在第一次，這個溫文儒雅的大縉紳，和那個曠野的易怒的稍微有些可笑的女人會面的時候，這已經夠斷定他們將來的關係的命運了。拜倫夫人覺到加利史爾伯爵是傲慢而又矯飾的，她把他當作她的仇敵們中間的一個。這個高貴的伯爵，也深悔他這次去光臨這個滿嘴威士忌酒氣味，身上穿着得很壞，和說着很粗野的口音的女人；他決定以後儘可能的來減少和她會面的機會。

「你的母親是個傻瓜」

葛倫尼博士，拜倫的新教員，同樣的不久就看出拜倫夫人的討厭的癖性了。

他對拜倫，却像其他和拜倫接觸過的旁人一樣，也很快的就對這孩子有種熱愛的和尊敬的混和感覺。他佩服這個跛腳的孩子，他曾很勇敢的去和校裏最壯健的運動員爭強。他很喜欢和他談話，因為很少有像他這樣年紀的孩子，會讀得那麼多的書，他發覺這孩子有種創作力。這個孩子會背誦許多詩歌。差不多知道所有的詩人；在星期天，他講聖經竟講得那麼動聽，活像這本書是他的一個朋友似的。校裏的同學都很喜歡他，不過有時候，他們都叫他做「英國老男爵」，因為他實在把他的頭銜，提起的次數太多了。再到他們看見那個醬色臂膀的短胖婦人，跑來和葛倫尼博士叫喊着爭辯時，他們都笑了。「拜倫」，同學裏一個最大胆的說，「你的母親是個傻瓜。」「我知道的。」他憂鬱的回答。

她是用她自己的方法來愛她的兒子的；要是加利史爾伯爵和葛倫尼博士會用種同情的，稍微寬容一些的眼光來觀察她，他們或許會認識她是情有可原的。或許他們可以看到她在貧困中的耐苦精神，和她的盡量的慷慨舉動；可是她把他們

激怒得那麼利害，他們再也沒有心思去調查她得再精細一些了。他們都說她是鄙野的，其實她祇是放肆罷了。有一個禮拜六，她沒有預先告假，便把她的兒子帶回家去，闖在屋子裏，來公然反抗這學校的正當的管理。葛倫尼博士到加利史爾伯爵面前來埋怨。那位伯爵想去調停一下，却給他第一次嘗到了這戈登式的狂怒的滋味。他寫信給這位校長說：「我再也沒什麼可以給拜倫夫人幫忙的了。你現在得照你所能的去對付她。」

他的教師們和同學們的意見，更把他早就觀察得來的一種感情，格外加強了。——就是對他母親的一種猛烈的不出聲的輕蔑。真的，他想，她真是一個傻瓜。他覺得他對她是應該負責的，可是因為他明知她不是一個平和的勸告的容納者，所以他對她便生出了一種怨恨。他以前年紀小的時候，他是怕她的。現在他可以和她正式對抗了。當一股毒怒攔住了她的時候，她會滿屋子的追趕他。當這一個肥矮的地鬼，追逐着那個可愛的跛躓的天使時，那真是一種滑稽與辛酸奇怪地

攪雜着的光景。

這次的假期，給他和馬格萊柏克——他的一個表妹，「天仙裏面最美麗的一個」，的一種稚氣的真心的新的戀愛而生色了。她是一個瘦小的十三歲的女孩子，有一對漆黑的眼睛，長垂的眼睫毛，和希臘式的身材。這許多都是拜倫永遠不能忘記的。「在我們短促的會面的時期裏，我再也想不起有什麼東西，可以來形容我的表妹的透明的美麗，或是她的柔蜜的性情。她看來活像是從一條虹做出來的，——一切美麗與和平。我的熱情在我身上又有了照例的影響了——我睡不着覺——我吃不下東西——我不能夠諡靜下來。」他想爲她寫幾首詩。在他的眼光裏，她似乎是一個聖潔的溫柔的化身，爲了這種聖潔和溫柔，他，給一種深切的真摯的本能逼迫着，直從他孩子時期起，便早就在這世界上，爲了他的太熱切的靈魂的安慰而追求着了。這個，他祇在兩個女孩子身上找到了，再也不是旁的地方。

在一八〇一那年的假期裏，當拜倫夫人住在威頓漢的時候，她向那時一個叫什麼威廉夫人的，一個很有些聲望的算命的，給她的兒子算了個命。那個婦人告訴她，她是個跛腳孩子的母親，她的兒子要結兩次婚，他的第二個妻子還是個外國女人；他這一世裏有兩個大災難時期，她說，大約是在廿七歲和卅七歲上。這預言告訴了那個孩子，他有了很深的印象。

第五章 山上的哈羅學校

德勞烈博士

在一八〇一年上，他們決定把拜倫送到一間適合他身份的大的公立學校去。他們選中了那隻哈羅學校，漢森伴送他去。這間學校離開倫敦並不遠；從這座有許多磚石的建築物密集的掩映在大樹裏的山上，可以俯瞰到一片河流和樹林的廣闊的全景，再遠些，（雖則是瞧不到，可仍舊在那兒的，）便是那座城池。登高來俯瞰那種新奇的景物，使這十三歲半的拜倫很受感動。關於公立學校生活的驚駭的傳說，校規的嚴酷，舊學生的兇狠，到處都可以聽到。那夥殘暴的嘲弄的團體，要給這個跛脚的年青孩子那一種歡迎禮呢？當然，他是個貨真價實的拜倫男

爵。不過有人告訴他，在那兒誰都不管誰是什麼貓兒狗兒的。真的，那個美國大使便是新近把他的兒子送到哈羅來的。「因為這所是唯一的對於窮富貴賤不作歧視的學校。」

這十五年以來，哈羅的校長一還是約瑟德勞烈博士，一個五十歲模樣的，好心腸的男子。在他的管理下面，他給這所學校得到那麼好的聲望，學生的數目增加到使人吃驚的程度。他是雄辯的，聰明的，心平氣和的；他化了他的大部分時間，來和他的學生在一起散步，一起談話。「就是給德勞烈博士叱責」，一個學生說，「都是一個極端的快樂」。

漢森把拜倫介紹給他，告訴他這個孩子的教育是一遷荒疎了的，不過他却有種聰慧的天資。這個博士謝了那個律師，送他到門口，到送走了那個律師後，他把拜倫帶到他的書房裏來，引拜倫談起他自己讀過的書和喜歡的娛樂。「我馬上便見到這隻野性的小山馬，已經在我的手底下馴服了。不過在他的判斷裏總有

種偏見。」德勞烈並不是什麼淺薄的觀察者；他立刻便發覺了他這頭新犢的顯著的特性，便是驕傲。他的恐懼是，怕會爲了他的不充分的預修，而把他放進比他年齡低的一級去。這個校長答應把拜倫交給一個教員，暫時受些個人的補習教育，直等到他會跟上和他年紀相彷彿的兒童的功課時，再把他正式編進年級裏去。這個顯然是給了這新來的幾分安慰。

他在校裏最初的幾天是不快活的。要是有一百五十個學生聚在一起，而裏面會沒有一個來捉弄這個天生傲慢而又兇狠的跛腳孩子，那簡直可以說得上是一件奇事了。他的腳並沒有改善，他現在不得不丟着他母親特意從倫敦有名的鞋商，沙兒特雷克那定做的靴子了。有幾次他在早上醒來，他發覺到他的腳踵給他的同學們浸在一盆冷水裏，——在這種惡諷的暗示裏，他不得不採取了許多種預防方法。要是他自認屈服了，他或許會已經和他的虐待者和解了的，不過屈服不是他的天性。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他早就學到了去看輕一切權力了。尤其是對於他

洞悉有缺點的人們，他的心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承認那種順從他們的責任的；並且他的傲性，也禁止他去不能爲了敬重低頭，而是爲了慎重而低頭的。

他給他的母親養成了對法國革命的羨慕心理，所以他對波那帕脫，那共和國的勇將，保持着的一種崇拜。他把法國的第一個總督的半身像帶到學校裏來，用他的拳頭的暴力，來從校裏許多愛國主義者的敵視裏保護牠。他的殘疾，使他發生一種被輕視的恐懼，所以他處處都使自己生得粗暴的，好鬥的，和容易向人家挑戰的。他的體格很粗壯，可是他的樣子却顯得很溫柔，他的眼睛，和他的兩道眉毛簡直是可愛的，他的鬃曲的紅色的頭髮也很好看。他做每件事情的熱情是富於煽動性的。他讀書是時作時輟的，可是在適當的時候，這個孩子會一下子寫三十行或是四十行的拉丁六音步的詩句。他不讀他的正經功課，可是他的瀏覽雜書，却使他有種很豐富的常識。他是博學的，可又是懶惰的。

拜倫在校裏第一個便征服了那個有趣的德勞烈博士。幾次的試驗，使這校長

認識了這隻年青的良駒，用絲繮來牽牠，是遠比用什麼麻繩之類要容易得多的。他祇把最細的馬韁繩攏住牠，並且是成功了。拜倫和他的先生親近起來。德勞烈是第一用權力來管束他，而他覺得這又是嚴厲又是公平的人。他最需要的也就是這類公正的東西。他覺得——孩子們也像成年人一般，常常會真的感到這類東西的，——那位德勞烈博士是在欽佩他。加利史爾伯爵邀請這位校長，去報告他的被保護人的情形。「他很有才智，我的大人，將來會使他的品級增加光輝的。」這個博士這樣的報告。「真的？」加利史爾滿帶了驚奇的神情說，顯然是沒有一些由此而滿意的表情。

在這校長後邊，許多同學也慢慢的給拜倫的魔力降服了。這是一種很複雜的魔力，完全是給言語上和行為上的無限的勇敢組織成的。在這個孩子身上，你找不出一些卑鄙的東西來；他不會撒一個謊。在學校裏，沒一個孩子會比他再喜歡廝打的了。他的舉止，有種豪俠的意味。他喜歡一個叫哈納斯的小孩子，他也是也

像自己一般的跛了脚的；他看到哈納斯給大一些的和強一些的孩子欺侮的時候，他和他說：「哈納斯，要是有人誰欺侮你，告訴我，我會去鞭他的！」洛勃脫皮爾（註一）那時也在哈羅了，態度很驕傲，可是內心是不快活的。一個還在背誦着畢脫（註二）的演講辭，和在他自己的一種世界裏過活的孩子，你怎麼樣置他呢？這箇年青的皮爾的怪莊重的樣子，是校裏喜歡捉弄的孩子們的一個誘惑，他們便和他惡作劇起來。有一次，他的一個暴君正用棒在抽撻着皮爾，這孩子在雨點般的鞭擊下面輾轉着的時候，拜倫跑來了。他是不够和這個施虐刑的人廝打的，可是他帶了火紅的臉頰，和水汪汪的眼睛，用一種恐懼和忿怒的抖顫的聲音喊：「你倒底想打多少下哪？」——「什麼，你這個小賊，這干你什麼事？」那一個回答。——「因為，對不住，」拜倫說「我想來分受一半！」

哈羅的孩子們都是好品格的鑑別者。一年以後，他們都認識了他們的這個同學，是個純金。他喜歡運動，並且不顧他自己體質上不如人的弱點，他是渴望着

勝過他們的。他特別喜歡擲水和打彘子；在水裏面，他的殘疾再也不是一個阻礙的東西了。有了這天生成的勇敢和反抗精神，不久他便變成一切危險的冒險事情鼓舞的力量。這隻山馬差不多把這條絲縲纏得快要斷了。不過在每次這許多惡作劇過後，當他看見了德勞烈博士愁苦的看住他時，他感到痛苦了，他實在是愛他的校長的，不過這是種比他自己都強固的東西。他的手，像許久以前他的一個蘇格蘭的祖宗的一般，是有「一種惡意在裏面的。」有的時候，他自己都給剛纔自己幹的事情嚇呆了。一股熱血湧了上來，他衝了出去，他粉碎了。他怎麼能够禁得住呢？他是拜倫啊！

(註1) 洛勃脫皮爾 Robert Peel (1783—1850) 英國的大政治家。

(註2) 畢脫 (Pitt) (1759—1806) 英國的大政治家。擅長演說。

哈羅的墓場

在校裏的第一年，是並不怎樣愉快的；在起初，他給人家吃了些痛苦，或是從人家那兒吃了些痛苦。可是他的殘疾却把他造成了一個著名人物了，教師們不把他和其餘的學生混雜在一起看待。他很容易厭倦，和好幻想的性質，這兩種特質，使他常常去找尋幽僻的地方。他們看見他脅下挾着一本書，爬到哈羅山巔的教堂那個窄小的墓場去。那兒有座給一株大樹覆着的墳墓，一個不認識的墳墓，刻着約翰皮七的名字；拜倫就常常坐在這塊給一棵烏柏樹的樹枝蔭覆着的石碑那兒，德勞烈夫人常常從她的窗口看到他艱苦的跛躓着，爬上那條到墓場去的石路。「拜倫又到那兒去了，」她常常說，「他爬到山上去，活像一艘風暴裏沒有船舵和指南針的船隻」。

使拜倫時常跑到墓場裏去的情感，是有些複雜的，他給死亡的意念纏繞

着；在孩童時期便給那麼多的地獄故事嚇怕了他的他，他幻想那死去的人，祇是走進了一個沒有夢的睡覺，就像躺在這一種靜寂的地方，在微颯裏輕輕顫着的蒼白的樹葉下面睡覺。他近來又聽到了他的美麗的表妹，馬格萊特柏克死去的凶耗，她是在十五歲上死去的，——就是他先前讀過她是「天仙裏最美麗的一個」的女孩。他追想着她的黑眼睛，她的長睫毛。他們會真的把這個柔弱的身子，裝進一具棺材裏去，埋在泥土裏面嗎？——他曾經那麼幸福的凝視着的那個身子？這許多絕望的思想的甘苦滋味把他呆住了。他的幻想溶成了幾句詩句：

「這窄小的墓穴裏僵臥着她的肉身，

那具肉身會有次燦爛着光輝；

死神攫她去做了他的犧牲了，

不是財富，不是美麗，會再把她的生命贖回」。

許多路過這兒的孩子，常常指着那兒的拜倫，看他坐在「他的」墓上。他曉

得他在同學中惹起的驚奇，並且曉得這種驚奇，常常是接連着羨慕的。在他的憂鬱裏，他又有一種快適的感覺。

第六章 黎明星

戚華斯小姐

「紐思德！快要頹廢的，前時美奐的殿堂！

宗教的神龕！懺悔的亨利的矜誇！

戰士的，僧侶的，和貴婦的遁世的墳場，

寂寞的鬼影繞着你的廢墟飄忽。……」

在一八〇三年四月，紐思德訂了張五年的租約，租給露壤的葛萊男爵，一個二十三歲的年青貴族。這樣拜倫便得到成年時期，才能恢復他財產的所有權了。

拜倫夫人答應了她兒子的要求，在諾丁哈姆找了一間房子住下來：他是渴望着在

他所愛的「教堂」附近住下來的。可是在暑假剛要開始的時候，葛萊男爵便寄一封懇切的信給拜倫。請他來紐思德消磨他的假日。使他的母親大怒的，拜倫竟熱切的答應了：「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報答哪！我依了他住到諾丁哈姆來，他却又憎惡這個市鎮來了」。

他憎惡諾丁哈姆，其實倒沒有像憎惡他的母親做他的陪伴那麼利害，——還有，他怎能忍住可以在紐思德住下那種快樂呢？這是一種沉醉啊，他重新可以看到那片湖水，那座莊嚴的屋子，那幾列黑色的水松。葛萊男爵，知道他自己在那兒祇是住一個很短的時期，所以讓屋子裏的一切東西，仍舊由牠們頹敗下去。不過也就是因為這種美的東西的荒頹，那種憂鬱味，才使拜倫喜悅的。風在穹拱形的庭院裏撮囑着；在花園裏，玫瑰花都給蘊草和吊鐘花圍纏了；到了黃昏，蝙蝠便在這沒上釉藥窗子的窗口穿來穿去，這窗子下面，在三百年以前，教士的歌詩班便在這兒爲我們的聖母朗誦着祈禱文的。他到樹園裏去找尋他六年前所手植的

那棵橡樹。他找到了。這棵小樹長大了，這個發現使他快活起來，他是喜歡那許多神祕的預兆的。他一半誠意的半遊戲的說，這棵橡樹的命運，從今以後是他的命運繫連着的：「要是它茂盛了。便是我也發達了」。

他坐在這許多頹廢的建築物旁邊，他喜歡想像他的祖宗們的景象：騎了馬去加入十字軍的約翰拜倫，在克萊賽山谷中死去的保羅和洛勃脫，在馬斯敦草原戰的魯伯特——他們曾經都有過一次像他自己那幾年青和沉思，粗暴和溫順的，可是現在他們祇是幾副枯骨，幾撮灰塵和泥土，幾個飄忽的鬼影罷了。

可是這地方對他的最大誘惑，還是因為它接近安娜里，紐思德附近的一所不相上下的大屋子，在牠的屋頂底下，住着瑪麗威華斯小姐，就是那次有名的決鬥裏的威華斯先生的女兒。拜倫在倫敦的時候，便和他的安娜里的隣人們認識了。當然，這許多威華斯族人，在那個怪僻的男爵活著的時候，一還是煩惱着不相往來的。可是他們却沒有理由，來懷恨一個毫不相干的十五歲的孩子。還

有，戚華斯先生是死了，戚華斯夫人也再醮了，他們的女兒，瑪麗安戚華斯小姐，也不能對一個帶種明顯的羨慕來呆視着她，而又顯然把她當做一個絕色看待的年青的表弟，感到有什麼仇恨的。

她是個十七歲的女孩子，有可愛的眼睛，和勻淨的恬靜的眉毛，她的頭髮是直從當中分梳開來的。當然，她從沒想到這個跛腳學生，即使他是鈕思德的男爵，會來想做安娜斯里的戚華斯小姐的丈夫的。她明白她自己不久便會答允在集會裏時常和她跳舞的，強健而又善騎的鄉村紳士裏的一個的求婚。不過這個學生却有熱情和幻想；他又讀了很多的書；他從沒有使她討厭過。她是個沒有經過馴服的動物，她簡直是個在廣大的樹園裏，孤獨地養大了的唯一的女孩子，對於生活是完全天真的，無知的。她怎樣會曉得，她在最初假裝的淡漠，倒是鼓勵了這稚氣的戀愛，不是去醫治他，却是多給他些害處呢？還有，她是真的做得有害的嗎？讓這個青年去認識強烈的愛情，這不是一件好事情嗎？瑪麗安戚華斯用種好

意，來接待這個熱心的年青的傾慕者，可是在他那方面，却在開始做着最荒謬的夢了。對於一個沉湎在小說和悲劇裏的人，這個嘗試不是世界上最奇麗的嗎？拜倫族和威華斯族，給一次謀殺案隔絕了的，在這鄉村上一逕像夢塔究族和卡浦萊脫族一般的仇視着的，有誰能够否認他和瑪麗兩個，不是這一齣最動人的，真實生活的戲劇裏的羅米歐和朱麗葉呢？那是真的，她的年齡要比他大一些，——可是那差得多麼有限啊！祇有一二年模樣罷了。世上不是有許多對夫妻，妻子要比丈夫大過一兩歲的嗎？把這州郡裏的兩塊珍寶，紐思德和安娜斯里，用一次婚姻來重新結合在一起，這一定是富於誘惑性的事。還有，這兩所屋子中間的那條長的林蔭路，不是叫做婚禮路嗎？拜倫儘是沉浸在這一種甜蜜的樂觀主義的幻想裏。

在這假日的開始，他便養成了每晨騎馬馳騁到安娜斯里去的一種習慣。這兩所屋子中間的原野是可愛的：有的是丘陵起伏的景物，羊羣在幾株直立着的孤寂

的樹木的廣闊的牧場上嚼草。在這所屋子的後邊，可以從瑪麗的臥室走出來，直達到一條有一道垂花雕刻的牆垣圍繞着的地臺，這垂花彫刻看來好像是從柱子頂端的石球上接連的垂着的花環一般。這遮飾了整道牆垣的常春藤，活像是什麼麼麗的柔輓的垂帷，青翠而又生動。從這帶地臺通到下邊花園來的，是兩道堂皇的翹翼般分開來的石級。在這石級的頂端，都給威華斯的手來裝飾了。在這兩道左右分開的石級的下邊，配了一扇木門。拜倫，他袋裏是常常裝了手槍的，在他經過這條路的時候，他老喜歡用手槍來射擊那扇木板門作樂。這許多威華斯家人，常常含笑的把這許多彈痕來炫耀着。「拜倫這一族，都是危險的傢伙哪！」他們常常說。這個舊的親仇，遠談不上是一件什麼難堪的事情了，反是把這兩個年青人接連在一起的一個笑諺的題目。當她在安娜斯里給拜倫預備了一間臥室，這樣他可以不必在夜裏趕回到紐思德葛萊男爵那兒去的時候，他用他那種特殊的嘲弄口吻，和嚴重的表情，在開頭便辭絕了。他說，他不敢住在這兒，因為她的許

多祖宗會從他們的神像上走下來，把一個拜倫族人攆出門外去的。可是在下一個黃昏，他很正經的告訴瑪麗說：「昨夜我在回去的路上，撞見了一個鬼。」他們都笑了，並且給他預備下一間臥室；從那晚起，他便每夜在安娜斯里了。

那顆黎明星

這幾天假日是多麼愉快啊！沉醉在愛情裏面，又是和一個愛人全住在一所屋子裏面，——每晨都可以看到她還帶了倦態，從臥房裏走到這條地臺上來，——他們把一對馬裝好了轡鞍，於是便是橫過那片草場的一陣馳騁！他們時常跑到婚禮路的盡頭，在那座戴上了「特製的王冠」大樹的小山上一起坐了下來。這是那幾條山脈叢末的山嘴。在他們脚下的斜坡上，展開了一片鳳尾草的海，在晨風裏輕輕的蕩漾着，再下去便是一個池塘，田壟和樹林，和橫斷這廣大的地平線的錯落的幾家村舍，炊煙從許多茅屋裏蜿蜒地裊向天空去。瑪麗威華斯凝視着這一片

給朝陽擁抱着的美麗的大地。拜倫凝視着瑪麗威華斯。在這全宇宙裏，除她以外他什麼都看不見。這個臉龐，是變成唯一值得他熟視的奇景了。他把它熟視到永遠都忘不了。他再也不呼吸了；除掉寄生在她身上，他再也沒有旁的生命。她便是他自己的視覺，因為他跟她的凝視，並且祇能從她的眼睛來看到東西。她是海洋，在那兒他每條思想的溪流，都找到了歸宿。他叫她是黎明星，——安娜斯里的黎明星。當她不在他身邊的時候，他自己便完全沉浸在那種漫長的悠閒的夢想裏，整個的，單純的，給這個身影佔據了，像他前時會給瑪麗杜芙或是可憐的小馬格萊特柏克的身影纏繞着一樣。

有的時候在這種小小的旅行裏，他們的身體碰了一碰，或是手和手擦了一下。這種接觸，把這孩子的血沸騰起來了。他伴着威華斯小姐去看幾個地底的洞窟，這是坐了一隻船去探訪的：「我得坐了一隻艇，（在這隻艇裏，兩個人祇可以直躺下來，）渡過那條在懸岩下的溪流，這塊懸岩在水面上壓得那麼低，剛剛

可以讓一隻小艇由一個渡船夫，（一個埃龍），（註一）站在船梢後面的水裏，跋涉着推到前面去，他時常還得低下頭來。我這次全渡的全伴是瑪安！威！她是早就給我愛着的了，雖則我還沒有告訴過她，可是她在外表上也早就看出來了。我還能追想到那許多的情緒，可是再也沒有方法，可以把牠們描寫出來。並且最好也是不把牠們描寫出來。」一個熱情的孩子，可以留在像這一種的記憶裏許多年的。

有一晚，他們在馬脫洛克，一個小小的溫泉浴場。那是一個跳舞的夜晚。他是十分苦痛的。這個跛腳的青年，對於跳舞，有種近乎憎惡的輕蔑態度。當威華斯小姐去跳舞的時候，他不得不僵坐在那兒；到她舞完了，由一個不認識的舞伴送回來，在拜倫身邊坐下來時候，他老是苦痛的說：「我希望你是喜歡你的朋友的？」可是在下一天，他便有了他的復仇的機會了。因為馬脫洛克是在他的洛芝得爾的產業附近的。他很高興的把這三萬二千畝田指給他的所愛的人看，這筆

田，祇要他的訴訟勝利了，這區裏的每個村鎮的領土權利，便都是屬於他的了。

威華斯小姐會沒有覺察到，在這種樸直的財富誇耀的下面，是隱藏着一種深的愛情，和想征服她的那種念頭嗎？她是已經猜到的了，不過並沒把這件事認真。她把拜倫當做一個弟弟看待。她自己愛着的男子，是個名字叫做約翰莫士德的，一個善騎的鄉村紳士。她傍着拜倫在王冠山上坐着時，她的空泛的澄澈的眼光，表面上是凝視着這浪似的起伏着的羊齒類植物，其實她是給莫士德先生的馬估計着路程。不過一個女人，是永遠不會拒絕引誘一個情人上來那種快樂的。不管這個男子多麼年青，多麼痛苦，這永遠是給她的一種快樂，來使她感到一個靈魂，是捏在她手裏由她擺佈。瑪麗威華斯送一張照片和一個戒指給拜倫。這個可憐的孩子，就是沒有那種的恩賜，都已够使他瘋狂了。現在是即使她願意來把他趕開去，她都不能達到目的了；他已不想把自己來醫好了啊！

(註1) 埃龍 (Charon) Erebus 與 Nox 之子，以度死人靈魂過 Styx 河爲職

務者。

「這個跛腳孩子」

就是連這遭他自認是「他的跛腳帶給他的最可悲痛的恥辱的事，」都沒有把他的病根兒治好。在安娜斯里的一個晚上，當瑪麗威華斯先爬上了扶梯，拜倫還逗留在大廳裏的時候，他聽到她和她的婢女在扶梯頭上談話。「你想我會來關心這個跛腳孩子的什麼東西嗎？」瑪麗在說，這句話就像是一柄匕首，直插進他的心裏。他立刻從屋子裏鑽了出來，跑到黑夜裏去，他不曉得怎樣做才好，他祇是不停的狂奔，直狂奔到紐思德。悲哀，憤怒，一種死的渴望，和一種殺人的渴望，——那許多最強烈的情感直困擾了他整夜。

第二天早上他又回來了，並且他從沒有說出他偷聽到的話。十五歲年紀的

他，已經經驗到那種失戀人的苦痛的慕戀了，他寧願忍受一切的悲哀，而不願離開那個可以看到的臉龐，可以聽到的聲音，和一隻可以觸到的手。他是陷在那麼狂熱的戀愛裏，當九月裏假日結束了的時候，他直截的拒絕回到哈羅學校去。拜倫夫人強迫他離開；她是不喜歡她的兒子和那許多威華斯族人往來的。「我曉得，」他寫信給她。「這是回到哈羅去的時候了，這使我很不快活，不過我願意服從的。我祇是希望，請求，你允許我留在這兒一天，就祇是今天，我用我的榮譽來擔保，我在明天的黃昏或是下午，便回到那兒去，你非難我的朋友，使我心上很是難過。他們，無論如何，在這個州郡裏，是很少的望族，並且在大多數的地方，是和我同等的人；我希望你答應我自由來交友。我是永不會來干涉你的事情的，所以我也不願你來干涉我的」。這封一個十五歲孩子寫的信，是意外的堅決的。拜倫夫人准許了這一天。可是拜倫在下一天，不，在下一個禮拜，就是連下半個月都沒有離開。在十月四號，德勞烈博士寫了一封駭異的信給漢森，問起

他的學生怎麼了。漢森去問拜倫夫人，便收到了下面這封回信：「你或許也會駭異的，德勞烈博士或許也會那樣，拜倫不肯回到哈羅去。事實是我不能使他回到學校裏來，雖則我在這六個禮拜以來，我已經做了一切在我權力裏所能做的了。照我所曉得的，他並沒有什麼病痛，祇是戀愛，不顧死活的戀愛，我以為一切病症裏最凶險的一種。一句話，這個孩子是發狂似的在愛着威華斯小姐。他在這兒的三個禮拜，完全沒有和我住在一起，他把整個時候在安娜斯里消磨了。就是我的兒子到了適當的年齡，而這位小姐也是未訂婚的，這件婚姻都是我最低意撮合的。這件事情使我很不快活」。

拜倫曠了整整的一學期的課，到一八〇四年的正月，他才回到校裏去。可是他的這三個月的逃學，是完全不愉快的。他和他的主人和租戶，葛萊男爵，爲了幾個嚴重的和神祕的理由爭吵了，這幾個理由，他帶了種執拗的羞澀，拒絕向他的母親或是漢森露出始末來。這次破裂，使他不能再回到紐思德去了；他現在再

也不能和葛萊男爵全住在一所屋子裏，葛萊男爵跨了進來，他便走了出去。至於他和馬麗威華斯過的日子，當然也是不快樂的。一個被揷棄了的愛人，到他堅持着至少也得做他單戀着的情人的朋友的時候，常常都是錯誤的。一個人希望來縮短的時間，它偏在怨憤的潛流下，和帶了猜疑的沉默裏，捱到難堪的長法。這就是愛情，他一遲想得那麼美麗的情感嗎？到了正月他離開的時候，他差不多是爲了回去哈羅而快樂了。他的唯一的悲哀是離開他心愛的紐思德；他在走得很遠的路上，回轉來再看一下這座廟宇，他在離別的時候，還寫了一首輓歌：

「英雄們的神靈，別了！你們的子孫，在離開

他的祖宗們的邸宅，向你們道着再見！

在異鄉，或是在家裏，你們的記憶授給了

新的勇氣，他會想起你們和顯赫」。

第七章 浪漫的友誼——那個富孀

嫉妬的熱情

紐思德和安娜斯里失去了牠們的魅力了；哈羅看來也不似先前的惹厭，那虐待新生的困苦時期拜倫也已經過去了。德勞烈博士對他這三個月來的逃學，全沒一些怒氣，反把他選進了他親自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這一小組學生裏。他的先前被虐待的朋友和老同伴，湯姆懷特曼和龍兩個人，在裏學校這已變成了霸王。現在是輪到他的份兒來鞭撻人家了。可是他對下一班的同學，遠沒有上班對他那麼的兇狠。他把許多年青漂亮的孩子聚在他的身邊，沒有什麼事情再會比保護那許多年幼無助的同學，更使他喜歡的了，——這使他覺到驕傲，和滿足他的溫柔的

天性。他最喜歡的孩子是克來爾男爵，不過他同時也喜歡陶舍脫公爵，戴拉華男爵和年幼的尹飛。他從別的暴君那兒保護他們。有一次當懷特曼把戴拉華男爵的名字列上了他同一張責罰表裏面的時候，拜倫對他說，「懷特曼，我已經看見你把戴拉華的名字列入了你的表裏，請你不要去鞭他。」——「爲什麼？」——「爲什麼？那我可不知道，我祇覺得他是和我一般的貴族，無論如何還是請你不要去鞭他罷」。

他在這間學校裏的威信增高了，在「哈羅給獎日」那天，他被同學推舉出來在聽衆面前演說。「拜倫男爵·Latinus ex Virgilio」（拉丁文浮吉爾的背誦）那張節目表揭示着。當他攀登那條直通到墓地去的羊腸小徑時，同學和教師都用種親熱的寬容的眼光，來看好他走到「他的」墳墓那兒去。像德勞烈博士已經看到了他的天才一般，粗鄙一點的人，也已經對他的奇癖變得親切許多了。一夥文雅的青年多帶着他們恭極的羨慕，在他左右追隨着。

「這兒第一樣繫念的是這個快樂團體，

他們擁護我做領袖，聽從我的指揮；

他們跟了我參加每種少年的遊戲——

我是他們的第一個顧問，他們最後的依賴」。

爲什麼人家喜歡他呢？那或許就是因爲他是個難交的朋友，他的坦白的深澈的熱情，和他的易變的脾氣，把他變得和某種婦人一般的不能安靜。他的友誼裏面是帶有一種苦惱的東西的。愛情把他誘陷了。他對別的情感裏來找藏躲的地方，可是他又把這同樣的熱情帶進這種關係裏來。「世上的那種友誼。差不多就是修道院裏的一種熱情」。他在摩蒙貝爾書上，把這幾句用密密圈着。

就是他對他最寵愛的人，克來爾男爵的友誼，依舊不是那種和平的持久的感情。他不時的變得妬忌的，熱情的，和苛求的，從這間書室到那間書室，「大的」拜倫交給「小的」克來爾的信，每天總要有好幾封。拜倫用種可怕的無禮的

態度來呵責克來爾，因為他祇叫他「親愛的拜倫」，而不是時常用的「我的親愛的拜倫」。一會兒他又變得很難過的樣子，因為克來爾爲了約翰盧塞爾到西班牙去而陰鬱着。有的時候，是他去歡迎旁的幾個新朋友，才惹起克來爾的妬忌的。在這種當兒，便輪到克來爾來發脾氣了。「你近來對我非常不客氣，碰到了我便謾罵我，所以我得請你給我個解釋，我要知道你到底喜歡不喜歡像以前一般的和我做好朋友。我得說在最近這個月來，你是完完全全的不睬我了。」我猜想那是爲了你有新密友的緣故罷。你不要想我是會（因爲你常常喜歡把這許多離奇思想，搬進你的腦壳裏去的）永遠由你來擺佈的。你也不要想，像我從別人那兒觀察得來的，會來重新恢復你的友誼；也不要想做你的朋友，是爲了要你援助，或是爲了你的年齡和體格大過我，高過我。不——從來不是這樣，並且將來也永遠不會是這樣的。在過去，我單是你的朋友，現在還是這樣——除非你繼續那種見到我便謾罵我的行爲。」

這許多妬嫉的爭論，使拜倫憶起了他的——時常比一切都強烈的情感，唉！——就是對於安娜斯那顆黎明星的別一種情感，那對大眼睛，那條婚禮路，瑪麗的小慧，仍舊攙進他一切的幻想裏。一種悔恨和希望的痛苦的混合物！他是怎樣渴望着把這痛苦的感覺來消滅，來從他的心上趕走啊！他拚命去搜索一切用嘲世的態度，和譏諷的口吻來討論戀愛問題的作者的書籍，他喜歡和他的朋友們讀那時最風行的湯姆斯列脫爾（湯姆斯穆爾的假名）的放誕的詩句，真的，這是戀愛的真諦，——去找求牠的享樂，而不是牠的熱情。不過那強有力的想像，仍舊從這個低垂的懸岩的拱門下面，直躺在艇子裏的身上，或是在王冠山上八月的和暖日子的記憶裏跳出來。

復活節來了。不過他看到這假期的來到，絲毫沒有歡樂，自從他和葛萊男爵吵了以後，他再也不能回到紐思德去過他的假日了；那兒是再也沒有旁的去處，祇有跑去跟着，像他所說的，「那個有錢的寡婦」住在一起。拜倫夫人已經離開

了諾丁哈姆，往到離開紐思德祇有幾里路遠的一個叫南片的小市鎮上去了，在這鎮上，她找到了一所有補介審別墅的堂皇的名稱的簡陋的屋子，她並不被她的采地上的住戶尊敬。他們祇要看見過她一次，個個都會說她是粗鄙的，討厭的，和難堪的。鎮上的人稍爲寬大一些。這個「有錢的寡婦」，和對門大屋子的畢高脫這家打得挺親熱。

拜倫是深深地受傷了，無論什麼時候這一點自尊心受到一些輕視時，他是有很敏銳的直覺的。他立刻便看出了他的母親給本地紳士們的印象。這使他非但對這許多驕橫的貴族的別墅仇視，連這個給他們鄙視的人他都含了一種敵意，本來這幾天，或許他可以在校裏很安適的。可是現在置身在這新環境裏，他重又變得很羞澀了，他的殘疾，使他在陌生人面前走路，有種難言的恐怖。他怕自己的走路姿勢，會引起人家的憐憫心，而時常懷着一種恐懼。除掉這個從孩提一直保持到現在的羞澀感覺外，現在他又增加了他對母親的卑視的觀念，自從他和瑪麗威華

斯同住在一起幾個月以後，他對女人便造成了一種恐怖的心理了。當他介紹給一個女人時候，他是那麼踟躇，他祇能在心裏一味的輕輕數着「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崇拜她們，他恨她們。他恨她們就是因為他崇拜她們，要是他能够征服這許多神祕的動物，使她們屈服，反轉來給她們受一下苦，把他的仇恨在她們身上發洩一下啊！不過他怎樣能够呢？他祇是一個跛子，他又是窮的，他覺到要報復是荒謬地不可能的。

可是無論如何，一個年青的南井的女孩子依利莎伯畢高脫，却把他馴服了。「第一次把我介紹給他的時候，」她說，「是在他的母親的一個宴會上，那時候他是怕羞得那麼利害，她在勸他出來以前，逼得去連請了他三次，他才肯到客廳上來，和旁的少年玩着一種環坐的門牌。他那時候是個胖胖的怕羞的孩子，他的頭髮梳得直覆在他的前額上。……第二天早晨，拜倫夫人帶了他到他們的家裏來，那時他的舉止，仍舊很拘束，很怕羞，後來話題轉到我們先前一逕住在那兒

的契而頓擾了，說到那兒的戲劇，等等；於是我說起我看到扮加比利兒 拉克白朗的角色做得很好。談了一會，她的母親站起來要走了，他跟着站了起來，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我呢，引噓了一句戲劇裏的話說，『再會罷，加比。』他的臉馬上高興了，他的好看的嘴，露出了牙齒笑了笑。他一切的羞澀都消滅了，並且永遠沒有再回來過，到他的母親說：『來罷，拜倫，我們走罷？』——不，她自己可以先回去；他還要再坐一會兒；從那時起，他便什麼時候都是任意跑出跑進的，在我們家裏，他完全像在自己家裏一般了。』

（註）湯姆斯穆爾（Thomas Moore）（1779—1852）愛爾蘭詩人，一七七九年生於杜伯林。

大約過了幾個月光景，他又有一個女朋友了。這是他的異母生的姊妹，奧古絲姐，十六年以前，在拜倫夫人臨終的時候，奧古絲姐才交給了她的外祖母帶回去撫養的；這個何爾德納斯夫人對她的女婿的第二個妻子，存了種恐怖的心理，她一逕把拜倫夫人和這個女孩子中間一切的消息都隔斷了。所以奧古絲姐還沒有真的看見過她的兄弟，那個她常常聽到的「拜倫寶寶」。在一八〇一年上何爾德納斯夫人死了，於是這個承嗣了這高貴家族的女孩子，便和她的異父的兄弟們和妹妹住着，或是和她的表兄，加利史爾伯爵，拜倫的保護人全住。

自從何爾德納斯夫人死了以後，拜倫夫人便想重新和奧古絲姐的關係接續起來。這位姑娘在社會上的地位使她眼熱了，還有，她對這姑娘還保存着一個婦人對先前撫養過的孩子天性中的愛情，在一八〇一年，她寫了一封那種人們希望會給別人抬舉的，預期的，有爲而發的信給奧古絲姐：「因爲我想把過去的一切，都埋葬到遺忘的墳墓裏去，所以我要避免對一個已不在人世的人的一切回憶；我

沒有向您領教過，已經有好幾年；現在是我得做一件決心的事情時候了。我現在提起筆，讓我先來吊慰您剛才遭到的悲哀，再來獻給您我所有的安慰；並且來保證我自己和我的兒子對您的不變的關心和友誼。要是我們在現今或是將來，能夠給您盡力的話，我們都是十二萬分榮幸的。」

奧古絲姐並沒有看到拜倫夫人來實踐她的保護的諾言，不過她對她的弟弟却立刻發生了一種有味的興趣；他呢，除掉他的危險的母親以外，他在世界上完全是孤獨的。可是他現在發覺了還有個姊姊，又是一個朋友，這事實真使他喜歡透了。雖則她比自己的年紀大一些，（因為她已二十一歲，他還是十六歲，）可是她是又溫雅又優美，每一樣都適配她出自名門的身份，是他前時一逕都希望着會有却仍舊沒有的人。不過直到現在，他很少寫信給她，直到復活節的開始，他才有了寫信的理由。他接着說：「我現在願意盡我所能的，來竭力報答你的仁愛，因為在將來，我不單想把你當做一個兄弟看待，同時還是你的最熱烈的最親愛

的朋友，要是環境需要的話，還可以做你的保護人。記住哪，我的最親愛的姊姊，你是我全世界上最親近的，血統上和情感上的親屬啊。要是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劬勞的，你祇要說出來好了；信託你的兄弟罷，並且信任他是永不辜負你的信心的。你碰到我的表兄和將來的姊夫，喬治甫的時候，請你告訴他，我已經把他當做我的朋友了，因為祇要是你所愛的人，我的可愛的姊姊，對我永遠都是一般的親密的，」那時奧古絲姐已經和她的嫡親表兄，第十隊龍騎兵，喬治甫大佐，那個海軍副上將的孫子訂了婚了。

這位姑娘，給她的兄弟的來信，引得滿心歡喜起來。他住在南井鎮上的整個時候，是使她最愉快的通信者。這許多動人的信件當然是：「我的親愛的姊姊……我的永遠親愛的姊姊……，我的唯一的安慰便是寫信給我的奧古絲姐。這個感論我在什麼地方，常常都會是使我感到最大的快樂的，……」牠們都是滿載了優美的情緒，和稚氣的自信，「……給我在可憐的年老的墨累面前道念一下。

「——這個「怪僻的男爵」的老僕人，他是在拜倫未恢復紐思德以前，由利址公爵賞給了恩俸暫時退休的。——」並且告訴他，我們要來看看可以給他做一些什麼事情，因為當我活着的時候，他在暮年裏，是永遠不會見棄的。」他又寫給她：「你告訴我，你不認識我的朋友戴拉華男爵；他比我年青得多，又是這世界上最好性氣兒的，最可愛的，最聰明的孩子，在這許多特質上面，他又有一種在女人眼裏的特質，）一種幾乎不配生在男孩子身上的出奇的漂亮……」「什麼時候離開哈羅，我不知道；；我很喜歡這間學校，那位校長德勞烈博士是個我從沒見過的最可愛的牧師；他把紳士和學者的兩種性格，融化在一起了，沒有虛詐或是迂腐。我所學到的一些東西，我都應當向他單獨的感謝的。要是我學到的並不能再多一些，這也決不是他的過失。」

於是逐漸的他變得膽大起來了，他告訴她他對戀愛的見解，湯姆斯列脫爾和瑪麗威華斯使他變成了一個懷疑派。他告訴奧古絲姐，他怎樣到南井鎮上一個跳

舞會去的時候，滿想在那兒和什麼女人滾進狂烈的戀愛：「這祇是消磨時間的一種娛樂，不過這到底也有小說上吹噓的那種魔力。你會知道在幾個禮拜裏，我會變得十二分的絕望，用手槍來擊死自己，帶了榮譽離開這個世界，我的歷史，可以供給一個美麗的小小的浪漫故事的題材，這個故事的名目要題作皮男爵和 *Terra Incognita*（烏有鄉）的殘暴的，反覆無常的宮主，*Sigismunda Cuneunda Bridgetna* 等等，等等，的戀愛史。」

諛辭的嘜語，夢想，欺騙。

要是奧古絲姐回答他，說戀愛是一種很神聖的情感，並且在她那方面，她愛她的龍騎兵大佐，差不多已達到痛苦的頂點了。那末，他就可以這樣回答她了：「你是不快樂的，我的親愛的姊姊，這使我十分難過；要是我有這權力來開解你的悲哀啊，你馬上便會回復到你的愉快的精神的，因為事實上，我同情你，要比

你自己所希望的還要多些，不過，（恕我，我的親愛的姊姊，）我終究禁不住有些想笑你，因為愛情這樣東西，照我的鄙見看來，是絕對無聊的，祇是一種諛辭的囈語，夢想和欺騙罷了；現在，要是我這兒有五十個情婦，我會把她們在半個月內，一古腦兒遺忘了的。要是有什麼機會使我回憶起一個情婦的時候，我定會連這個回憶都當牠一個夢似的加以嘲笑。阿彌陀佛，我的運氣總還不算錯，我從這個鬧禍的盲目的小鬼頭愛神手裏逃脫了。你會不會把我們的表兄，在你這顆美麗的小頭壳裏趕走呢？（因為關於心願，我想牠們是不成問題的。）」這個輕世放浪的主張，就是那麼緊跟在一個愛情的失望後面的。這個病是照着牠的通常的路走着。

家庭的爭吵

可是與古絲姐却是個最早了解她年青的弟弟生活裏主要苦痛的女友——「我

的可愛的母親的行爲，她的惡魔般的脾氣，……似乎隨她的年齡而增加了，並且時間給了她新的狂暴」。他早就鄙視她了，祇有假日裏和她住在一起，他現在變得咒詛她。承襲了祖宗的兇猛的直截的性質，他再也不會藏匿他的感情；並且這也不會使憤怒柔和下來的，一天還沒有過完，一個像焦雷似的爭吵，便爆發了開來，重的器皿在房間裏飛來飛去，哭喊聲震動了整個屋子。她說她的兒子是個惡鬼，是和她的最可惡的敵人——加利史爾伯爵和漢森先生——勾結成一氣的，她把他和葛萊男爵的爭吵來恫嚇他，於是他以一種少年人對於有戲劇性的事情的趣味，來猜測這個有錢的寡婦，定是愛上了那個青年人了。「她對於她自己的動人的美麗，有很傑出的意見，她硬把她的年齡減輕六七歲，斷言說她是在十八歲那年生我的。這個，你，我的姊姊，也像我一樣地清楚這件事實的，就是她在年紀已經够老了的的時候，才嫁給我的父親的，況且她生我，還是直在結了婚三年以後呢。」

要是她不往他身上橫加那許多侮辱，對他的父親的屍骨都加以咒詛，並且還譏笑他是就要做「一個真的拜爾——爾——倫了，」他是或許寬容一個在她年紀轉變中的女人的弱點的。「我得叫這個女人母親嗎？祇因為那自然的規律，她便有權來管轄我，而我就得那麼給她任意的蹂躪？我就得這麼給侮辱刺傷，給詬詈壓碎，在最細微的事情上，聽受迫害嗎？我對她祇負了做一個兒子的尊敬，可是我誓不承認，把她當做我的一個朋友的，她給我看的是怎樣一種榜樣啊！我相信我是永不會跟了這個榜樣去做的，我沒有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你，並且我也不能夠；我敬愛你像一個真的女性……」事實上，拜倫夫人是萬分不幸的，她在廿七歲上便守了寡；她整個的生命便毀壞了；她在這冷淡的英國州郡裏過着一種放逐者的生活，她又爲了什麼呢？祇是當心着那個不認識她的犧牲的兒子的一切利益啊：他憎恨這南丹鎮，可是她完全是爲了他的緣故才遷來這兒的，而他竟還說他是殘忍的，因爲他像他的父親，像他的那個兇手的伯父，像一切的拜倫族人，可

是這個耐苦的蘇格蘭婦人，仍舊能够盡力來作這一切的犧牲！她的青春，她已經整個的交給了她的丈夫了；她現在仍舊很願意把她這下半世，來給她的兒子，不過這個粗暴的，迫人的，年青的「外人」，避開她和非難她的，還是她的兒子嗎？她是在漸漸的失去她的兒子了，像先前失去她的丈夫一般，她很想用種柔情來絆住他，可是她一看到面前那種沒有希望的生活，她便慌張了。她祇有叫跳的分兒。

在這許多爭吵以後，兩方面都追悔了，拜倫想找幾個給他的母親饒恕的理由：「我真是難過，我得說，我和這位老太太並不像草場上的羊羣那麼合得來，這個我相信完全是我自己的過錯，……無論如何，我不願完完全全的和她脫離了，不過也不打算和她在一起住得太長久，像我直到現在一樣，因為我確信她是愛我的；她在許多小事情上，顯露了她的母愛，尤其是關於銀錢這一點，我從來沒有短缺過，並且時常我可以要多少便有多少。不過她的行為是那麼奇特，她的

易變的性情，是那麽難於捉摸，她的脾氣又是那麽暴躁，她的壞處委實要多過她的好處許多的。」

這種寬恕和暴怒的交互的節奏，是種帶進一個青年人生活裏去的危險東西，他責怪他的母親，不過他却養成了那種去激怒她的惡習，這種揀起了什麼東西便是亂碰亂摔的可怕的爭吵，起初對他是種痛苦，可是到了後來，便變得習慣了，他明白他這種轉變，可是他還睜大了眼睛，用種不肯勸解的，清醒的頭腦來觀察他自己，他真願意早就和這個婦人離開了。「這樣，奧古絲姐，我的母親便是這樣；我的母親！我從現在起，宣誓和她斷絕關係！」

奧古絲姐盡力在這母子中間來給他們調停。她寫了幾封和解的，商酌的信給漢森先生，說明什麼事情在進行着，她還告訴他的恐懼，拜倫夫人已經喝上了酒了，她又告訴他，她想在下次的假期，他應該把拜倫送到旁的地方去住——或是遷就留在漢森他自己屋子裏，要是他喜歡款留她的兄弟的話，她要去和她的友愛

的表兄，加利史爾伯爵商量。這位伯爵說，他預備盡他所有的力，來給他任何的幫忙，祇要她不逼他去親面和拜倫夫人有什麼接觸，直到現在他對她仍舊是懷着極端的恐怖的。

兩個戀人的出嫁

這假期的終結是抑鬱的，拜倫夫人從蘇格蘭接到了一封信，報告她瑪麗杜芙結婚的消息，就是她的兒子在九歲時愛得那麼熱烈，擁抱得那麼溫柔的那麼美麗的表妹。她滿帶了惡意的，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她覺得有種祕密的快樂，來傷害她的驕傲的兒子，——不過她怎的會曉得一種稚氣的愛情，竟會有那麼一股勁，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消失呢？拜倫受到的刺激的反應，使她恐怖了。「我眞的不能夠解釋，或是分析當時的情感；我祇覺得牠們把我幾乎擲進癡癲裏去，連我的母親都會驚嚇得那樣，到我恢復常態後，她都一直不敢把這題目，再在我面前

提起。——當然她是已經很滿意的，把這件事告訴過她所有的熟識的朋友了。」

在同一年上，他向瑪麗威華斯道了再會。在假期裏，有幾次他從南井鎮被請到安娜斯里去玩，可是這魔力已經消失了，這是很明白的，這種戀愛的浪漫史，對她一還不過是種玩意兒，誰都知道她和傑克莫士德訂婚了，拜倫伴了她散步到皇冠山去，用種極度的沉靜來和她談話，他現在學到了去輕視一切，而不是熱情沸騰了。

「下一次我見到你，我想你已經是威華斯太太了。」

「我希望是這樣，」她回答。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回答；不過爲什麼，她奇怪，他要這般譏刺她呢？她對這個學生的傻事兒，一還是很和善的——而這個便是她得到的報答了。他去看了她最後的一次。她走到他等待着的禮拜堂來。他顏色完全蒼白了。他坐了下來，在紙上潦草的塗了幾行字，全身抖顫着，他的頭絕望的搖着。瑪麗威華斯從容的沉靜

的走了進來，她曉得他是愛她的，她也曉得他是不快活的，他站了起來，冷冷地握住了她的手；他們交換了一個最後的微笑，於是他衝出了屋子，跳上了他的馬，最後一次的從這壯麗的雕塑的門樓前面馳過，在下一年的春天她便嫁了。要是一個真正的冷心諷世家，他是會仍舊和這一對夫婦做朋友，等待將來的機會來報復的；可是拜倫先前把馬麗或華斯愛得太深了，現在要他來用任何感情上的權詐對付她，他是不能夠的，除掉奧古絲姐，和或許拜倫夫人（誰知道？——她要比她臉上表現出來的懂得多，這個可憐的寡婦，她也想安慰他一下，雖則她的安慰，祇能多傷害他一些。）沒一個人看得出這個結婚在拜倫的心靈上，發生了怎樣重大的一個變化，在一八〇四年上，奧古絲姐的兄弟，還是一個溫柔熱情的青年，可是在一八〇五年上，她再見他的時候，他的性格竟會那麼完全的變掉，她幾乎不認識他了。

第八章 愛達山上的神們

鬧風潮的領袖

這個回到哈羅去進他最後一年的拜倫，是個自割着的煩惱的青年。他是喜歡回去的。像所有的怕羞的人們一樣，他喜歡一種沒變化的生活。在這種生活裏，見到的人都是熟識的，一切的活動都很有秩序，在那兒沒一個人注意到他的跛腳，他的權力也在增長着。在哈羅，一切神聖中最神聖的東西，是一間老教堂，那三年級的教室；牠的牆壁上，都嵌上了足足有三十年長久的暗黑的橡木的鑲板，因為他是個貴族，拜倫便也做了這座聖殿守護人之一，他在這木板上有許多顯赫的姓名的中間，他把他的名字用種凸露的有力的筆致，連刻了三個拜

倫。在一隻英國的公立學校裏，什麼時候都有一小批這種半神的学生來統治着的；在這種神聖的團體裏，拜倫男爵現在也加入了。在這哈羅山的斜坡上，可以俯瞰到在山壩中勞作着農夫，和兩隊在賽着板球的球員，這使他想起了荷馬的愛達山，在那山巔上，許多神們俯矚着人類的工作和戰爭。

不過這許多天神天將，他們自己仍舊是俗情未斷的；拜倫是不斷地給猛烈的妬忌的友誼所痛苦着。現在他最寵愛的孩子是那個年輕的戴拉華了，「一種幾乎不配長在一個男孩子身上出奇的漂亮；」克來爾很妬忌，別的孩子也是那樣，即是愛達山上，這許多神們仍舊是困惱着。不論是在南井鎮或是哈羅，這都是很難由你平靜地來幻想的。戴拉華自己並沒有像拜倫那麼歡騰的一種友誼的意念。拜倫却是預備爲了他的朋友們，來捨棄他的生命，來犧牲任何的東西的。可是等到他發覺對方的情感是那麼稀薄，那麼淡淡，他吃驚了。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一首責備的，訴苦的，或是譏嘲的詩篇，像一片焦雷似的猛擲到這個年青的天神愛得

太利害的人身上去：

「在你身上，我迷戀的期望着來纏住，

一個祇有死亡能够來斷絕的友侶；

直到嫉妬用了惡毒的攫取，

把你從我心上永遠的開除。」

別一天，或是：

「你明白我的靈魂，我的心，我的生存，

要是有什麼危急，一切都可爲你犧牲；

你明白我不會給年歲或是距離改變，

我祇是一味的獻奉給愛，獻奉給友誼。」

這許多信件收受者的那個「快樂的團體」，起初是吃驚了——接着是微笑了，——而終後是忘掉了。可是一個更加嚴重的事實，已經跑了來威脅着哈羅的

和拜倫的快樂：這個聰明的德勞烈博士在復活節上要退休了。在這最近的幾個月來，他對他這寵愛的學生，常常發生了不滿。拜倫讀書讀得很好，又是校裏的三年級生了，不過他的心依舊給他一種擾動的意氣支配着。他的野性是太強烈了，這位博士說。他給拜倫判斷力的欠缺，受到了一個很大的打擊；這個孩子是他從沒見過的最聰慧的孩子，不過他有時候許多舉動，却像瘋子一般。這位博士，他想他應該對這隻學校的道德健康負責的，他很不滿拜倫在他的年青的學生上面的那種智慧和和多情的統馭。在一八〇四年，他很難過的，竟來請求拜倫離開這所哈羅學校。漢森先生和加利史爾男爵都跑來調停，終後這位博士總算答應了。這一個學生對他的先生毫沒有怨恨。他是愛他的。那第一個用種較高的道德的力量，來使一個青年的心感服了的人，在他的眼光裏，永遠保持着一种即使是自負都不能變少的信心的。那最後一天的最後一課，對於拜倫是悔恨的一幕。什麼話都沒有說。這是和學校裏的最常見的慣例完全不同的。這個博士身邊的那批孩子，都

深切地感到他們生命上快樂的一頁是結束了。

誰來繼任呢？在幾個候補員裏面，有德勞烈博士的兄弟，馬克德勞烈；和拜倫的最危險的勁敵，一個青年和精幹的教學家，喬治布脫婁牧師。這許多孩子對於這兩個候補者的真正價值，他們一些都不知道的。不過這個德勞烈的名字，已經够激動他們一種感奮的偏袒了；一個德勞烈派組成了，牠的領袖便是拜倫的朋友，懷特曼。有一個孩子告訴懷特曼：「我曉得拜倫一定是不願來加入的，因為他不喜歡坐第二把交椅。要是把這首領的地位讓給他，你馬上便可以捉他來入夥的了。」懷特曼接受了這個提議，於是拜倫便做了這黨派的首領。

校長的問題，是由幾個長官來用一種投票選舉決定的，投票的結果，德勞烈和布脫婁兩個人的票數恰巧相同。校董會以為在這樣一種情形下面，應該由康脫勃萊的大主教來做最後的決擇。騷動的暗潮愈升愈高。有一天早上，大主教已經選定了布脫婁博士的消息傳來了。這個統治者的變換，就是引起那一遭鬧風潮的

導火線。拜倫和懷特曼，這個搗亂團體的生命和靈魂，沒有一次走到外邊去不是帶了裝上彈藥的手槍的。他們帶了手槍做什麼？想槍殺布脫婁博士嗎？那兒有人是這麼相信的。有幾個更剛愎一些的黨員，還提議在那條布脫婁博士不得不去的三年級教室的路上，沿路撒滿了火藥燒死他。可是有一個叫詹姆士理查孫的孩子，要求他的同伴，不要把他們的父親會在這兒刻過名字的牆壁燒燬，這才算止住了。

拜倫，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在一陣他的戈登式的狂怒裏，把這校長住屋窗子的鐵格扳了下來。校長要他把他的行為加一個解釋時，他做岸地回答道：「因為牠們把廳遮暗了。」布脫婁博士很聰明的想用種好性氣，來對待他的年青的敵人，可是他不能勸服他們。拜倫寫了許多譏刺詩攻擊他，在這許多詩裏，他給了這校長「夜郎」的綽號，並且把「自由！否則便是反叛！」來做他的座右銘：

「夜郎橫佔了他的長官的椅子；

夜郎來統治着——可是，我的妙史，禁止：

侮慢他，無言的，是這個腐儒該得的份；

他的姓名和教規也得同樣的鄙棄……」

這許多衝突的消息，給退休了的德勞烈博士聽見了，於是他決意再親自到哈羅來一次，使這風潮平靜下去。這許多孩子在山脚下通到倫敦的大路口等着；他們給他把馬從馬車上解下來大家喜氣洋洋的把這輛馬車直推挽到山頂上。可是他決定不再回來了。

別了，哈羅。

拜倫在哈羅的最後的學期，完全是給校內的行政的這種劇變荒廢了的。他很少讀書，他是個聰明的却是懶惰的學生。無論如何，他却學到了很多的拉丁文和

一些希臘文。在一八〇五年的給獎日，他上台講了兩次，這次都是用英文來背誦的，尤其是那次背誦李爾王特別出衆。他事前會邀請了他的姊姊來聽他演講：「我請你，夫人，請你乘了你丈夫的最輝煌的一輛華輦來，因為我們希臘的格式，在我們的莊嚴的節目上，是祇准最華麗的車子進來的。」那語調是滑稽的，不過這却包藏着一種真的慾望，把他的姊姊，來向他的朋友們誇耀；最後在他的家庭中，可以走出一個人來，而不會使他感到慚愧，這對他是一件真的新奇而又愉快的事情。這天他當然是滿足了，滿足了她和他自己，因為這次他有了很大的成功，把他自己看做第二個加立克（註一）一樣。他對自己做劇員和演講員的才能，比他這三年來寫下的無數的詩篇的才能要驕做得許多。他的長處，他後來自已說，是遠要合宜於演說和戰鬥，而不是做詩；並且德勞烈博士，他的大恩師，也是相信他將來會成功一個演說家的。他讀那有激烈情緒表現的句子，他顯得最是動人。他在校裏還是個最好的游泳家，並且最奇怪的是，一個腳跛得那麼利害

的孩子，他在一八〇五年，愛頓和哈羅兩隻學校扳球比賽的時候，他還玩得很
好。

這是他的學校生活最後的一幕。他從哈羅帶了些什麼東西回去的呢？祇是一
種對於友誼的痛切的煩惱，和對於詩人們的某一種熟識罷了。他現在就要開始去
攪牢這許多方面的人生的謎了嗎？不。有一件事情看來是令人太不快活的，——
就是旁人對於純粹情感的需要，遠沒有像他感到的那麼多。男的和女的，老的和
少的，他們都謹慎地來和愛情妥協，和真理妥協，或是和上帝妥協，他能够也這
樣隨聲附和的做去嗎？他是不願那麼幹的，——不過在這世界上，又有什麼地方
可以給喬治戈登拜倫男爵住下來呢？

在他將要離開哈羅的時候，他在他的蝴蝶裝的希臘文摘錄簿上寫：「喬治戈
登拜倫：一八〇五年，六月二十六號星期三，下午三時三刻，第三講室，——卡
爾哇特，絨長；湯姆懷特曼坐在我左邊，龍坐在我右邊。山上的哈羅學校。」這

是一個青年的奇怪的熱望，來記錄下和審度他的環境對他的關係，把他自己的本體來提醒他自己。在一八〇五年六月二十六號，拜倫在那張滿是刀痕的古舊的長桌上，會幻想些什麼呢？想起他快要離開的這隻學校嗎？還是想起了那隻加利史爾伯爵要送他去的康橋大學呢？看到那麼急促的現出來的變化是難過的。不管他和夜郎幾次稚氣的口角，——他在那兒，一還是比在旁的地方要愉快許多。他在這小小的密切的團體裏，他給同學們像一個青年的帝王般擁戴着。這兒懷特曼在他的左邊，那兒是龍在他的右邊，都是他的朋友，可靠的朋友。石鋪的庭院裏的快樂的年青的聲音，他路上碰到的微笑的臉孔，他一路走過去可以任意加入的許多活潑的團體，——這座神聖的仙山，和外邊仇視的不安的塵世相差得多麼遠呵！在外邊，他可以希望些什麼呢？瑪麗威華斯？可是她就要在假期裏結婚的了。女人？不過她們不會都有些什麼東西像她嗎？那末，他的母親？一個潑婦。他的家庭？一座地獄。加利史爾們？不過這個高貴的保護人，會真的願意見他

嗎？

這隻躁急的小駒，祇要有一種寬鬆的駕馭便够了。他在孩子時代的天然快樂裏，已暗藏着一種無限的悲哀的深沉的心情。他時常給「死亡」的意念困擾着，他已經看到死亡在他的朋友親戚身上發生的打擊了。他已經做了好多首的悼詩給他的表妹，給他的年青的朋友。他最後一次的爬到這墓場裏去，在這烏柏樹的樹枝底下沉思着。

「約翰皮七，……」

這個約翰皮七，他的白骨在這墓碑底下轉白了的，生前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他坐在這兒遠眺那開闊的原野，那潛隱着的倫敦時的許多又甜又苦的幻夢，現在都是過去的了。這個愛達山上的年青的天神，是就要離開這神仙們的洞府，貶謫到凡人們的苦痛中間來了。他會有一天再回到這兒來，埋葬在他少年舊遊之地的野草下面嗎？他的墳……像這個約翰皮七一般，他祇要在墓碑上刻着一行簡

單的姓名，來標明這墳是誰的便够了；不過這名字得是有榮譽的一個：

「我的墓碑祇要鑄下我簡單的姓名：

要是這光榮的墓碑不能在我的墓上豎立，

啊！或許沒有旁的聲名可以酬償我的事業！

這個，我祇要這個，來標明這塊地點，

其餘可讓人們忘却，或是由他們記憶。」

他第一個圈子還沒有起跑，却已經預先想到賽跑完畢後的休息了。

(註一)加立克(Garrick) David, (1717—1779)英國戲劇家兼舞臺經理。

第九章 康橋的三一學院

「青年是一個時期，在這時期裏許多習俗是，而且應該是，不給理解的，——不是盲目的抗爭，便是盲目的服從。」

——保羅華萊利。

一個詩人的大學

在一八〇五年十月，他進康橋大學的三一學院。貴族院已經答應從他的產業收入裏面，撥出五百磅給他做一年的使費，——在學校裏一筆很好看的收入，——他活到這麼大，他第一次發現到自己是富足了。他就可以有一隻馬，一個男僕，並且他可以獨立得和「一個可以自己鑄造他的錢幣的德國皇子一般，或是像

一個契洛威的酋長，他什麼錢都不鑄造，不過享受着更可寶貴的東西，「自由」。我狂喜的來講起這自由的女神，純是因爲我的慈母是那麼專制的緣故，……」——「我就可以和她完全脫離關係了。許久以來，她一逕蹂躪着，磨難着接近的親屬，這是我現在重大的決心，從此以後，永不再去探望她，或是和她有任何親密的關係了。這個我爲了自己，和我自己的安樂是應當那麼幹的，同時也是給我的最親近的親屬們伸張公道的責任，他們全是一逕給這個娣息封（註一）最可羞恥的侮辱了的。」這都是粗暴的語句，不過拜倫的孩童時代，全是一連串的延長的「吵鬧」，在這種生活裏面，一個脾氣極壞的母親，帶了最猛烈的感情，在一切人們面前絕叫着。一種羞恥的意念，或是狡猾的意念，他是從沒受到過教訓的。

三一學院……一座城堡式的門樓，旁邊矗立着一對孿生的塔樓，進去便是四圍給哦特式的建築物圍繞着的長方形的庭院。廣場中央的一座琢花的噴泉台，

把牠的飛躍的水的噴射，催醒了死寂的週圍。在這庭院的右邊，便是那所禮拜堂，再過去便是校長的住宅，遮滿了佛堯尼亞種的爬壁虎。一條拱頂的長廊，從這個庭院直通到別一個庭院，耐味兒庭院，更加沉寂，更加憂鬱，可是莊嚴的相稱。一所修道院在牠的右邊排列着。拜倫的房間便在這兒，他獨出心裁的來佈置這華麗的房間，那是他即刻用了一種適合牠們本身的壯麗的格式來裝飾了的。

他在大學裏，和在中學裏一般，他私下的渴念，是想做同學們的一個中心，一個領袖。他對弱小的同學，有種苦惱的野心，給一種作夢似的懶惰攪雜着。在三一學院裏，所有的同學，都和他的年齡不相上下，這兒又沒有虐待新生的事實，可以使他來顯出對年輕同學們的一種保護的柔情的愛憐意味。他在開始的幾天，便覺察到除掉有幾個用功的朋友，在蠟燭光下，把他們的鼻子壓在書本上，按了節奏哼着希臘詩以外，最正當的辦法，便是什麼事情都不幹。那時在英國挺時髦的，是喝酒喝個爛醉，賭錢賭個痛快。「沒有一個人能够研究十八世紀裏

個人的或是公衆的歷史，而不給飲酒在青年人的精神上的經歷，和喝酒的結果，在老年人的精神上的經歷上所佔據的正確地卓越的地位，而生了種印象的。「一個客人在席上不會灌下兩瓶以上的酒，是一個沒出息的朋友。一個男子都是這樣「四瓶人」，或是「五瓶人」叫着的。潘穆兒和杜笛兩位是出名的六瓶大家。賭博在那時和喝酒一般的出名。何爾德伯爵給他的十五歲的兒子，查利傑姆福克斯一大筆錢，照他說，是去讓他可以學習到一種正當的賭博的技藝的。在倫敦的社會上，狂賭完全是種職業，而不是種消遣時光的娛樂。

康橋模倣着倫敦，對於讀書和學術，拜倫還有一種誠意的雖然是任意的嗜好，在旁的同學眼裏，却是惹厭的東西。他最初是在大膳廳吃飯的。這許多研究生，——有時候那校長也來——坐在「高桌」的首席位上，在亨利八世畫像的凝視下面狼吞虎嚥着。拜倫不久便用種譏嘲的眼光去看他們了。那一夥既沒有詩的或是偉大的靈魂的腐儒，他們從生活裏究竟嚐到些什麼滋味呢？他們愛好着病弱的雙

關戲語，博識的譏嘲，大學裏的閒談，和在教堂裏很安閒的生活。走出了膳廳之後，他們便在自己或是別人的房裏聚集了，於是在那兒便喝起酒來，玩起牌來，直鬧到夜深。拜倫是憎恨喝酒的。可是他急欲給人家一個好印象。他教漢森給他採辦了四打紅葡萄酒，白葡萄酒，法國布乾地的葡萄酒，和馬提拉島的特著的葡萄酒。玩牌他也像喝酒一般，感不到什麼多大興趣。「我沒有冷淡，也沒有批評，也沒有計算，」他說。可是他仍舊跟了旁人的路走。這會是滑稽的——這不是嗎？——一個有這許多荒蕩放肆的祖宗的年青貴族，會來過一個苦修者的生活。

他給頭殼裏的紅葡萄酒的酒氣，醱酩到澈夜不眠。教堂裏的鐘聲在晨風裏蕩漾了。他得跑去參加，在一個聖日，他的肩上還得披上一襲白袈裟。風琴的美妙的仙樂似的調子，籠住了這夥思睡的學生。上課的日子開始了。拜倫的教授，不久便覺察到他有了一個願意不理會什麼，和決心不做什麼功課的學生。拜倫已經買了一匹美麗的，灰色的，名字叫騾的馬，他每早都騎了牠出去，自己披上

了一襲銀灰色的披風，戴上了一頂白帽子——一種奢侈的服式。可是那時是公子哥兒們的日子啊。他不曾是康橋的布魯美爾嗎？（註二）於是，要是天氣是晴美的話，他便跑開去洗澡去。

他已經找到離康橋不遠的一曲溪流，在樹枝交覆着下面的一條溪流。他的遊伴，他的唯一的同伴，是他在哈羅時候的同班老同學，愛德華諾愛爾龍（「湯姆懷特曼坐在我左邊，龍坐在我右邊。」）一個誠實的慷慨的青年，很直爽，又像拜倫一般，是個游泳的健將，和博覽羣書的人。這是一種真正的快樂，去和龍鑽到一丈四尺深的水底下去撈起一隻碟子，一個雞蛋，或是一枚銀幣。在這溪流的深處，那兒有一段老朽的樹的斷椿，拜倫常常喜歡抱住了牠，奇怪他自己到底怎樣會跑進這水景畫裏來的，在黃昏時候，龍常常會帶了短笛或是小梵亞琳到拜倫的房間裏來吹彈，拜倫一面傾聽着，一面喝着 he 最喜歡的飲料——蘇打水。音樂的節奏，使他觸念起詩歌的韻律來。他讓自己沉浸在他喜歡的那種沉醉的憂鬱

的幻想裏面，在這幻想裏，漂浮着紐思德的僧房，蝙蝠在頹敗的教堂裏的飄飛，安娜斯里的地臺，瑪麗威華斯和她的歌聲，約翰皮七墳上的烏桤樹葉在微風裏的低語，和現在已經永遠閉上了的馬格萊脫的美麗的眼睛。有時候他們會高聲的讀着書給對方聽。「他的友誼，和一種強烈的，不過是純潔的愛和熱情——這幾種同時抓住了我——是我一生最風流的時期裏的當時的韻事。」

誰是這又熱烈又純潔的熱情的目的物呢？康橋各學院的禮拜堂，仍舊保存了牠們的詩歌班。在一個集會裏，拜倫和一個三一學院裏的歌詩員，一個名字叫愛特而頓的十五歲的少年認識了，拜倫曾經有次把他從水裏救了起來的。後來，在做禮拜唱詩的時候，拜倫發覺到他的聲音很美，便和他做了朋友。這種友誼，完全是他給一個不單是比自己年青，而且財產上和地位上都比他低卑的人的那種友誼。在愛特而頓身上，他得到了一種比在克萊拉和戴拉華那兒滿要容易得多的精神上的馭御，同時拜倫也給他一種有力的和無限的保護。這個年青的歌詩者，

雖則在最初稍微受了些威脅，可是不久他的愛情回來了。他贈給拜倫一塊山茶夷的心形物，於是幾首詩便做成了：

「沒有像這塊玉石外美的光彩，

會對我的記憶那麼可愛；

牠祇有一次輝耀過光澤

牠臉紅得像那贈與者一般羞澀。」

「有人會來冷嘲那友誼的關係，

他們也常常的，爲了我的弱點，把我非難；

可是這個簡單的禮物我仍舊珍視，

因爲我確實知道那送禮的誠摯。」

「他把它贈給我帶了羞澀的神色，
像是怕會遭到我的拒絕；

我告訴他，當我受下了這個禮物，

我唯一的恐懼祇怕遺失。」

寫詩變成了他最大的喜悅了。他讀書幾乎沒有他往常讀的那麼多；現在他寧願來幻想，來游泳，和比較其他一切都喜歡的，來讓他自己麻醉的沉浸到一種迷惘的懶漫裏去，就在這兒的深處，韻腳，節奏，章節，都會爬了起來。

(註一) 婦息封「[Tisiphone]復仇女神之一。

(註二) 布魯美爾 [Brunnell] George Bryan [1778—1840] 英國出名的時髦

男子，俗稱「漂亮的布魯美爾」。

金錢的煩惱

要是拜倫，一個習慣的動物，會習慣了任何種生活方式，而不是把錢過分的浪費，他的生活本可以過得十分安樂的，他起初想可以獨立過活得像王子一般的五百磅年金，從十月起，他才看出這筆數目，給一個要裝束得漂亮的大學生，還是很短缺的。每月結尾，廚房裏送來的賬單，常常都是一筆可驚的數目，因為拜倫不在大膳廳裏吃飯，而是在他的房裏款待他的朋友們的，他在舍羅還有舊欠要去付清。在康橋他又得裝飾他的幾個房間，他寫了封信給漢森，教他去向貴族院要求一筆增加的款項。他和這個律師的關係也變了。他再也不是一個要求幫助的小孩子；他是個高貴的男爵，用粗暴的譏嘲的態度來對待他的經理，——「漢森那個傢伙」。那個律師嚴正的回答說，要是拜倫男爵會過種比現在稍加節儉的生活，他的進款會很够他使用的。拜倫狂暴的告訴他，要是他不設法來償還他

的舊債，他便要去放印子錢那兒寫一張借據了。一個青年，紐思德和洛芝得爾的主人，雖他的成年期又不遠，這是不難來借到百分之百的利息的現錢的！

放債的唯一的妨礙，是怕拜倫，一個未成年的，會太快就死了。他們的這種危險，祇有由借債人的一個成年人的親戚的簽字來補救。他想起了奧古絲姐。他向她擔保她是不冒什麼險的，因為要是他死了，她便會承受了他這份遺產，要是他仍舊活着，他自己會來償還。「要是你對於我的信用，有一絲的疑惑；或是你怕冒了一次太大的危險，請你不必遲疑來拒絕我好了。」奧古絲姐給他簽了字，所以他這樣便能够借到幾百磅的錢了。不久拜倫夫人便得到了這個消息，她怕起來了：「這個孩子一定是我的禍根，他真要把我逼到發狂的了！——他從那裏會得到這幾百磅錢呢？他會是從放印子錢的手裏借來的嗎？」再過一些時候：「拜倫男爵捐了三十一磅十先零給庇得的雕像。他還買了一輛馬車，他說這個是打配送給我的，我謝絕了，這是想來阻止他買一輛馬車的……我很怕他已經墮落到下

流人的夥裏去了，不祇是錢財的問題，還有旁的許多事情。我的意思是說，他是已經和什麼女人勾搭上了」。

那是真的，他的袋裏有了錢，他非但什麼書都不讀，他簡直離開學校跑到城裏來了。他在畢楷選里十六號住下，這幾個房間，本是拜倫夫人租下來預備到倫敦時候住的。他在這兒藏了一個情婦，一個住在勃洛澹頓的低賤的女孩子，他把她裝扮得和男孩子一般，並且把她冒充做自己的兄弟。在星期日，他便帶她去布列頓玩，他在那兒已經租了一間面對着那巴味立安的小屋子。在海灘上散步的，誰都羨慕着這個跛腳的青年，用種敏捷的動作跳到他的船裏去。

傑克孫「先生」

在城市裏，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傑克孫，和安其羅，那條蓬街上的各種高貴的自衛藝術的教師，在一起消磨了的。傑克孫是一個拳教師，安其羅是一個

劍擊家。他們的行業是時髦的，名貴的。傑克孫「先生」，別人都那麼叫他的，雖則他在循環複賽裏祇露了三次面，他却是英國的錦標拳擊家，他還是一個堂堂的漢子，他可以運了八十磅的氣力在手指上，來簽他的名字。在運動界裏，他的話說便是法律。拜倫稱他為「我的老朋友，肉身的牧羊人和教師，約翰傑克孫先生，拳術學專家」。他羨慕傑克孫的大紅背心，有飄帶的短袖靠，短褲，短絲襪，還用種敬佩的態度來對待他。傑克孫和安其羅投給他的劇烈運動，使他落了一身肉，這樣他長得瘦長一些，這也是他最大的願望。況且，要是他不到傑克孫和安其羅那兒去，他可以上那兒去呢？他簡直不認識誰。他聽到許多統袴子弟的很多的惱人的豔聞，關於威爾士皇子喬治的，關於查利詹姆士福克斯的；他還看到那許多走過聖詹姆士街的女人，都向那著名的懷特的窗子裏永久坐在那兒的布魯美爾微笑着。可是拜倫男爵是孤獨的，一個可憐的鄉下紳士，他既沒有家庭，也沒有朋友。就在這種生活方式裏，他在倫敦消磨了整整的一個學期。

春天他回到康橋的時候，他隨帶了他的新雇從轉來。那個勃洛登頓的年青女人，那個傘教帥傑克孫，和那個擊家安其羅，都跟了他在一起。這位大人用種隆重的禮節，歡迎安其羅到康橋來，請他吃飯，特別差人趕到聖約翰大學去買那兒著名的上等的啤酒來，到客人告別的當兒，拜倫還趕到驛馬車的旁邊，——使車裏的乘客都驚訝起來的，——獻給他的客人最後一巨觥的麥酒。他的教授責備他不應該和那批人交接。他却回答說，傑克孫的舉止，遠要比三一學院裏的大學生高明得多。他對於大學生活的譏刺態度，仍舊沒有改變：「要是他們可以免掉讀書的話，這兒沒有一個人看來窺一下現代的或是古代的書籍的。那許多藝術的女神，可憐的東西，除掉幾個老朽的詭辯家和研究生翻翻以外，她們是整個的給遺忘了；而他們，不論怎樣可以和珉納凡（註一）投合，是格蕾斯（註二）的十足的解毒劑。就是我，（我是那麼愛好學問）都給潮流帶開了，我在校裏祇吃過兩次晚餐……」他過的生活完全是瘋狂的。這種生活擾亂他的精神，又倒乾了他的

錢袋，可是他還很榮耀的覺得沒有走到旁的路上去。

(註) 珉納凡，(Minerva) 一個意大利的女神。她掌管着書籍，發明，文藝與科學。

(註) 格雷斯(Graces 譯作Aglaia, Euphrosyne, Thalia) 美，司錢雅，司享三女神，源出希臘神話。

第十章 懶漫的時光

「一個人成爲一個詩人，（把佩脫拉克（註一）和但丁（註二）作證，）他必定是在愛裏，或是在愁苦裏。當我寫懶漫的時光的時候，我就兼有了這兩種情緒」。

哈羅該脫的旅行

在一八〇六年夏季學期完畢以後，他回到南井鎮來，在那兒，他的回家演出了一齣熱鬧的戲文。在這許多嚇呆了的畢高脫孩子們眼前，拜倫夫人把火鉗，煤鏟，猛擲到她兒子的頭上去；他離開家，在他的朋友們家裏住了幾天，於是便跑到倫敦來，打配再也不和她見面了。在倫敦他寫了封信給畢高脫：「多謝你的關

於我的可愛的阿拉克多（註三）最近行動的有趣記述，她現在開始覺到她幹的蠢事的效果了。我剛才收到一封後悔的信，我怕她會來尾追，所以我回答了一封溫和的信。……她的柔美的歌聲，想必使她的聽衆們都滿意了，尤其是她的高音來得悅耳，這個，在一個靜寂的有月光的晚上聽聽，特別是沉醉的。……說正經話，你的令堂真使我不勝的感激，你，和其餘府上的人，都是值得我最熱烈的感謝的，因為你們好意的默許我從這「拜倫夫人雌老虎」嘴裏逃出。……哦！讓阿利渥斯安（註四）那枝筆，在敘事詩裏來複述那緊要表情的責罵罷，——或是最好讓我來祈求但丁的神靈，因為再也不是旁人，祇有那個寫地獄篇的作者，能夠來勝任這一種嘗試」。

是種大膽的快活，可也是苦痛的。這個寡婦追到倫敦來尋他，在一個幾點鐘的接洽以後，「她最後慌張的潰退了，把大礮，錨重和幾個俘虜，都一齊掉在後邊。」她回到南井鎮去了，拜倫，帶了戰後的勝利，跑到蘇薩克斯去消磨幾個禮

拜，然後和約翰畢高脫到哈羅該脫作了一個短距離的旅行。這個青年人，依利莎伯的哥哥，一個醫藥學生，是有趣而又有教養的。他對他朋友的行裝發生了興趣。他的馬車門上，雕着拜倫族的武器，還刻上了——「信託拜倫」那句格言；一對裝上了轡鞍的馬跟在後邊，由一個馬夫管理着；在這輛車子裏面，坐着拜倫和畢高脫，還有那個僕人弗蘭克和兩條狗——波斯王，一隻紐芬蘭種的狗，和納爾遜，一隻兇狗。拜倫是並沒有多大錢的——爲什麼他堅持着要載了這樣一批的僚屬和這樣一羣的動物四處去呢？他對一切偶然闖進他生活裏來的東西，他都有

一種奇怪的眷戀，不能把牠們驅逐開去。在偶然一個機緣裏，他和這個僕從，這許多狗和馬熟識了，他便把牠們留下了。他的心是忠義的。他的纏綿的情感，使他對一切和他有過直接接觸的東西，一概留戀起來。約翰畢高脫，一個敏銳的觀察者，當他們在哈羅該脫的時候，他有許多次見到了這種拜倫式的羞澀。他的朋友逼他過一種奇怪的隱居生活：當他們在公衆食堂裏吃飯的時候，拜倫老是催逼

着他儘快的吃完飯，回到他們的房裏去。畢高脫看到他的朋友對喝酒的恐懼程度，（因為他是有名的放蕩者，）和他怎樣嚴守着節制的飲食，使他驚奇了。他的快樂，顯然的，是寫寫詩，騎騎馬，站在遠處矚着女人而已。不管瑪麗威華斯那次插幕怎樣，他仍舊是對她們很多情的；不過在畢高脫面前，他却裝做一個十分了解戀愛的危險的男子，把女人們放在天平秤上稱過，再嘲弄她們。去征服她們的方法，我的親愛的畢高脫，便是不要去愛她們，而是鄙視她們：

「什麼，畢高脫，你訴苦這女郎的輕蔑，

爲什麼那樣絕望——你真的憤悶？

你可以試幾個月，可是相信我，一個嘆息

是永不會給你找來半個賣弄風情的女人。」

「你想教她來愛？有一個時候彷彿在徘徊；

起初她會撒嬌的不高興；

可是離開她一會兒，她不久便會微笑，

那時你便可以去吻你的風流的女人。」

在他的「瑪！安！威！」日子裏，他自己會採取這個有智慧的明達的處世方法嗎？！

(註1) 佩脫拉克 (Petrarch)

(1304—1374) 意國的大詩人，並且是歐洲中世紀的第一個真正文藝復興者。

(註1) 但丁 (Dante)

(1265—1321) 意大利最偉大的詩人，生於 Florence，一二六五年五月中旬。

(註三) 阿拉克多 (Hlecto) 復仇神之一，係蛇髮之婦女，若輩追逐作惡之人。而

加以狂暴。起初神數極多，最後僅Allecto, Megæra, 及Tisiphone 三人而已

(註四) 阿利渥斯安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 意大利詩人

第一次文學上的野心

這兩個朋友最後回到南井鎮來了，拜倫和這個寡婦住在一起，她現在是打輸了。當她看到她的兒子帶了兩個僕人，一羣馬匹，和一羣狗回家來時，這個可憐的婦人簡直嚇呆了；可是她不敢說一句話，怕會重又使他跑開，祇是奇怪着這一隊旅客怎樣搜集起來的。拜倫並不想來騙她，關於這次他和家庭重又和解的動機。他已經把借來所有的錢都用光了，再也沒有錢去繼續旅行，或是下學期回到康橋去。他在南井鎮看到的唯一好處，便是可以一個大錢不化的住下來。還有，有了他那種使人吃驚的情性，祇要幾天功夫，已經够把他推進南井鎮的習慣裏去了；他開始做着一種每天呆板的工作；從此以後，他差不多和在三一學院他的房間裏一般的滿足了。他現在在生活裏有了一個新的目標了——來做一個詩人。這是依利莎伯畢高脫給他這個念頭的。有一天，她讀幾首詩給他聽，他就告訴她：

「我也寫過幾首的」。於是他把寫給戴拉華的詩讀給她聽：

「在你身上，我迷戀的期望着來纏住。」

這個可愛的依利莎伯表示出她滿心的羨慕；在另一天他讀幾首彭斯（註一）的詩給她聽，當他說了「我喜歡這音節」，他便馬上擬做了下面的幾首：

「安娜斯里的小山，荒涼而又童禿，

我天真的童年曾在那兒消磨，

北方的狂風是怎樣的搏鬥着，

在你的衰草迷離的山陰嗶逐！」

「現在再也沒有了，那忘憂的時光，

我再也見不到前時心愛的遊樂地方；

現在再也沒有了我的瑪麗來微笑

使你對我像是一片的蒼空難接。」

依利莎伯給這兩首詩迷住了，並且給這一件不幸的戀愛的回憶感動了。她是拜倫的一個益友，她是那種有趣的和溫柔地懇學的，沒有一絲賣弄風情的一個女孩子，這種女人，男子在他們鬧戀愛時是都不會去愛的。她責怪他的怕羞，在他窘迫的時候，這位康橋大學的闊少爺仍舊不得不在心裏重復的數着：「一，二，三，四，五，六，七，……」不過依利莎伯的嘆賞，却給了他一種自信。她還提議來給他抄詩，和須備一份給一個印刷者的手抄本。

從現在起，拜倫有了他所喜歡的——一種常規的生活了。他把夜裏消磨在寫詩上，睡得很遲，起身得更遲，到差不多是下午了，他才跨過那條街，把他隔夜寫下來的詩句，交給依利莎伯畢高脫看。要是旁的客人來了，這個怕羞的詩人，便從窗子裏逃了出去。他那時便跑到另一個朋友，約翰白秋牧師這兒來。這個年青的南井鎮的牧師，是一個很好判斷力的人，他老是和拜倫長時間的討論着命運

和宇宙的問題。白秋竭力想使拜倫信服這個給他怨謗着的上蒼，已經賜給了他一夥豐富的各種的恩物，——爵位，知識，一筆財產，（不久就可以有了），在這一切的上頭，還給了他「一顆把他放在其餘人們上邊的頭腦。」——「啊！我的好朋友！」拜倫憂鬱的指着他的前額說，「要是這個把我放在其餘的人的上頭，那個，」——他指着他的腳——「却把我放得比其餘的人要低許多。」他常常會帶了一兩首的詩，跑到白秋先生屋裏來，回答那牧師上一晚向他提出的忠告：

「白秋先生，你勸我來和人類交結：

我不能否認這是一個聰明辦法；

可是隱遁是更適合我的性情：

我不願踏進一個我鄙視的世界……」

「我已經嘗遍了愛情的苦樂滋味；

我早年便給教訓了來篤信友誼；

我的熱情小心女人們會來譴責；

我找到一個朋友，可以自信了，仍給欺詐。」

（註1）彭斯 Burns）

（1759—1796）蘇格蘭詩人。

厭世和美觀

在這南井鎮的隱居生活裏，他把自己設想得像一個給智慧和乖運煩惱倒憤世嫉俗的老隱士。他和這個寡婦面對面的吃着早餐，他在吃東西的時候，一逕看着書，來使她不能和他交談。下午的光陰是化在戶外運動上的。他在河裏泅着，打水氈子，從朋友身上借了東西來擲進水裏去，再把牠們找出來作樂；他在花園裏亂放的手槍，把全南井鎮上的人都驚愕了；他騎馬騎得不大好，——他對於馬的

識別是壞脾氣地步，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了幾匹馬，他很性急的立刻就想買了回來，而沒有看清楚這幾隻馬就是他自己的。不過這許多運動的真正目的，還是在把他的身子不變成肥胖。劇烈的運動，和清淡的飲食，便是他的規則。一次板的比賽，他擦破了七條襯衣和一件外套，二十四小時以內，吃不上一兩牛肉，每天祇吃一餐，不喝啤酒，——在這一種代價下面，他的肋骨露了出來，他的蒼白的臉色，有種特別動人的樣子，晚上他都是和朋友們在一起消磨的，在畢高脫家裏，或是在雷克洛脫家裏。至於年青的女人，南井鎮上並不缺少。這許多動物，他現在很曉得不必去怕她們了。他來實行他給他的朋友約翰畢高脫設下的格言，他對她們一例的殷勤款待，都有詩給她們，設法去擁抱她們，還參加她們私人的戲劇表演。他和一個很怕羞的少女，有金黃色鬃髮的一個新的瑪麗，——多少有種肉慾成分的親密；他把她送給他的一縷頭髮，在十二分謹慎的朱麗亞雷克洛脫和安霍森面前驕傲誇耀着。他在他的易變的性情上，來修飾他自己。在南

井鎮上，有一個婦人在墳墓裏面找到一塊大的瑪瑙，她把牠藏在她的針線篋裏面。她有一次告訴拜倫，這個寶具有那種效驗，可以使牠的主人永遠不會墮進戀愛裏去。「把這個給我罷！」他突然狂熱的喊起來。「這就是我所要的東西。」

隨感集的天折

一天一天的過去，這種單調的日子，對於堅定的工作是很有幫助的。他的沒有誠意的求愛的柔和刺激，立刻供給了他一劑對無聊的消毒藥，也給了他詩歌的題材。一個藝術家是需要有規則的生活的，因為他愛好着他的工作，同時又需要那種生活裏有幾個不規則的變化，因為這個可以潑刺起他的精神。拜倫創作得很努力。他搜集了並且刪改了他先前給戴拉華，克來拉，和陶舍脫的詩，他的卡塔拉斯(註一)和浮吉爾的譯詩，那首詠愛特而史頓的山茱萸的詩，他的哀紐思德的輓歌，和贈給這許多年青女郎的情詩。這本彙集的詩冊選擇得很精密。這本書或

許會早就題上了：「喬洽戈登拜倫——Amatoria Omnia（偉大的戀愛）」。這個作者滿心驚喜的反覆讀着他自己的詩句。這本小書會給他帶來名譽嗎？依丽莎白畢高就是那麼相信的。

拜倫把這本題了亡命者的斷片的詩集，交給李劑，一個紐華克地方的印書人去印。當最先的兩本書印好了的時候，他把這兩本分送給畢高覺和白秋，可是那影響却遠非拜倫所預料和希望的。這位年青的牧師，讀着他朋友的詩集，當他讀到給瑪麗那首詩的時候，他竟震駭得那麼利害，他決定不讓拜倫來出版這本詩集。可憐的拜倫，他滿希望可以收到許多頌辭的，那知從白秋那兒却收到了一封用種不安的詩句寫的信，請求他禁止這本詩集的發賣。這是一個痛苦的打擊，不過他立刻便答應了，拜倫答應來銷燬全部的版本，並且就在那晚實踐了這個諾言，每一本都燒掉了，除掉那本已經寄給那時在愛丁堡大學的約翰畢高，和（很有趣的）白秋自己的那本，沒有燒燬。一個青年作家來銷燬他的第一部著作

是很難受的，拜倫竟勇敢的犧牲了。

接着，沒有失掉一天的功夫，他重又和這個印書館的人工作起來，抽出了「這首給我的可憐的瑪麗的不祥的詩，」於是在幾個禮拜以內，這本隨感集在一八〇七年正月裏出現了，「這本詩集」，他說，「是大半校正了和絕對純潔的」。

這個作者把他的詩集，分送給康橋大學的老朋友，和南井鎮上的新朋友，從康橋的朋友那兒，他接到了幾篇頌詞；在南井鎮上，這本書却掀起了一個風波。雷克洛夫脫家族首先開釁起來。有一首詩裏，曾提起了一個朱麗葉的名字，這會不會就是他們家裏的朱麗亞呢？還有一首題目叫做給雷史比亞的，拜倫對於愛情的傲慢的輕蔑的最得意的調子的一首譏諷詩，也當做好像或許也是說到她的，無論如何，全南井鎮上的人都是那麼說的，這是不能忍受的，朱麗亞的哥哥，雷克洛夫脫大佐，要求拜倫給他一個解答。拜倫跑去和白秋先生商量；孟托（註二）和第雷馬葛斯（註三）兩個人合草了一張縝密的答覆。可是這種卑賤的解釋的玩意

兒，那種假冒偽善的羞恥心，和那種由細微末節而起的綜錯的誤解，終後使拜倫對南井鎮憎惡起來。他對這個小市鎮，和那許多還沒到過大城市的人們一般懷了很多的恐怖。而這種小地方的侮慢，祇有寄寓到一個大都會裏才可以驅除掉。他是一逕厭棄住在南井鎮的，因為他在那兒過的生活一直是平穩無變化的，這是厭棄一種愉快的安閒的狀態；他這本書的出版帶來的這許多糾紛，是他的厭倦和歡樂的一個立刻的間斷。這是他的性格的一個特性，他很渴望一種騷動生活的刺激，可是當他找到了的時候，他却又恨起牠來了。畢高脫小姐，那個母愛的依利莎伯——「親愛的比斯皇后」他那麼稱呼她——變成了這在增長着的輕蔑裏的女知己：他憎惡這南井鎮，「你住的那塊該咒詛的，可憎的，可怕的，污辱的地方，在那兒，除掉你和約翰白秋兩個人以外，其餘的人就是把他們全體埋葬到阿刻瀧（註四）的深淵裏去我都不會動心的；要是我得到那深淵去，我都寧願獨自的跑去，而不願把那南井鎮的污辱的塵灰來染污我的草鞋。」他渴望着離開這塊地

方，他的母親也不留他。「拜倫男爵帶了他兩個僕人，和我住在一起已經七個月了，這樣養他們，我一個大錢都沒有撈到，他收領那一年百五磅的款子，全給他自己用。所以我這筆小小的滙款上，我是再也不能來養他，和他的兩個僕人了。」

(註一) 卡塔拉斯 [Catullus]

「? 84—54B.C.」羅馬的最大抒情詩人。

(註二) 孟托 [Mentor]

原出希臘傳說，係奧德賽之忠實朋友。

(註三) 第雷馬葛斯 [Telemachus] 希臘傳說，Odysseus 與 Penelope 之子，

成人後，他到巴斯達神前，去求問他久已失蹤之父親消息。歸來後父已先

至，乃將向其母親求婚之男人，全數殺死。

(註四) 阿刻瀧 [Acheron] 源出希臘神話，係 Gaia 的兒子。因為在 Titans 和 Ze

us 的戰爭裏，他供給 Titans 所要的水，所以 Zeus 後來罰他變了一條 Hades 河。Charon，度載亡靈，便是在他身上經過。

懶漫的時光

他爲了完成他的一本新的和擴充篇幅的詩集，這次是預備給更多的讀者讀的，他在南井鎮多住了幾個月。書名是換掉了，現在這本書叫懶漫的時光，喬治戈登，拜倫男爵，一個青年作。「一個青年，」——這幾個字是頗堪發噱的；他寫了一篇自序，他想這個一定會給他從讀者那兒得到寬容：「這些出產品，是一個年紀剛剛纔滿十九歲的青年的不大成熟的菓子，因為牠們都帶了一個稚氣的心靈的內證，這個，或許是不必報告的……所以我想給幾個和我年紀相彷彿的人看，這內容或許可以供給他們一些興趣；至少，我相信牠們是不會有什麼害處，從我今後的地位和專業上看來，我會第二次闖進遺文壇上來，是萬分不可能的

事了。……約翰孫博士對我的一個高貴的親戚的詩的意見是：「當一個有地位的人成了一個詩人時，他應該得到更豐富的酬報。」這幾句話在言辭上，既是很少力量，而對於雜誌的批評家是更少影響了；不過要是事情真的變了這樣，我都不願來使我自己利用這種特權的，我寧願受那匿名的批評家的最苛刻的批評，不願來得到這完全為了一個頭銜而攔來的勝利的榮譽。」——到他的詩集在一八〇七年六月裏出版了，他便立刻跑到倫敦去，自己去料理分派他的詩集給賣書的銷售的事情。

在倫敦的一個六月裏的晴美日子，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看到自己有一些錢，一個大的名聲，和一本剛纔出爐的自己著的新書，這真是够稱心的事，從此以後，那個「尊貴的和蘇羊似的夫人」便孤獨的遺棄在她那兒的鄙野的內地了；這個「該咒詛的」南井鎮是離開得遠遠的了；在那兒「比斯皇后」收到了許多封坦白的率直的信：「南井鎮是一塊該咒詛的地方，——我是和他斷絕關係的了，——

至少在一切可能性上，除掉你，在他的疆域以內，沒有一個人是我看得起的。你是我的唯一的理性的同伴；直截的說，我對你要比整羣的南井鎮人都尊重些，對於他們的缺點，我祇是聽從着他們的一般的癖性來娛樂自己。你對於我的詩稿的掛慮，比一千個洋娃娃使你掛慮的還要多。相信我，我沒有忘掉在這罪惡範圍裏面，有你這個善良性質的人；我自己相信我總有那麼一天，我會來回你證明我的感激的。」他是真誠的；那許多允許給他擁抱過的朱麗亞們和瑪麗們，他對她們祇有侮蔑；他的「血氣」和他的驕傲，使他來追逐她們，可是深深地在他最深奧的密藏的神龕內，那兒却潛伏着一個加利文教的小蘇格蘭人，固執着他對道德的敬重。

他現在最大的懸念，便是來曉得這本懶漫的時光會不會使他成爲一個詩人，他給這本書的成功喜歡透了。倫敦一個賣書的，他起初祇答應分銷幾本的，現在賣掉又再來多要幾本了。李劍，那個紐華克的印書人，在兩個禮拜內，一氣賣掉

了五十本。五十本——這真够神氣的了！不待說這許多讀者大部分是南井鎮上的人，不管他的一切的輕蔑，這位年青的詩人很好奇的想打聽他們對這本書的意見，「那一種女人來買這本書的？」他問依利莎伯。「在南井鎮上牠們受不受歡迎呢？」關於這許多可慮的陌生的倫敦的讀者的批評，那就很難來探訪了，拜倫送了一本給加利史爾伯爵，他回了一封很客氣的信，那種一個人決定不去看這本書，在還沒有翻一翻它便寫的客氣信。他的一個表兄弟，亞立山大戈登伯爵，告訴拜倫，他的母親，戈登的伯爵老太太，已經「買了這本書，和旁的上流社會一般，她對牠直羨慕到了不得，並且她想和作者來恢復親戚的關係。」不過她的好意並沒有實行，她從沒有來探視她的親戚一下。「在每家書店的玻璃窗內，我都看到我自己的名字，我不說什麼，祇是暗地裏享受着我的名譽，」有一家書店一下子賣掉了七本，七本——這是很不錯了！那個賣書的那麼說，拜倫也就很喜歡的相信他了。他是一個活動的作家，他自己勞碌着去分派他的詩集，到幾塊有

名的避暑地方去：「卡本特（穆爾的出版家）告訴我，祇是幾天以前，他們把他們的所有我的詩集，立刻銷完了，到書賣完了，都還有幾個人來問過要買，因為書完了，他們不能夠應酬客人，約克的公爵，海德福脫的侯爵夫人，戈登的伯爵夫人，等等，等等：都來買過；克洛史比告訴我，這本書到交了冬天，銷路還可以好些，夏季是一個買賣很不好的季節，因為大多數的人都離開倫敦，到旁的地方避暑去了。」有三兩個批評家，注意到了這本懶漫的時光：「在批評評論裏我簡直給他們稱讚得直抬到九霄雲裏去了，在別一個刊物裏，我却給他們大大的謾罵了一場，這樣對於書的銷路是再好也沒有了，他們告訴我，由牠在書報上給他們爭論着，這會防止給人家遺忘掉。况且，每一時代裏的傑出人物，都是嘗過這種滋味的。當然那最糟糕的也不要想逃掉這同樣的命運；所以我像一個哲學家一般的容忍着這件事。」

他仍舊很孤獨，很少的訪客到他住着的阿而培邁兒街那家杜倫旅館來探他，

他的一個舊時哈羅的教員，享別德勞烈，想來尋他，可是沒有找到。那時還跳出一個自稱是拜倫的遠親的男子，洛勃訖查理士達拉斯，他的妹妹和拜倫的叔父，喬治安松結了婚的，達拉斯是一個小說家和法文作品的翻譯家。他是一個嚴肅的男子，他相信一個作家的目的，祇是「宣教師和道德家的補助者。」他知道懶漫的時光是一個親戚做的，他便買了這本薄薄的詩集。讀了以後，他寫信給拜倫：「我的男爵——幾天以前差人去書店把你的詩集買了回來。我帶了我所不能描畫的快樂讀了它們，我覺得我再也不能忍住，來向你對一顆那麼真詩人的心的流露，作一個稱頌。……你的詩，我的男爵，不單是像作曲那麼美麗；——牠們還表示着一個給義理燃燒着的，和道德調和了的心，這是那無限的更高的價值：我毫不疑惑的，你給爵位的榮譽，定會比那爵位所能帶來給你的榮譽多些。」

這倒真是一封滑稽信，這個年青的諷世家一定會那麼想了的。可是達拉斯是第一個注意到拜倫的作品的作家，所以他收到了一封謙恭的回信：「雖則我們的

刊物的檢稿官，近來是很不平常的寬厚，我承認從一個共認天才的人那兒的一個稱頌，是更加逗人歡喜的。不過我怕我會喪失掉一切公正的主張，要是我不謝絕這種我不應得的讚賞。……我對於道德的主張，是那麼不幸地短少，雖則我很喜歡來應受，可是我仍不能接受你在這一點上的稱贊。我的短期生活裏的事實，一還是那麼簡單的一種性質，雖則那普通稱作榮譽的自尊心，已經（我並且信託將來一還是如此的，）阻止我來把一種卑鄙的和懦怯的動作，來污損我的名字。不過我已經給人家當作一個放縱生活的崇拜者和沒有宗教的信徒。……在教義方面，我是寧願崇奉孔子而不是十誡，（註一）蘇格拉底斯而不是聖保羅。（雖則後邊兩個在他們的結婚的意見上是相同的。）在宗教方面，我是贊成天主教的解放，不過不承認那教皇。……我把道德，普遍地說，或是那逐個的道德，在性質上，每一個道德祇是一個自覺，而不是一個原理。我相信「真實」是上帝的主要的道德，而死亡是一個永久的睡眠，至少關於身體方面是這樣。你在這兒，可以看到

那邪惡的喬治，拜倫男爵的意見的一個簡單的縮影：等我得到一套新衣服時，你便會感到我是穿着得很難看的了。」——這封信使這位嚴肅的達拉斯充滿了歎賞和困窘。

沒有什麼東西再會比做一個作家那麼適意的了；拜倫已經開始計劃着將來工作的大綱。他想來蒐集蘇格蘭高原的介蠟，勘探這族的古遠的傳說，和再把幾首古詩翻譯成現代文字，這本書他可以用「深谷裏的豎琴」或是同樣入畫的什麼題目」來發表的。他還有用波士委戰場（註二）來寫一首史詩的企圖；不過這是一種三年或是四年的工作。或是來寫幾首赫克拉（註三）火山的詩？可是他那時却又把詩的榮譽的桂冠暫時掛了起來，去修練游泳家的桂冠了。在傑克孫的警密的眼光下面，他從拉謨波斯游到泰晤士河，來作一次三英里距離的游水。雷韓德那天也在那兒洗澡，在他重新穿起衣服的時候，他看見一個頭，像一個浮標似的，在水裏面浮上浮落，同時在一道堤岸上，有一個樣子很尊嚴的漢子，看牢這水裏游泳的。

那個站在乾岸上的便是傑克孫先生，那個時行的拳教師；那個浮標是喬治戈登，拜倫男爵，一個未成年的青年。

(註一)十誡(Ten Commandments)

上帝在西乃山上頒賜以色列人之十條誡律。

(註二)波士委戰場 Bosworth Field

一四八一年之戰場，地近英國Leicestreshire的Bosworth、Bosworth
係一市鎮。

(註三)赫克拉火山(Mount Hekla)

愛斯蘭 Iceland 的火山。

第十一章 三一學院的劍客

重回康橋

他對生活怎麼辦呢？這不能就在游水和做詩中間消磨過去的。在六月末了，他到康橋去，照他想，是去和這間大學告別的；他重又看見了三一學院的堂皇的庭院，後邊平滑的草場。他竟會變得那麼瘦，那麼輕靈，不論學校裏的教授，他的同學，連那個門房都不認識這個一年前那麼肥胖的青年了。一種嚴格的和競技的訓練，把他變成一個青年運動家的模樣。他的顏色，是那種「一隻美麗的乳色玻璃的花瓶，裏邊再點着燭火的顏色」，他那透明的顏色，給他的一種略帶銅色光澤栗色頭髮一襯，（他現在長大起來，他的頭髮也沒有前時那麼紅了。）格外

顯出他的美貌。同樣的他那對藍灰的眼睛，在他的低垂的長黑的眼睫毛下邊，老是憂鬱地往外邊瞧着，不認識他的同學，都用種羨慕的眼光，看好他在耐味兒院的修道院一帶躑躅着。

在許多不認識的同學裏邊，他偶而看到一個他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面的，同時對方也遲疑地看着他，這是他先前在一起合唱着讚美詩的愛特而頓，他差不多就要離開康橋了，——他是窮苦的——預備到倫敦一家商店去找求一個位置。拜倫給這次會見，很受感動，他送給愛特而頓一筆錢，加入這家商店，這樣他可以變成一個股東；或是到拜倫成年了，他可以離開倫敦，來紐思德和他一起住。他把那時的熱情的復燃，告訴，「南井鎮的比斯皇后」；「真的，我愛他比愛旁的人都利害些，不是時間或是空間，可以在我的（照普通的情形說）易變的性情上發生絲毫影響的。總之，我們要使伊蒲脫妻夫人和潘松柏小姐扭扭，匹拉第斯（註一）和鄂勒史底斯（註二）慚愧，別的什麼都不用，祇要像尼蘇斯（註三）和攸爾

雅勒斯(註四)的一個收場就好了，我們給約拿善(註五)和大衛得(註六)是不會視同陌路的，他當然依戀着我，或許比我的依戀他要熱烈許多，我住在康橋的整個時期，不論冬夏，我們天天都要會見的，從沒有一次感到厭倦過，在每次分手的時候，總是一次比一次的變得更加不捨，我希望你有一天會看見我們兩個在一起。雖則我喜歡的有許多人，可是他是我唯一看得起的」，依爾納蒲說妻夫人和潘松柏小姐「依朗加倫的兩婦人」是兩個有名的，直到死住在一起足有三十年，不能分離的女人。她們穿上了男子的衣服，戴上撒了香粉的假髮，看起來「活像兩個可敬的老年退休的牧師一樣。」)

(註1) 匹拉第斯 (Pyraides)

Agamemnon之姪、Electra之夫。

(註2) 鄂拉史底斯 (Orestes) Agamemnon與Clytaemnestra之子，他後來將

母親及其姦夫殺死，以報父仇。

(註三) 尼蘇斯 (Nisus) 希臘神話，Megara 之王，後其城被圍，戰死，變一海鷹。

(註四) 攸爾雅勒斯 (Euryalus)

三妖女之一，其髮如蛇，使見者立爲化石。

(註五) 約拿善 (Jonathan)

Saul 之長子，以與 David 之熱烈持久之友誼著名。

(註六) 大衛得 (David)

猶太與以色列國王 Jesse 之子，耶路撒冷 Judaean 朝的創建者。

史京納馬太

因為拜倫離開康橋大學已經整整的一年，所以他那幾間佈置得怪華麗的房間，便讓給一個同學——史京納馬太住下了。拜倫跑來會見他，結果他發覺對方竟是他挺合適的，馬太是一個博學的和聰慧的青年，又是一個會用拉丁文和英文做文章做得很好的作者，他是出名的驕傲和難交結的；可是他卻給拜倫一個很愉快的歡迎，這個，拜倫很親切地接受了，當這幾間房間讓給馬太住的時候，他的舍監曾告訴他：「馬太先生，我請你十二分當心，不要損壞任何的傢私，因為拜倫男爵，先生，是個脾氣很壞的人呢」這幾句話使馬太感到了興味。當朋友們跑來看他的時候，他老會警告他們很小心的去握那門上的把手「因為拜倫男爵，先生，是個脾氣很壞的人呢」他用種有趣的譏諷的口吻，引用這句「脾氣極壞的」話來致敬他的「地主」。在馬太的房間裏，拜倫又碰見了幾個同樣有智慧

的同學。他現在才想到，要是在康橋這種團體裏生活，那一定要比他大學一年級那年過的生活，豐富得多。他的趣味，使他傾向到唯智主義，他的傲慢，却使他傾向到放蕩生活裏去，在這幾個新朋友裏面，他找着了一種高尚生活和高尚思想的愉快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會使人變得聰明而沒有什麼不滿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啊，他沒有早些認識他們？其實那是很容易明白的。他在康橋第一年的時候，他們是一逕看不起他的。他那時是什麼樣的呢？一個小胖子，怕羞而又倨傲，却又沒有半點理由可以使他藉口驕傲的。他那時一逕是被擯棄在難堪的孤獨裏，不過現在他是一卷詩的作者了。這本詩集，因為有一部分是述及這所大學的，所以在康橋也有人讀，他的同學也就另眼看待他了。他覺察到這點，他喜歡了，並且他決定在明年十月裏再進康橋來繼續讀書。

四劍客

下一學期他收回了他的房間，從此以後，他便是這一夥忠實朋友的一份子了。那兒第一個有拜倫很崇拜的馬太。在他讀書以外的時間，馬太有一種幹些輕浮的玩意兒的嗜好。他同了拜倫在深夜裏跑出康橋去，在做生意的窗子下，亂噪了一陣後跑掉，他是一個學者，同時他又喜歡擊劍，打拳，和游泳，——不過拜倫那個專家，批評馬太的游水姿勢太吃力了，他的身子躍出水面太高，並且告訴他，要是他一還是這種姿勢游水，他是難免要溺死的。馬太，在那方面，是拜倫的思想上一個有力的和深入的批評家，並且達到打碎拜倫的亞坡頓人學說的留戀的殘骸，馬太什麼都不信仰，他把上帝和魔鬼一併嘲笑著，選讀服爾太（註一）的一課，已經把拜倫從童年時候的信仰剝奪了；現在馬太的勇邁的意見，更加堅固了他的懷疑主義。

他在康橋最後一年裏另一個密友，是完全不同的。約翰楷姆何勃霍斯，而利史他爾的一個有名的商人的兒子，是個屬於非國教徒這一派，並且有很激進的民權思想的青年；他和馬太一般，是一個學者，同時又是個古書的愛好者。他正在忙着一篇關於獻祭的起原和目的的論文，——「你的那篇關於臟腑的論文」，拜倫那聲叫他——他是一個團體娛樂生活的熱心參與者，不過帶了一些謹慎的自持心，不讓馬太看見。當旁的人都去游水的時候，他却騎了馬去打獵，——一種指明他們中間某種隔閡的事實，馬太的古怪的心情，並不怎樣完全適合於何勃霍斯的胃口；何勃霍斯也是個懷疑者，不過是一種嚴肅性情的懷疑者，馬太是個信服的民權黨員，他在同學裏組織了一個民權黨員團體，又組織了一個「友會」，何勃霍斯因為這兩個黨不斷的內訌，在幾個月以後他便退出了。他對波旁皇族充滿了恐怖，他不久便和拜倫親近起來，因為他們兩個對拿破崙都是很羨慕的。實情是因爲何勃霍斯有種根深蒂固的，天生的，偏好那人生的嚴重方面的情形，和他

已經在大學裏養成的小小政治活動。他是一個正直的朋友，他把你的過處當你面批評，可是從不向旁人談起。馬太和何勃霍斯交換着有趣的諷刺的信件：「何勃霍斯，你的抑鬱的心情。……」當拜倫來康橋的第一年，何勃霍斯一還是躑躅這個騎馬騎得很壞，而又蠢得不堪的戴上他的白帽子和披上銀灰色的披風，來使人注目的跛腳闊少爺的：不過何勃霍斯對詩却有種嗜好，他在懶漫的時光詩集裏，認識了作者在萌芽期中的天才。拜倫對於女性的那種反覆無常，他認為祇是一種男性的和溫柔的放縱。在拜倫朋友的小小團體裏，何勃霍斯是常識的代表；馬太是空想的代表。

這四劍客最末的一個，支配着一八〇八年的三一學院的是史克羅澂李特馬戴維斯。在他的舉止和穿着上，使人想起了那個美男子，喬治布魯美爾。他的服裝是沒有一絲華麗的。他又是鎮靜，又是沉默，可是一肚子的機智，用一種冷淡的，諷刺的聲調來談着，這種聲調，給一個口吃得很利害的人，祇是增加了魔

力。在水上競技裏，戴維斯是拜倫的主要的勁敵。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化費在賭錢的桌子上，錢贏得很多，是一個穩固的精密的老賭客，拜倫對於賭博沒有天生的趣味，他去賭錢，祇是爲了使戴維斯喜歡；因此引起何勃霍斯的教訓來：「：：你得拋棄這賭博；我每夜都可以看到你在市上和最醜惡的一流人物聚在一起，——有什麼事情會比這再可怕些，再不合宜些嗎？我這回要感傷的說，*Non igna ra mali miseris*等等。我就不懂有什麼東西會引誘我再到那種可怕的場所去一次的。或許這也是好的，因爲我們可以多熟識了些罪惡的範圍，我們以後可以更熱烈的來禁絕牠。：：：」可是何勃霍斯是屬於這個團體裏的一個少數數派的，而這年在三一學院的生活也就飛快的過去了。拜倫又結識了一個有馴伏了的熊的樣子的新朋友。當學校當局問他來這裏想得到些什麼的時候，他告訴他們，「來撈一張文憑的」——一個不會給他們十分賞識的回答。那時打倫敦那兒，有一連串的騎師，錦標拳擊家，賭徒和女人，請了來和「我的拜倫」晚餐。可是這個可貴的何

勃羅斯仍舊保持着對拜倫的懇摯的尊重。——那是真的，在這個被剝奪掉一種正當教養的青年人身上，是的確沒有什麼卑鄙的東西的。他的勇敢是無限的，他常常都有種爲旁人急難的熱烈願望，和對比他低下的人的同情心。在他每季一百二十五磅的年金裏面，他總要抽出五磅來給墨累，他的紐思德的僕人。他是個慷慨的施與者，他從沒有給自己留下一個大錢的儲蓄。他祇是不斷的借債，他的債額的總數，直升高到使人看了眼花了。「要是可以的話」，他寫信給漢森，「我會把我的爵位去變賣現錢的。雖則我怕將來下去，這頭銜會連二十磅都不值的罷？要是我是個伯爵……可是一個男爵的爵位，祇能換十磅，或許是十五磅，這筆數目在我們沒那麼多的錢的時候，也就是一筆好看的數目了」。

到一八〇九年正月，他積欠的債，已經超過三千磅，包括那猶太人的三百磅，拜倫夫人的八百磅，和旁的地方的一千磅；在三月裏他寫：「我祇是和你说，我是該咒詛的拖上了債務了；我的債務，一切都包括在內，在我滿二十一歲

以前，大概是九千或是一萬磅的模樣」。

(註一)服爾太

法國的大哲學家，歷史家，戲劇家與文人。

匿名的批評

他就這般過着這艱苦工作和浮蕩生活的日子。懶漫的時光都賣完了，他預備再出一本新詩。不過他這詩人的性質，常常受他那俗人性質的怪想和詼諧的支配；他隨了他那不時在變換的喜歡或是憎惡，增刪他的詩集。在不久以前，他便風聞到在愛丁堡評論上，那本蘇格蘭最大的民權黨員的機關雜誌，已經須備好一篇攻擊他的文字；在賈蘭夫人家裏，已經有幾節宣讀過了。再也沒有旁的東西，可以使拜倫更痛苦的了；可是他一逕抖擻了精神等待着那番廝殺。他寫信給白秋說：「告訴拜倫夫人不要對他們不高興；祇要決心對他們準備作最大的敵視

便可以了」。

這篇文字直到一八〇八年二月末才出現。拜倫不安的翻開來讀：「這位年青的男爵的詩才，可說是屬於那種既不配說是天神們的，也不是凡俗人的一類。真的，我們記不得我們所看過的任何一卷詩，從正當的標準的任何一方面講，是有那麼少的錯誤的。他的流露物，是展開在一塊荒枯的淺灘上的。再也不能上升一分，或是比這水平面低下半寸，要是牠們像有那麼多的停滯的濁水的時候。因為想對這罪過來作一個減輕的辯護，這位高貴的作者，特別乞憐的，提出他還是個未滿二十歲的少年。我們可以在這卷詩的裏封面和卷面這兩頁上找到；這幾個字緊跟在他的名字後邊，像是他的詩格的一個精彩部分似的。……他的意思差不多是說，「瞧哪！一個少年竟會寫出那樣東西了呢！這首詩的的確確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年做的，而那一首還祇是十六歲那年！」不過，可惜得很，我們彷彿還記得考萊（註一）在十歲便做詩了，蒲伯（註二）的年紀就大了。在十二歲。聽了他的

話，非但沒一絲可以驚奇，這許多糟透了的詩句，還是包括一個從中學畢了業，直到他離開大學的青年時期做的呢。我們相信這題材，是一切題材裏最平庸無奇的一堆，這是在英國讀過書的十個人裏面，倒有九個人經驗過這種生活的；而那個第十個人，還可以比拜倫男爵寫得好一些」。

這個匿名的批評家，繼續用拜倫的貴族頭銜，來做他攻擊的目標；於是又告訴拜倫，那排好韻腳，數住音節這玩意兒，並不就會構成詩的整個藝術的；最後又把拜倫在序言裏的語調嘲罵了一頓：「對於這位高貴少年的詩的一切批評，都會變成過去的，我們似乎應當收受下來，並且感到滿足的了；因為這本是我們永遠可以看到的最後的一本。他是盡了他的力來寫的了，他說，這不過是到班奈蘇司山（註三）路傍的樹林裏來的一個闖入者；他像許多完全受到良好教育的詩人一般，他是從沒有在一間閣樓上住過的，」雖則他曾在蘇格蘭的高原上，像一個無憂無慮的山裏人一般漫遊過，」他近來却沒有享受過這種幸福。還有，他是不

希望從他的詩集來賺什麼錢的；這本詩集到底成功了沒有；「這是萬分不可能的，從我今後的地位和和專業上看來，」他一定要很謙卑的重新來做這作家的罷。所以還是讓我們收了我們已經得到的，並且多多道謝罷。我們這批荒愴，有什麼權利來想好東西呢？我們從一個在男爵地位的男子，得到了那麼多的寶貝，我們是已經够稱小康的了，他並不是住在一間擱樓上，而是紐思德教堂「有管轄權」的人啊！。

(註1)考萊 (Cowley)

(1618—1667)英國詩人

(註2)蒲伯 (Pope)

(1688—1744)英國詩人

(註3)班奈蘇司山 (Parnassus)

希臘大山之一，在Delphi境。此係希臘聖山之一，崇奉亞坡羅及妙史等神。

打敗了

這是一篇可憎的文字。這種儘握住了這年青人的頭銜來指摘侮辱的固執的方法，祇是一種反裝縉紳先生的勢利行爲，比那普通的方法顯得分外蠢笨。牠的語調缺少一種尊嚴性和適合性。拜倫讀這篇批評的時候，給他完全氣昏了；一個客人剛巧在他讀完的時候進來，看到他那種衰頹的樣子，這個客人問他是否剛纔決鬥了一場回來。那晚他和史克洛澆賊維斯在一起晚餐，他連喝了三瓶紅葡萄酒，想來把他的狂怒的火焰澆滅下去；可是什麼東西都不能驅除他的痛苦，直到他把他的憤怒，寫進了他的詩裏去，他一口氣直寫了二十行，他才覺得平復一些了。

這篇醜惡的攻擊文字的作者到底是誰呢？直有許久，拜倫猜是澤立夫，那愛丁堡評論的編輯；不過事實上確是亨利布魯安，一個很惡毒的漢子，他批評一個

物理學家不比批評一個詩人的本領差些，他的那篇批評湯姆斯揚（一）的光的波動學說，和這篇懶漫的時光的批評，語氣的粗暴和不適當，真是恰巧無獨有偶的絕對兒。

拜倫的第一個念頭，便是去完成一篇對抗他的敵人的諷刺詩，趕早的發表出來；幸而最後他看到還是等待一下，因為最利害的抗爭，是去做一本真真優美的詩集。『拜倫夫人會爲了這件事那麼煩惱，我真是難過。至於我自己這方面，「這許多腦髓做的紙彈子，」祇是教我站穩了開槍罷了。』他們又給他找到了一個新朋友，法蘭西士何其遜，一個皇家學院的年青的大學生。

在一八〇八年七月四號，拜倫受了文學碩士的學位，離開了康橋。在這最後的一年，他的內心有了一個重大的轉變。在哈羅是一個情感的時期，幾乎是多情的，癡戀的；康橋却使他認識了智力上的友誼。在這懷疑的大儒學說的冷淡的興奮的空氣裏面，他自由地呼吸着。同了何勃霍斯，戴維斯，馬太在一起，他可以

使他自己看到無憂無慮的沉在友愛裏，而終久是自由的。不過有了這種童年在他後邊，那個人會永遠自由的嗎？

(註1) 湯姆斯楊(Thomas Young)

(1773—1829) 英國的科學家。

第十一章 研光的骷體頭

「誰都喜歡任何罕有的東西，即使牠是苦痛的。」

——謝多勃朗

母親的憂慮

差不多有好幾個月，拜倫夫人在南井鎮的雜亂的住屋裏，渴望着她的快要成年的兒子第二次的歸來。她對他的感情，完全像她以前對她的可畏的丈夫一般。她怕他，她崇拜他，她咒詛他。要是這個混有戈登族血統的新「拜爾——爾——倫」到他做了財產上的主人的時候，他要幹些什麼呢？一個「怪癖的男爵」，和一個「瘋狂的傑克」的混合物，要怎樣來管理這紐思德呢？而她，這個節儉的

寡婦，原可以靠了她的——一年一百卅五磅，不欠一個小錢的債來過活的。——爲什麼她一定要對這家揮霍的父子們，常常負責呢？

在拜倫未成年時期的最後幾個月，漢森給拜倫的接二連三的信鬧到頭昏了。洛芝得爾產業問題，無論如何是要解決了，這樣可以給拜倫多弄一筆收入，要不是那樣，他會去幹些傻事的：「雖則我和旁的人一樣，對我的兒子的才氣有一種敬佩，不過我也很明白，聰明人對錢常常都是最不節儉的。」

那幾個辦理洛芝得爾產業案件的律師們，收到了許多封語氣最侮辱的信件：「我要老實不客氣的問你們，我的兒子怎樣會允許給你們和漢森先生一起來打劫的？」這或許會是很確實的；不過這些粗野的句語，把律師們都激惱了，這語調完全和先前使加利史爾伯爵避開她的一般。他們對於拜倫的事情都厭倦了。漢森在信紙上題了一句眉批：「多麼莽撞啊！」真的，她是莽撞的，這個可憐的寡婦；可是你教她怎麼辦呢？她既不懂柔順，又不懂機巧，她祇是一個戈登族人，

有的是一切的狂暴，況且她還有一個痛苦的煩惱的負擔呢。譬如，在拜倫回到這座教堂以前，一定要設法教露麗的葛萊男爵撤開了。「因為無論如何，我總不能讓他們在一起，因為他們誰都是那麼怨恨着誰的，要是讓他們在一起碰見了，我不敢斷定他們一定要爭吵的，而且爭吵的結果，或許會變得很嚴重。」祇有天曉得，葛萊男爵會把紐思德糟塌到那地步：「我自己沒有去看紐思德。不過全村的人都在那兒講，說這樣一個有上流身分的男子，會把住的地方踐到那一種齷齪的情形，這真是使人厭惡的。」

這個男爵現在從康橋回來了。她心上最掛念的問題，便是他會不會請她到紐思德去住，給他照顧屋子。他回來了，他通知她：「親愛的老太太，我現在還沒有什麼空床鋪，可以給漢森家屬，或是旁的什麼人住。……我要照了自己的方式住下來，愈清靜愈好。到我把一切房間都佈置好了，我再來歡迎你：在現今，這會對雙方都是不適宜而又不舒服的。在三月裏（最遲是五月），我便要離開這兒

到波斯去。直到我回來以前，你可以一逕做着我的住客。你大概不會反對我這個把我的邸宅給你住的辦法罷。一

詩人的住屋

他當然看到紐思德是在一種不可信的頹廢和塵灰裏面。在樹園裏，「他的」橡樹——這顆樹，他一逕相信是和他的命運關連着的——差不多給高茂的亂草闖住，快要枯萎了。他給他斬除了圍繞着牠的野草，保護牠，救活牠。可是來修葺這整座廟宇，會是一件傾家蕩產的冒險，同時又沒有什麼用處。他給他自己佈置了一間臥室。在這臥室中央，擺着一張用中國綢做帳幔的有頂的四柱大床；他掛了幾幅印畫掛在牆上：傑克遜，那個拳教師的，着了漂亮的藍色衣服；一張老僕人墨累的照片，——除掉他的狗以外，這是他所愛的唯一的動物。（照他自己那麼說）——有幾張便是哈羅和康橋的校景照片。皇帝的肖像，三位一體的聖

像，耶穌的聖像——，他那種給他的家神們圍繞着的需要，是奇怪的。這會是因爲他在童年，便已經覺到那麼孤獨，那麼見棄的嗎？他開始憎惡那許多陌生人和陌生地方：不過到他和他們一朝交接了，他們便變成了他的自我的一部分，並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了。

從他的窗口，他可以看到那帶湖邊，滿長了蘆葦的堤岸，天鷲，那個偏僻的男爵遺留下來的礮壘的雉堞，和抹着濃淡的樹木條紋的美麗的小山。一扇房門是通到那間有鬼的房子去的，——一間空洞的石室，一個膽小的女僕，在那兒會時時撞見一個戴黑色毗盧帽的和尙。一道暗梯，直通到下邊另一個房間去，他把那兒用來做他的書房和會客室。還有幾個房間，是爲了朋友來住而設的。可是其餘的許多地方，那些長條拱頂的迴廊，那許多修道的禪房，都仍舊擱在荒涼頹廢裏

他是多麼喜歡這紐思德啊！他從沒厭倦它過：現在他差不多可以整天的躺在

一張沙發上，推敲着詩韻，或是草一首詩稿了。現在他可以到園裏去，靠着他喜歡的那株給怪僻的男爵斬倒了的橡樹來工作着。現在這樹樁是遮滿了常春藤的葉子，變成一張天然的書桌了。

死灰復燃

他不想去認識這許多鄰近的紳士們；有幾個曾經來拜訪過他，可是他從沒去回拜過。可是一張從安娜斯里來的請帖，他却受下來了，因為他很想去受一下再看一次他的馬麗，那個嫁了的，現在是莫士德威華斯夫人的，這個難受的試驗：「我在一個婦人的身旁坐着，這婦人，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便對她會像普通的男孩子一般的戀慕過，差不多愛得比一個成年人都利害。在我去赴會以前，我便看到了這層，我決意要裝得勇敢和冷淡的樣子來談話；可是事實恰巧倒了過來，我失掉了我所有的勇氣和我的冷淡，就是連笑我都沒有拉開嘴唇來笑過，更

談不到講話了；那個女人和我一般的可笑，這使我們比裝成隨便冷淡的樣子更惹人注意。你可以猜想到這一切最胡鬧的情景的，……我們真是怎樣的傻子啊！我們像小孩子一般爭着一件玩具，這個，我們非直到打碎了牠是不會滿足的，雖則我們，像他們一般，又不忍把牠拋進火堆裏去的。「一個奶媽抱了一個兩歲大的女孩子進來。當拜倫看到這個祇還捏模了一半的小臉龐上，已經有她父親的那種強毅的動人的容貌，和那對他在皇冠山時常凝視着的眼睛時，他心痛了。他看了看這個做丈夫的，這個時常誇口除掉魯濱孫 飄流記以外他從沒有翻過第二本書的壯健的漢子。幾隻狗在附近的狗窠裏吠着。瑪麗一個字都不說。她偷偷地在觀察着拜倫變得瘦長，變得漂亮了，等到他回到紐思德以後，他頹然的倒在沙發上，寫了五節詩：

「啊，你是快樂的，我覺得

我也應該爲了這樣快活。」

因爲我的心牽掛着你的幸福，
依舊是像往常那般熱烈

在傍晚我見到你寵愛的女孩，
我覺得我妬忌的心顆快要破裂；

這個嬰孩天真地拉開嘴笑了，

爲了她的母親，我還是吻了吻這小孩，

我吻了吻她，——抑住了我的嘆息，

在她的臉上，可以看到她父親的形迹；

可是那兒有了這對母親的眼睛，

這便是一切了，對於我和對於愛情，

瑪麗，再會了！我定得走開；

你幸福了我也就不再怨艾；

傍了你我永遠不能諱靜的住下；

我怕我這顆心會重又燃燒起來。

去罷！去罷！我早年的夢影

回憶永遠不許蘇醒：

啊！那兒才是離思的遺忘仙泉？

我可憐的心，靜着罷，不然就要碎裂。

他唯一願意看見的人，祇有他的康橋大學裏的幾個朋友。他向他們誇耀着他的寺院，何勃羅斯第一個跑了來，拜倫和他住得很開心；他們中間有種譏嘲的懇

擊地粗直的友誼，他們住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像一對年久的忠實的同伴般工作着，各人做着各人的事情；拜倫寫他的諷刺詩，這個他一天一天的老練和尖刻起來了；何勃霍斯給他傳染了，也在寫着一種哲理詩，到他們寫東西寫得疲倦了，便大家剝去了衣服，跳進湖裏泗水去，要是天氣太冷，他們便在那個拜倫自己設計把僧房改築成的古怪的地底池裏洗澡，他們把訓練波斯王，那隻紐芬蘭種的狗，來當做娛樂。拜倫和衣跳進水裏去，裝做快要溺死的樣子，等他的狗來救他，在餐桌上，年老的墨累服侍着他們：在吃完飯以後，何勃霍斯常常看到拜倫注滿了一杯馬地拉島的上好葡萄酒，從肩頭上交給站在他椅子後面的墨累，帶着滿臉親切的顏色說：「喝罷，我的老朋友！」

是一種愉快的生活。不過住在安娜斯里隣近，仍舊是痛苦的，和一個先前愛過的女人住在鄰近，這差不多是不能忍受的。她看見這個她先知道是多麼熱情的男子，現在是那麼冷淡無情，在她的驚愕裏，她表露出了更多的柔情；「希

望」，那個最倔強的情感，重又慢慢地拾起頭來了。不過這受騙的知道那是沒用的了，最好的救藥是逃亡——拜倫預備在春季便出門去，他在到安娜斯里去的探訪裏，提起了他要出門去旅行，當瑪麗天真得什麼似的問他爲什麼要跑開時，她得到了下面幾首詩的回答：

當亞當從埃甸的園亭遭了放逐，

他曾傍着園門有好一會躑躅，

每樣情景都使他憶起了消逝的光陰，

叫他咒詛着他將來的命運，

這樣，夫人！這就是我的情形，

我得不見到你美媚：

因爲，當我在你身邊逗留

我會追慕着我當年所知的一切。

當然最好是我得逃亡，

逃出那誘惑的陷阱；

我不想看見我的天堂。

要是沒有住在那兒的願望。

拜倫很當心的不讓這許多詩給何勃霍斯看見；何勃霍斯對於感傷主義有種種的嫌惡；他最崇拜的詩人是蒲伯，那個譏刺的，半溫不熱的蒲伯。

一隻狗的墓誌銘

可憐的波斯王生了狗癩病了，拜倫像對一個朋友似的那麼服侍牠，他用自己
的手，去給牠擦乾從牠張弛着的下巴滴出來的流涎，這隻紐芬蘭的狗，一直到

死，和他是親愛的，牠不咬別人，祇咬牠自己，到牠死掉了，拜倫說：「現在除掉老墨累以外，我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一直有許多時候，他一逕說着他願意和他的狗在一起埋葬了，最後他的注意，轉到墳墓的建築上面去。他用種奇怪的和特有的侮慢的態度，把狗的墓碑豎在那許多和尙禮懺的頹廢了的禮拜堂的聖龕裏去。一道寬闊的弧形的石級，直引到一塊鑄鑿得很精美的石柱，那是支承着一隻古老的遺骨甕的，石柱下面刻着一首墓誌銘。這碑的美麗的輪廓，襯着這破舊的尖拱形的窗子顯明地兀立着，在那石柱的一面，他刻着：

「就在這兒

藏埋了一個的遺骸

他有美而沒有虛誇

有力而沒有傲慢

有勇而沒有殘暴

他有人類一切的美德而沒有他們的惡行

這讚語會變成無意味的諛辭

要是銘勒到人們屍灰的上邊

這祇是一篇公正的頌辭紀念那隻

波斯王，一隻狗

生於紀元一八〇三年，五月，紐芬蘭

死於紐思德教堂，紀元一八〇八年，十一月，十八。」

拜倫告訴祖墨累，將來他會把他葬在這同一的墓穴裏，可是墨累並不顯得十分熱心，「要是我會確定也葬到這兒來，」他說「我真會什麼都滿足了；不過我就是不願意和這隻狗躺在一起，」

在一八〇九年，正月廿二號，紐思德的拜倫男爵慶祝他的成年，在這教堂的庭院裏，整隻的牛燻燒了賞給他的奴隸吃，在夜裏又舉行了一個跳舞會，那個從

倫敦趕下來給他主人慶祝的怪莊重的漢森，也夾在裏面跳舞着。拜倫夫人寫了一封憤激的信來痛斥這筆奢侈的墮費，至于這位年青男爵自己呢，他却在倫敦，祇吃一些雞蛋，火腿，和一瓶啤酒，——一餐節儉的飲食，就是這些，却已經是拜倫犯了他的嚴格的養生規則了。在他成年的前夕，他聽到了他的朋友愛德華龍的死耗，他是在去立司朋的路上，遭了沉船之難而溺死的。拜倫重新翻開了他的陳舊的學校手冊，他的哈羅日子的希臘文記錄，在這簿面上還寫着，這不過是四年前的事：「懷特曼坐在我左邊，龍坐在我右邊……」他加上了：

“Eheu fugaces Posthume! Posthume!

Labuntur anni——”

（唉！年華是流水般的飛逝……）

一八〇九年，正月九號拜倫——這兒提起的四個人的名字，一個是死了，別一個在遙遠的異國，大家都分散了，離開他們在校裏坐在一起的生活還不滿五

年，而且沒有一個現在是滿二十一歲的。

在他的青年時期，墳墓已經佔據了一個奇怪的早熟的地位了，他不再在那個他不認識的皮比墓上幻想了，可是現在他却在這隻狗波斯王的墓上——在他自己所佔有的墳墓上，幻想着他逝去的朋友的安眠地方，幻想着埋葬了他童年之愛的地方，生命就像這樣，這許多拜倫族人是命裏注定不幸的，果然是這樣，那麼就由它去罷，祇要藐視命運便得了，達拉斯，那個有責任心的達拉斯，在拜倫成年的那晚，跑到他的旅店裏來看他，看見他精神很煥發，——談起宗教問題來，比先前更加輕薄了。

拜倫男爵受貴族院出席權盛典

現在英國可以留戀的東西，什麼都沒有了，祇有離開它，柯勃羅斯還答應了同他一起出國。可是到那兒去呢？拜倫是沒有一定的主見的，到東方去——到波

斯去——到印度——或者是到熱帶去，那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祇要他能够把安娜斯里底舊記憶，債主，一切都拋在後邊遠遠的就算了，在異國他沒有什麼羈絆。那個富孀會變成了一個在遙遠地方的模糊影像；無論如何，在他離開紐思德的當兒，讓一切事情都歸她辦去，他現在祇要來安置幾件緊要的事情。

緊要事情裏的第一件，便是他的諷刺詩的出版。這本書終究是完成了，燦爛的，充溢着狠毒，這本書是那麼惡毒，這個受了委託去找一個印書人的達拉斯，直跑了不知多少家，終後才算給他找到了答應來承印的一家。這本書裏，非但那些蘇格蘭批評家給他一古腦兒罵得狗血噴頭，同時連多數的英國詩人都罵在裏面，就是那個湯姆斯穆爾，從前給這個哈羅青年崇拜得什麼似的詩人也是不免；還有他自己的保護人，拜倫現在對他懷着新的不平的加利史爾伯爵。加利史爾非但對於那本懶漫的時光詩集的獻奉毫不答謝，反寫了一封冷淡得什麼似的信。還有，連他的被保護人最簡單的請他幫忙的請求，都給他推躲得乾乾淨淨的，因為

他現在是已經成年了，他可以去貴族院正式的受他的出席權了；在這種儀式裏，照例是應當有一個親戚或是朋友伴着這年青的貴族去的。他寫封信給加利史爾伯爵，他收到的回信，祇是些忠告的話說，所以在三月十三號，拜倫便獨個兒去了，去受貴族院的出席權去。

那個殷勤的達拉斯是他的唯一的伴從。他看到一個那種身份，那種才氣的青年，會完全給他的家屬那麼漠視和忽略，連在這樣舉行盛典的一天，竟會沒有一個人來伴着他的事實而吃驚了。拜倫自己都十二分覺得，他在這世界上是多麼寂寞。他快要得到的地位和頭銜的權利，對他是有很大的利益的。那時候的英國，完全是給幾家貴族的後裔統治着；這國度裏的兩個大的政黨都搶着從貴族院裏來拉攏貴族，增加自己的勢力，所以論理拜倫是無論如何應該屬於兩者之一的某派的。貴族的行爲，仍舊可以享受那十八世紀裏貴族所享受的各種自由，對他們黨員最不法的舉動，都可以立刻寬恕，甚至可以差遣他們到可靠的地方去躲

避一下。所以年青的拜倫，會把他自己是個男爵這件事看得那麼重要，實在是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可是不幸的，他的環境，把他擱在這快活團體最外層的邊緣上，他有了這頭銜了，可是他既沒有權利，也沒有友誼，更沒有這不可少的才幹。

他在前廳上給一個官員接住了，那個官員再跑進去通報上議院議長。當拜倫走進這間有鍍金木器的美麗的議場的時候，他看到祇有三五個貴族坐在那兒。他從議長座前經過，那兒愛而頓勳爵，那個議長，做着主席，他再直走到宣誓的那張桌子去，在這個簡單儀式以後，那議長離開他的坐席，伸出了手，走到他那兒去。拜倫給他一個難堪的敬禮，他的手還沒有碰到愛而頓勳爵的指尖便縮回了。這議長很難堪，重又回到他坐席上去，拜倫隨隨便便的坐到一張反對黨的一張空椅子上去，坐了幾分鐘，他便站了起來，走出來跟達拉斯在一起，還和他說：「要是我和他熱烈地握了手，他曾把我拉攏到他自己那一黨去的，——可是我喜

歡什麼黨都不加入，兩方面我都不理。我已經受了我的出席權，我現在可以到外國去了」。

一筆毒債償還了

兩星期以後，英格蘭的詩人和蘇格蘭的批評家出世了。這本諷刺詩得了大大的成功。這許多鋼一般堅確的詩句，揭示了一種不能否認的詩才。這卷書沒有署名，不過許多人都猜得是拜倫男爵做的；有許多人是痛恨着，有許多人是羨慕着，不過大家都是一例的吃驚了。這是一報還一報，並且這一次是戰勝了；他在這國度裏面，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了。

他出發的東西什麼都全備了，缺的祇是錢。身上拖了一萬二千磅的舊債的他，還可以向誰去借這四千磅必需的旅費呢？他敦漢森去設法弄這筆款子。必要時，他可以賣掉他一區產業；不過這一定得是洛芝得爾，而不是紐思德：「……

無論如何，我得和紐思德同存同沒的。現在我住在這兒，我的心也便繫在這兒，不管是現在的，或是將來的壓迫，都不能使我把我們的遺產最後的遺跡來變賣。我心裏有這種驕傲，這曾使我來抵抗一切困難，我能够忍受窮乏；就是這國裏拿最多的錢來換我的紐思德寺院，我都曾拒絕這種提議，……漢森先生對這題目，像個做生意的人似的談着。——我自己感到像一個知恥的人一般。我是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賣掉這紐思德的」。

另一個解救方法，便是娶一個有錢的女人。當拜倫夫人看到她的兒子跑上破產這條路，她心上便一逕盤算着這個念頭。「真的除非煤礦會變成了金礦，不然他就得照了慣常的方法，去和一個二十萬或是三十萬磅財產的女人結婚，來增補他的財產，……今年春天，他一定得和一個有錢的女人結婚；什麼戀愛不戀愛的，那完全是胡鬧罷了」。拜倫他自己寫：「我想，我去和一個金娃娃結婚，或是把我的腦漿敲了出來，都一樣地可以完結我的窮困的。這兩樣方法，沒有多大

分別，因為這救藥是差不多一樣的」。這窮困的救濟，的確確的，並且無論如何也料不到的，從史克洛澂戴維斯寄來的一筆借款，得到了解決了。這個談話的口吃的戴維斯，他仍舊在倫敦繼續着他先前在康橋大學讀書時候的狂賭生活，輸贏都很大。他的朋友們常常在夜深二三句鐘才離開他，讓醉了的他，逗留在家賭窟裏過夜。可是在明天早上，很神怪的發覺他已經回來了，直到午後，他還睡着，牀頭擺着一隻尿壺，裏面塞滿了幾千磅的鈔票，真祇有天曉得他怎樣會贏那麼多的錢回來的，就是連史克洛澂自己，他都記不清楚是從那兒贏回來的了。大概就是在這樣幾個幸運的早上，戴維斯便能夠供給拜倫這筆必需的旅費了。

研光的骷體頭

在他出發以前，拜倫渴望着要請他康橋的幾個朋友，來紐思德作一個聚會，這幾個朋友的敏銳的智慧，對於型成他自己的智慧，是有一股很大的潛勢力的。

在一八〇九年，五月，那個快活的馬太，和那個拘謹的何勃霍斯，都來這教院住了。幾天是在一些玩弄蠢事情中間過去的。這塊地方的莊嚴的模樣，出沒的鬼影，反增加了這批年青人豪飲的樂趣。在那通到大廳的石級兩旁，右邊鎖着一隻熊；左邊是一隻獵狼的獵狗。要是你沒有什麼人給你通報，便闖了進去，你至多祇會逃開那隻熊，和那隻狗，不過你會看到你是在一批年青的火鎗手的彈雨的中間，他們就站在拱頂走廊下練習着他們的手槍。他們一起是五個，連那個年青的主人包括在內。他們早晨都起身得很遲，早餐是一盪擺在桌子上，直等到都下樓了才吃。早餐以後，便是讀書，擊劍，接着是他們手槍打靶，騎一回馬，去湖上划一回船，或是和這隻熊玩一會。晚餐大約是在下午七點到八點之間。吃完晚飯以後，他們便把一隻用骷髏頭做的酒杯斟滿了法國布甘第的葡萄酒，大家輪流來飲着，這是給一個園丁的鋤鋤翻出來的和尚的腦殼，他的旁的骨骸都給園丁的鋤鋤翻碎了。拜倫把這個頭顱給一個諾丁哈姆的珠寶商，裝配成一隻酒杯。這

個商人把牠做好了寄了回來「礙成一種極精緻的光澤，並且還有玳瑁殼那種斑駁的顏色」。在這隻有腳沒柄的酒杯上，他題了兩首詩：

「我活着：我戀愛，我狂飲，像你：

我死：讓我的屍骨埋進黃泥；

注滿這一杯——你不會作祟我半星；

連那蛆蟲都有比你更兇惡的嘴唇」。

「還是盛滿這激澀的葡萄美酒

遠比去喂那黏滑身軀的泥蚯；

還是鑲嵌成這一隻斗圓的酒杯

做神仙的飲器，不再給蛆虫啃食。」

他們在這個陰森可怕的背景上，再加上最後的潤飾。這幾位客人都着上了

和尙的袈裟，拜倫做那紐思德的方丈，或是像他的朋友們叫他的，那骷體頭的方丈，手裏握着錫杖，做這個牧師團的團長。這間有鬼的房間是好的，還有這許多婢女也供給了他們別種的快樂。拜倫對這一小隊從鄰近村莊上招募來使用的婢女，他是很感到驕傲的。這種放縱生活，由他看來，不說什麼阿諛話，是中古風的牧歌式的。照本地的傳說，這座寺觀又變了一個新的怪僻的男爵的住屋了。紐思德的馬匹，也漸漸地忘却到安娜斯里去的那條婚禮路了。

就這樣消磨了五月。拜倫和何勃雀斯決定了在六月裏動身到直布羅陀海峽，再從那兒轉到馬爾太和東方來。他在離開以前，並沒有去看過他的姊姊奧古絲姐。她在一八〇七年和那個有聲望的表兄，雷大佐，現在是來勤脫皇太子的一個皇宮侍從，結婚了。他們住在六里底附近的新市場。她在上年便生了一個女孩，拜倫會這樣寫信給她過：「我深深的感謝你，因為你使我做了舅舅了，並且我請求你，不要因為生的這個是女孩而不快樂；下一次一定會是個外甥的，……我已

經從拜倫夫人那兒掙脫了兩年了，就是在將來，我也永不願再給自己套上她的鎊拷的。……我永遠不會饒恕這個婦人的了，或是和她同住在一間屋子裏；而不感到窒息。我是一個很不幸的人，因為我想我沒有天生的那麼一顆惡毒的心；不過我這顆一運給人家壓迫，揉搓，蹂躪了那麼長久的心，牠現在也已經變得和一個山裏樵夫的厚脚皮一般硬了。」以後的信件便變得稀疏了。當這本諷刺詩出版以後，奧古絲姐也偏袒着加利史爾伯爵。爲了這層原因，拜倫對她都起了一種憎惡，於是另一條鎖鍊也掙脫了。

陰鬱的預兆

可是無論如何，這個像山裏樵夫的厚脚皮一般硬的心願，仍舊是很敏銳的。拜倫收集了他的朋友的照片，帶到征途上去。他，不能夠掙脫那把他的家寶帶齊在他身邊的習慣，便去託了一個當時最有名的畫師來給他畫他朋友們的肖像。可

是結果他發覺到他們都是一批毫無心肝的傢伙。他是一還希望着把他的離別，來做成劇情的頂點的；他希望他的朋友們也會嘗到和他一般的悲鬱情緒。可是他們都是愉快的；他們騎他的馬，喝他的酒，吻他的婢女；可是這偽善的眼淚，他們都拒絕了。恰巧像在哈羅的日子，他給克來拉的冷淡傷了心一樣，所以他現在對於一切的人，都抱着深惡痛絕的心理。在離別前的最後幾天，達拉斯看見他完全變得憤世嫉俗和憎惡生活了，因為他在許多卑鄙的刊物上受到劇烈的攻擊；他在女性團體中間，比前時更加恐怖；他像那傍着洞窟門口的雅典的提摩（註一）一樣，用咒罵博愛的乖戾的語調，來談論着友誼關係。

在他出發以前，他又給戴拉華的冷淡，受到了一個最後失望的傷痕。真的，他們早就超出了他們的門閥的成見，交換過照片的了，可是戴拉華是個沒有靈魂的東西。「你會不會相信，」拜倫和達拉斯說，「我剛才恰巧碰到了戴拉華，我請他來我這兒坐一會；他却推說很忙；你想他忙的是什麼？他說他已經答應了他

的母親，和幾個老太太去市上買東西！他是明明知道我明天便要出門的啊，或是要離開幾年，或許一輩子都不回來了！嘿，友誼！我不相信在我走後，除掉你和我家屬，或許我的母親也在內，這兒會有一個人關心我會怎樣的。」這次事情，在他身上一逕遺留着傷痕，他的一生，都常常說起戴拉華男爵遺棄他，使他受傷的：在他的離別的那晚，戴拉華却去伴了幾個婦人到女子服裝店裏去。真的，雅典的提摩是對的：祇要你有殘湯剩汁給惡狗們舐吸的時候，你便可以得到人們的嘴，人們的眼，甚而至於人們的心了，可是祇要有一天，讓他們推測到有一個死亡，一次出門，或是破產，就要來使你不會再給他們享樂的時候，他們便立刻跑開了，讓你荒涼孤獨地剩在那兒。到女子服裝店去跑了一下的戴拉華，他是永不會夢想到，爲了這次瑣屑的事情，會使他自已變成猛烈的詈罵的目標的。

馬太的舉動要好些。在別離那晚，他請何勃羅斯和拜倫吃喝了一席很豐盛的晚餐。這一對旅伴，却已經染上了適宜于旅行者的情調了，一種愉快的，撒得開

手的，和稍微帶些做作的情調。在上船以前，他寫了幾行詩寄給瑪麗。

「別了——滿扯上雪白的疊帆，

這艘小船已來到狂風裏漂泊；

天空怒吼着加緊的風暴，

繞着這彎曲了的桅桿怪嘯；

我必得從這塊地方躲開，

因為我祇愛一個，旁的再也不會。」

這些感情是真的嗎？他是爲了仍舊愛她，而又不能忍受那種和她住在隔鄰的苦痛才離開的嗎？一個男子是沒有那麼簡單的。當她他和馬太，何勃霍斯在一起吃着晚餐的時候，當他聽了史克洛澱戴維斯的不斷的口訥而笑着的時候，他是沒有一絲半毫的心思，想到這位莫士德夫人的。不過一種初戀的熱情，在一個孩子的心上的確是烙印得很深的；在那些拜倫常常喜歡拿來織造他的美麗的幻想的一

切歡樂和悲哀的記憶裏，安娜斯里的日子，也仍舊是這一切中最鮮明的。

（註一）雅典的提摩

極端的厭世家，見莎士比亞戲劇。

第十三章 却特哈羅特第一次的漫遊

「拜倫男爵是他自己注意的唯一對象。」——史湯達

從西班牙到馬爾太

在一八〇九年六月二十六號，這兩個朋友在法爾馬斯上了啓德船長的郵船，動身到利奧本去。何勃霍斯已經籌畫了對考古學的記錄，他隨身帶了一百個筆尖；兩加倫的墨水，和幾大捆的稿紙。拜倫重又是一羣隨從的磁石了。這位年老的墨累得一直跟到直布羅多海峽，這海上的空氣對他的健康是有益處的。實際上侍僕的一切職務，全是交給了威廉弗雷欣，那個從紐思德帶來的從僕，他剛纔和他的妻子，莎萊，結婚了並沒有多久，現在爲了這分離一逕咕嚕着。這一隊人馬

裏面，還有一個是洛勃發盧劬登，大家叫他做波勃的一個年青的從僕，——一個農夫的兒子，拜倫喜歡他是「因為，像我自己一般，看來他也像是一個沒有朋友的動物似的。」——另一個是哈羅的布脫，博士介紹來的一個德國從僕。

何其遜接到了一封用該諧史詩式的離別的描寫，和何勃羅斯一會兒嘔吐些他才吃過的早飯，一會兒又嘔吐些他第一次旅行的感想的滑稽情形。「這完全是天的好意，來給一夥受苦的大眾幫忙，給了他一隻扭傷了的手腕來攔阻他，所以他現在不能寫作了，並且他帶來的筆頭也都用完了。……我離開英國，沒有一絲的傷感。——所以我將來回來，也不會有什麼喜歡的。我是和亞當一樣，是第一個判定了放逐的罪犯。可是我還沒有夏娃，也沒有吃過什麼蘋果，除非那種酸得像酸梅一般的小蘋果。」

拜倫夫人也收到了一封告別信：「我前面是伸展着一片廣大的世界，我離開英國是沒有遺憾的，除掉你，和你現在住的地方，我是沒有一種願望來重踏一下

這國土的。相信我，你的永遠親愛的……」他把那隻熊，那條獵狼的獵狗，和這許多淫蕩的女郎都剃了給她。

這次旅行是苦的。在利史本，這批旅客恰巧撞着大陸上正在鬧着戰爭。在諸國統領下的法國軍隊，給英國克洛福德大將的軍隊擊潰了。何勃羅斯，一個激進團體裏的會長，給一個國家的風俗震驚了，那兒一種牧師的暴虐政治管理着一切。有許多死屍暴露着躺在教堂裏，用隻小碟放在他們的胸脯上，他們要等到碟裏有足够的錢來償還牧師時，才能落葬的。宗教裁判的制度，在這兒還沒有取消，男子都在大街上給強制徵發了去當兵。比何勃羅斯更暴躁的拜倫，對於別人的和對他自己的一切束縛都不能夠忍耐的人，心急的想來宣傳暴動。不過後來他却欣賞着那和人類殘暴相反的葡萄牙的美景，他賞味着那山谷裏的濃綠上鍍了黃金色的橋林，翼然棲息在高峯的巉巖上的幾座廟宇。「我在這兒很快活，因為我喜歡橘子，又可以用我的稀糟的拉丁文，來和這兒的和尚談着，他們都是熟諳這

種言語，像他們自己的方言一般的——我到社交團體裏去，（裝裏帶着我的手槍，）我一下子便游過了泰葛士河，我騎騎驢子或是騾子，罵馬爾葡萄牙人，害了一場瀉痢，給蚊子咬了許多口。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想我求快樂的人們，是必定不可以希望安樂的。」

從利史本到塞維爾，他們完全是在馬背上旅行的，這條山路，隨處都豎滿了十字架，每個十字架上都有一個弄死了的罪犯掛着示衆；他們在路上還碰到一個罪犯和幾個奸細，是押解到塞維爾去絞殺的。在這種世界的景象裏，死和愛什麼時候都是種即刻的東西，野蠻的東西，那兒有一種哀訴的情緒，直撲到拜倫的心上來。在塞維爾他寫信給他的母親，說他在這兒是和兩個美麗的西班牙女人住在一起，還說明這兩個女人「都很美，有大而黑色的眼珠，和動人的身段。那個年紀大些的女人，還對你的不足道的兒子，招待得特別的慇懃，在分別的時候，（我在那兒祇住了三天，）用種說不出的溫柔來擁抱他，她剪了他的一縷頭

髮以後，她便送給他她自己的一縷美髮，大約有三尺長，這個就是我現在寄回來的，請你給我收藏好了，直到我回來時再交給我。她對我說的最後的幾句話是，*Adios, tu hermoso ! me gusto mucho*——「再會罷，你這漂亮人兒！你令我十分喜歡。」她本來想把她的房間讓出一部分給我住的，這個，我的良心使我謝絕了；她笑了起來，還說我是有了什麼英國的 *Amante*（愛人）了，她後來又說，她就要和一個在西班牙軍隊裏的軍官結婚了。」於是他們經過卡迪茲——「可愛的卡迪茲啊，滿處都是頂美麗的西班牙女人」——這兩個朋友直趕到直布羅多海峽，在這兒他們得和年老的墨累，年青的盧劬登兩個離開了，他們兩個都是給旅行勞碌得極度困頓了的。拜倫把他們送回紐思德去，身邊祇留着弗雷秋服侍，他寫信給拜倫夫人：「請你特別照顧洛勃脫，他現在就要離開他的主人回來了；可憐的孩子，他實在是很不願意回去的呢。」

在這隻從直布羅多海峽出發的馬爾太郵船上，旅客們都很喜歡何勃霍斯。他

在最初便和他們廝混在一起了，在晚餐後的黃昏裏，一邊喝着酒，一邊講着逸話，——站在遠處傾聽着的拜倫，記得這許多故事差不多完全是從史克洛澆戴維斯那兒轉述過來的，拜倫沒有那麼隨和，也就不大受人歡迎。他是一個東西吃得很少的人，所以他總比別的早離開桌子，他不和旁人交接，祇是一味凝視着海上，彷彿是在呼吸着浪堆裏的愁鬱的詩句。到黃昏來了，燈光上了的時候，他便直走到一捲篷布上坐下了，在那兒他靜觀着波浪上的跳閃的月光，直要坐好幾個時辰，滿身浴着這銀灰色的柔光，他彷彿模糊模糊的憶起了柯爾立芝（註一）詩裏，那殺死了信天翁以後的水手的姿態。「他是披了一襲殮衣的一個神祕，頭頂戴上了一輪的靈光。」

旁的乘客都誤會他的孤寂的渴望，全是種存心瞧不起他們的輕蔑態度，他們嚴酷的批評他，注意着他低垂的目光，和他的態度上的騷亂的侮蔑。他似乎從沒有合乎人情的；他對待弗肯秋很粗暴：他彷彿是不安定的，不寧靜的。要是他們

會猜到那精神上的痛苦的憂慮，是給這種動作掩飾着的，他們早就會可憐他了。拜倫和波濤，星光，做成了默契的朋友，從牠們那兒來躲難，那完全是因為他怕和人家交接，要是有一次，他取了一種適合於他的態度，他就得牢守了這個，因為他想這是高尙的舉動。當他看着那衝開了水慢慢搖擺着的船頭，他想起了每一個浪堆，都是在他從他的羞辱，帶遠一步去，關於他的青年的許多失敗，他依舊懷恨着，不過現在却多加了一種憂鬱性的愉快來看牠們，好像這一切都是屬於一個陌生人的，爲什麼在這次旅途上他不寫一首詩呢？從軍時代起，他心裏便堆積着狂烈的情感了，這個，現在在他的熾熱的心靈上醞釀着，在變成一種激盪的鏗岩了，……他在計劃着用他的古遠的家族名字，却持羅倫。來做他一篇文字的主人翁，這也就是拜倫，那是何勃羅斯什麼都會不知道的，並且要是他想知道，也不會懂得那個悲哀是逸樂的拜倫式的……這艘船在月光裏舞蹈着。

在第三天，幾個乘客到甲板上來，用手槍射擊酒瓶當做娛樂，拜倫加入了，

並且證明了他的眼力最準確，這個使他恢復了他的活潑的精神，何勃霍斯他爲了一個毫無惡意的笑謔，給拜倫一運用種隨便的態度來對待着，他用種好意的和謙讓的寬容來告訴他的新朋友们，對待拜倫祇要像對待一個小孩子那麼便可以了。

在馬爾太，拜倫從一個和尙那兒學習亞刺伯文，和史賓塞史蜜遜夫人發生了種精神上的戀愛。這個婦人曾經管過最浪漫的事變，她曾經給拿破崙的兵士捕去過，可是給一個武士式的敬愛着她的意大利貴族，營救了出來。「她的嬌柔的麗都的風采」，笛勃龍退公爵夫人寫：「她的柔白的透明的皮膚，她的美麗的頭髮，和婀娜的行動，——整個的風采，都是不能來描摹的，除掉來說她是活的動物裏面最優美的東西，——一切都使她和一個快樂的夢裏的一個神仙相似……她身上似乎有種什麼仙女的東西似的。」，她的迷人的短視的眼睛，帶了一種游移的眼光來看男人，立刻便可以使人騷亂和爲難的。拜倫給她迷住了，不過他的

剛纔新出爐的戀愛哲學，阻止他去投降；一種對於情愛的質樸的嫌惡心，也給了他一種不易感動的意志力：

「真的帶了種驚異，遇見了美麗的佛羅蘭斯，

有一個人，聽說仍舊對他見到的女人嘆息，

祇有他在她的凝視的光輝裏，不動的，堅決。」

一顆「彷彿是大理石的心願」這就是怎樣他現在喜歡來看他自己的，他是一個熟手，要是他喜歡那種誘惑的本領，這種本領，祇須要對女人的一種輕蔑，和對他自己的自信，這許多愛情上的侮慢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這是真的嗎？那個美麗的佛羅蘭斯受了拜倫戴的那一顆大的黃色金鋼石，她的那種可愛的凝視的眼睛，是不會那麼快便從他的夢裏消褪的，不過他也並沒有什麼大的煩難，來和這個新的卡力普蘇（註二）離開。

（註一）柯爾力次（Coleridge）

(1772-1834)英國詩人。

(註1)卡力普蘇(Calypso) Ogygia 神祕島之女王，奧德賽在此處沉船而遇救，

備受女王優待，同居七年，後奧德賽返鄉，彼則憂鬱以死。

阿爾巴尼亞的遊客

阿爾巴尼亞在那時是一個差不多不知名的國家。牠的荒野的山嶺，使拜倫憶起了他童年時代所認識的蘇格蘭，那兒的男人都着了拖到膝灣的短褲，和蘇格蘭人沒有兩樣，還披了羊皮的短褂，阿黎，羊泥奈的總督，一個著名勇敢和殘暴的漢子，他從英國公使那兒，聽到有一個年青的英國貴族來了，他便邀請這幾個遊客。這兒的一切，使拜倫沉醉了，穿了繡花的束腰緊身衣的阿爾巴尼亞住民，戴了高的帽子的韃靼人，黑奴，馬羣，大鼓，從回教禮拜堂的尖塔上呼報祈禱時候的人的諷經，「除掉阿拉外，再也沒有旁的上帝。」這個可怕的阿黎帕夏是

一個矮小的男子，已經有七十歲，身長五尺六寸，有一部銀白的鬚鬚，和一副尊嚴的懇懇的態度，不過要是教他來把一個敵人放在炙架上去燻烤，或是把煩擾他媳婦的十五個僕婦一起投進一片湖裏去這類事，他是出名幹得又快又辣的，他問拜倫爲什麼這樣年青便離開他的祖國，他又說，他可以從他的耳朵的細小上，他的鬚曲的頭髮，和他這雙柔白的手，立刻認出他是出身高貴的。這幾句話會使拜倫那麼喜歡，直有好幾個月，他所有的信札上都提起這幾句。阿黎帕夏，眞實生活中中間的一個隨魯科，是在拜倫心上直縈繞多時的英雄們中間的一個。愛好威力，蔑視社會的和道德的定律，一種困惑的神祕的嗜好——阿黎的整個人格，使拜倫深深的感動了。山賊，海盜，寨主，——一切這種法外的人物，從反抗僞善的反動上，和他對於勇敢的賞識上，都使拜倫對他們生出了同情。他的同情是得到了酬報了，帕夏給這兩個英國人備了幾個嚮導和一隊武裝的護衛。

在一隊半野蠻的兵隊保護下面，經過一片荒涼的地方，是一種大膽的可也是

使人陶醉的冒險，拜倫看到，像他想像的，他在心上是一個實行家。他不怕什麼。他喜歡他的阿爾巴尼亞的戰士們，他們又是樸實又是忠心的，他對那許多渾樸的人們，時常都感到一種喜歡，他們常常來造悶而不是來煩累的。

這是和他們在一起，在羊尼奈，他開始來寫他的却特讎倫這首詩的，在第一篇以後，便變成了那首却特讎羅詩。他是用史賓塞（註一）詩式來寫這首詩的，裏面的幾行詩，他想，是給了音韻變化的自由。何勃霍斯，也在摘錄些材料，預備做一篇故事。

他們想從阿爾巴尼亞由海道到希臘去，可是給一個風暴和船上水手的不在行這兩層原因阻止了。「爲了那個船長和水手們的愚昧無用，我在一隻土耳其的戰船上，在一個並不十分兇猛的風暴裏，我幾乎遭了滅頂之憂。弗呂狂喊着他的妻子的名字，希臘人叫着許多神仙們的名字，回教徒嚷着阿拉；這個船長含了一泡眼淚，跑到甲板上面來，教我們祈禱上帝。」疊帆都給風撕成了碎片，水手們

毫無辦法來駕駛這艘船，弗雷狄更是不斷的反覆唸着，並不像不可信的，他們都要葬身到「一個水的墳墓」裏去了。拜倫，他的跛腳阻住了他去幫忙，又給弗雷狄無論如何也不能聽從他的勸解的倔強的號哭而疲乏了，他把他的阿爾巴尼亞的袍服裹住了自己，在甲板上躺了下來，謐靜的睡着了。到他醒過來時，這個風暴已經過去了，這艘船擱淺在一道海灘上，蘇列亞脫人在歡迎着他們。這許多兇悍的豪俠的山村部落的人民，一逕過着一種自由的生活，他們給帕夏服務着，不過常是像傭兵一般，要先付了錢給他們，再上戰場的。他們有一個很壞的名譽，不過對這一批破船上的旅客們，却給了一種竭誠的歡迎，給他們晾乾衣服，捧酒飯給他們吃，並且夜裏還圍繞了火堆跳舞給他們看，和唱着一首壯麗的山歌，這隻山歌的煞尾的疊句，是誇示他們是「全巴加地面上的強盜！」後來，當拜倫請他們接受一些錢時，那個酋長回答他：「我是希望你會來愛我，不是用錢來酬勞我。」

這兩句話說使拜倫高興了。他崇拜這批感情豪放的漢子，那許多結交朋友和暗殺敵人的熟手。他對各種宗教的輕蔑，增長得更大，在這幾個星期裏，他已經見過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回教徒和希臘教徒，他見到他們都是一丘之貉的糟糕東西。「我很喜歡阿爾巴尼亞人；他們並不全是土耳其人；祇有幾個部落是基督教徒。可是他們的宗教，對於他們的行為和習俗，並沒有什麼多大關係」。他的信札裏面最得意的文章，是來描寫，來比較那個可憐的紐思德的威廉弗肯，他在飛着雨絲的阿爾巴尼亞的山路上，撐了傘，沿着泥濘的路，愁苦地跋涉着，而他的本地的新的從僕，臉上都是滿不在乎的樣子，精神十分煥發，「弗雷欣，像一切英國人一般，是很不會滿足的，雖則土耳其送給他一份八十個銀幣的禮物，他就就會慢慢的和土耳其人合得來了。……除掉冷，熱，虱以外，他什麼苦都沒有嘗過。他並不勇敢，他怕強盜，他還怕風暴。」

他們給海拒絕了以後，他們決定改走旱路到希臘去。在叢山當中穿過，真是

一個壯麗的騎行。每到黃昏，這個蘇列亞脫的護兵，便引吭唱起他的蠻歌來。這
幾首歌，拜倫靠了通譯員的傳語，都把牠們翻到英文裏來了。最後他們到了平原
了，在一大片淺湖的邊上，一個叫做米梭倫基的小鎮上停了下來。他們到了希臘
了。

希臘巡禮

拜倫渾身激動了。自從童年時候起，他在歷史裏，在詩歌裏，便深深的愛着
這個國家了。他並沒有失望。那變看慣了沉鬱的北方的氣候，籠在霧氣中間的景
色，變轉的雲絮的眼睛，這片深藍色的天空，這輕輕的風，那許多專揀藉石色的
和鬱金色的筆觸的崎嶇的山峯，完成了一幅光明和喜悅的圖畫。他渡過勒頓多海
峽，一口氣直跑到白色城堡的巴特辣斯城去，然後再取了別的方向，到帕那薩斯
山脚下上岸。鄉導的每個字都閃亮了一個記憶起來。這兒便是阿塔蘭塔（註一）麥

勒亞澤(註二)的故鄉，厄立馬賀斯的野豬(註三)的地方。那條可以看到在遠處的雪嶺，是海立康，在那兒傍了披西亞的洞窟躺了下來，定會使你覺到一種戰慄的感覺的。在台爾斐，(註四)何勃霍斯和拜倫在一座廟宇的圓柱上，雕刻了他們名字。巨大的飛鳥在頭頂上盤旋。蒼鷹，拜倫說；鸞，何勃霍斯說。到他們走近雅典的時候，就是連何勃霍斯都熱心起來了。在這景物的天然的美麗上邊，又加上了強烈的聯想：勇敢，自由的愛好，美的酷嗜，雄辯——那許多最偉大的人類的美德，都是從這塊乾燥的和純潔的泥土裏跳長出來的。

最後，在一八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松林和橄欖樹林中間，差不多乘了整個早晨的馬以後，一個嚮導喊了出來：「我的大人！我的大人！那個村莊！」這就是雅典。在下面這片平原上，沒有多大路，他們看到一個市鎮，圍繞着一塊高的巖石簇聚着。在這市鎮外邊，便是海。

這個嚮導的話說是正確的。雅典在那時候祇是個大村莊。那許多土耳其人那

時佔據着這個城市，因為征服着比治理者更多的緣故，他們把這個市鎮，委諸它自己的命運。在那商品陳列所附近的，那家公家開設的啡咖店裏，可以看到土耳其的將軍們蹲在地上吸着水煙筒。一隊土耳其的屯軍，駐紮在阿克洛波立斯（註五）上，拜倫和何勃霍斯攀登到那兒去，帶了一份糖和茶葉的禮物，送給這土耳其的長官，他們給這個飢餓的官吏親切的歡迎着，這個打飢荒的職員，還得從他的一百五十塊錢的薪俸裏，拿出錢來支付給他的部下。他伴了他們繞着幾座廟宇的白色的殘井頹垣漫步。「啊，我的娘！」弗雷秋說，「這許多大理石，可以做多少座壁爐架啊！」拜倫對於伯里克里斯（註六）的記憶，比巴齊龍（註七）的美麗，感到更深的興趣。「啊，這真是壯麗極了」，何勃霍斯說。——「很像市長的官邸罷」。拜倫冷冷地回答。——可是他依舊給這塊地方昔日的繁華和現今的荒涼的對照而感動了。他對於頹廢的建築和衰落的皇朝的這種愛好，是不是從紐思德那兒得來的呢？或竟是他在那兒發見了他自己的運命的什麼隱約的象徵呢？

這是更複雜的問題了。他的勇敢，他的需要逃亡，都指出他是像一個那種生就是過實踐生活的人。他自己也明白這層。他帶了一種妬羨的心情來看牢一個波那帕脫（註八）流星似的升起。可是他的殘疾注定他過一種沒有光輝的生活，和他立刻飽嘗了旁人的行爲的虛詐。恰像他常常喜歡坐在哈羅山上的墳墓中間，所以他現在又在這個直從直市羅多海峽伸展到赫勒斯本，給松杉劃了邊界的，帝國的大墳場的殘柱碎瓦中間快樂的深思着。

要是葡萄牙人民的奴性使拜倫震驚了，在這塊米太雅第（註九）和志密斯托克利（註十）故地的人民的奴性，簡直是使拜倫憤怒了；這在却特哈羅特詩稿上，充滿了教他們反抗的呼聲：

「美麗的希臘！前時光榮的慘痛底殘蹟！

再也沒有了，傾覆了；可仍是不朽和偉大！

現今有誰來率領你的渙散的子孫前進，

把這縛束了多年的桎梏解脫？

你的子孫不該像前時那麼等待了，

應是一種祈死的絕望的戰士。

在荒涼的愁目迷離的陰慘的關隘——

啊！有那一個準備恢復國土的英靈，

從歐羅巴的堤岸躍起，把你從墳墓中呼出？」

有一天拜倫痛罵一個年青的雅典人，叱責他爲什麼怎樣順服的時候，這個青

年回答他說：「我能够怎麼辦呢？」

「賊奴才！」拜倫叫了起來。「你是不配頂上這個希臘的名字的！你能够怎

麼辦？你給你自己復仇啊！」

何勃羅斯和他租了兩所隣接在一起的屋子，拜倫和一個英國副領事的寡婦，

西奧陀拉馬葛莉太太住在一起。一個凸出去的陽臺，可以俯瞰到屋內的庭院，那

兒有一棵檸檬樹，有三個女孩子常常跑到這兒來玩。拜倫是不肯失去這個寧可說是和希臘，而不是和一個希臘人的戀愛的機會的。「我幾乎忘記告訴你，我在雅典差不多發狂似的愛着三個希臘女孩子，她們三姊妹。我是和她們住在一個屋子裏的。苔莉莎，瑪玲奈和客冷加，就是這幾位神仙們的名字，——她們都還不滿十五歲」。他爲了苔莉莎，最大的女孩，寫了一首詩：

「雅典的女郎，在我們別離以前，

給我，啊，請你給回我的心願。

或是那心願既已離開了我的胸膛，

把其餘的一起拿去，和心一處收藏。

別前請聽我的深誓，

我的命根兒，我愛你。」

「我的命根兒，我愛你，」——是一句很美麗的覆唱詞，雖則事實上那是却

特哈羅特愛着苔莉莎的，而不是拜倫自己。不過有一天，當他聽到別人告訴他的，一種東方的求愛慣例後，他爲了她，在她面前用他的匕首劃破了他的胸膛。她極端鎮靜的來接受這個表情，像是一種應該給她的美麗的貢禮一般。

那個法國領事，福黎哀，伴了他們橫過阿提喀省。他們穿過橄欖樹的密林，和日光蘭的牧場，他們直前進到孫匿姆角。一座廟宇的白石圓柱，把那「紫色的海」鑲上了框，拜倫，那個永世的小學生，在一根圓柱上寫下了他的名字。然後他坐在那大理石的石階上，飽餐着這海角的靜寂，那兒祇有海浪和他伴在一起。他覺得很快樂。這個四季都是和暖的春天似的氣候，這個晴朗的天空，都是幸福極了的。他變得和希臘人留戀起來了。「他們是不知感恩的，」他說，「不過有什麼人曾經幫過希臘人一些忙嗎？」他們應該向他們的土耳其的暴君感什麼恩呢？他們要向那批搶劫他們阿克洛波立斯的藝術傑作的英國人，又要感什麼恩呢？還有，他們應該給什麼感謝給那許多祇是嘴說幫忙，而不伸一下手的法國人

嗎？

拜倫看到愛而近公爵的經理人，滿不在乎的污損了巴齊龍神殿柱脚上雕刻着的獸頭時，他真狂怒了。就是連那土耳其總督，他看到一塊三角頂碎損了的時候，他都流了許多眼淚的，不過這都是一樣的，爲了他的愛希臘人的緣故，他慢慢的也和土耳其人的感情好了起來。這個市長竟那麼巴結，他把一個侮辱了這兩個英國人的人民，當了弗雷狄的面，用根木棍直鞭了五十下，何勃霍斯是滿足了，他寫下一段隨筆：「不管我在國裏曾想些什麼東西，在外國，專制政治確是有牠的好處的」。

(註1) 阿塔蘭塔 (Atalanta)

希臘女英雄，善競走。

(註2) 麥勒亞澤 (Meleager) 奧尼子，阿提米斯因其父忘記向彼獻祭，

故派一野豕蹂躪其國土，此野豕最後被麥勒亞澤殺死。

(註三) 厄立馬實斯的野豬 Boar of Erymanthus 指稱昔時流行於希臘 Icaria 地方之厄立馬實斯山嶺之害人野豬，此豬的擒獲，為 Hercules 山嶺之 1。

(註四) 台爾斐 Delphi 古希臘之地名，因有亞坡羅預言神之聖廟在其地而著名。

(註五) 阿克落波立斯 (Acropolis) 市鎮的核心部或上部，古時居民，常擇有懸崖之小山以居，以其易於避敵攻擊也。

(註六) 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400-429 B.C.) 雅典的政治家。

(註七) 巴齊龍 (Parthenon)

雅典 acropolis 地的 Athena 的主要廟宇之宮。

(註八) 波那帕脫 (Bonaparte)

指拿破崙。

(註九) 米太雅第 (Miltiades)

雅典的將軍與政治家。

(註十) 忒密斯托克利 (Themistocles)

(514--449 B.C.) 雅典的戰士與政治家，第五世紀中希臘最彪悍，眼光最遠大的人。

泗波達達尼爾海峽

一個巡禮的人，再也不能長久逗遛了。一隻英國船，壁雷茲，就要開到上麥拿去；他們便趁了這隻船，在許多小島中間，他們給尤利西斯（註一）的海的波濤顛簸着。那貓兒眼的浪尖，和酒渣色的浪堆。在上麥，拜倫寫完了他這首詩的第二篇，何勃霍斯不大喜歡那首詩。誇張的情感，他老是那麼說，和藻飾的朗誦法而已；他是喜歡蒲伯的，拜倫他自己，很喜歡十八世紀的詩歌，差不多給他自

己的情感的一遲湧現的表現的東西吃驚了；可是他把他的詩稿仍舊壓在箱底裏，他想去找旁的可以出名的方法。

這艘載了他們從士麥拿到康士坦丁堡去的帆船巡洋艦，在攜奈多島上寄了港。在那兒他可以看到那條達達尼爾海峽，這條隔離兩大陸的狹窄的裂罅。一股急速的潮水，在這童禿的沉悶色調的兩帶高岡中間，泛漲得像是一條江水，這就是前時的赫勒斯本河了，這兒李安德（註二）常常游過這條河去會他的情人。拜倫想立刻來模倣他。他試了兩次。第一次失敗了，可是在五月三號那天他成功了，他從歐羅巴泅到亞細亞祇化了一個半鐘頭。他的游伴，倭鏗海，比他早到五分鐘贏了他，他們兩個都沒有疲倦，祇不過很冷；拜倫自己是感到了了不得的驕傲，他寫信給他的母親，寫給何其遜，寫給全世界，說他從塞斯托斯（註三）直游到了河拜多斯；（註四）這次冒險，和這弗雷秋的不滿，阿黎帕夏稱讚他的耳朵小的讚語，成了他的信件中最得意文章之一。「我第一件便要告訴你，以前祇告訴過你

兩次，我從塞斯托斯，直游到阿拜多斯。我做這件事，你可以對我有種正確的認識，我是一個實行家；我對於這次的成功，比我在任何種可以達到的榮譽，——政治的，詩歌的，或是修辭的，自己都覺得滿要驕傲得多」。

在他逗遛奈多島的時候，他看到了脫洛阿特。（註五）愛達山，使他憶起了哈羅的許多記憶的，在那兒可以俯瞰到脫洛強平原；至於那個脫洛城，那兒除掉牠的破壞者的墳墓以外，什麼都沒有了。高大的野塚，使他憶起了英國有幾處，鄉村裏的丹麥人的墳墓來，這最後的空虛和英雄們的死，適合了他的嗜味，拜倫在阿岐爾斯（註六）的墳面前，一逕逗遛在沉思裏。

於是這艘船重又向康士坦丁堡出發，在一八一〇年五月十三號，這艘船在塞拉格立和七塔之間拋下錨停了。

（註一）尤利西斯（Ulysses）伊薩卡王，Troy戰爭中希臘領袖之一，長於智巧與口才。

(註二) 李安德 (Leander)

希臘史詩中所稱道之武士。

(註三) 塞斯托斯 (Sestos)

地名，一個傾圮的市鎮，在赫勒斯蓬，

(註四) 阿拜多斯 (Abydos) 小亞細亞 Mysia 地的一個古城，以李安德與希洛之戀

愛事件聞名。

(註五) 脫洛阿特 (Troad)

Troy 地方，在小亞細亞西北濱。

(註六) 阿岐爾斯 (Achilles)

古希臘傳說中最著名之英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之主角。

康士坦丁堡

拜倫最喜歡的是這斯坦第爾的地位，——歐洲的和亞洲斜坡上，都點綴着許多華廈，那聖蘇菲亞教堂的鍍金圓屋頂，那在遼遠的地方露出模糊的輪廓的潑林克波島。他覺得聖蘇菲亞教堂遠不及倫敦的聖保羅教堂的莊嚴堂皇。「我像一個傻瓜那麼說着，」他說。這是真的。何勃霍斯的判斷是，這許多東方的商品陳列所，「給一個看慣了倫敦的商店和財富的人看來，是並不怎樣了不起的建築。」不過着了鑲滾金邊的深紅色的禮服，戴上飾着鳥羽的帽子，後邊給拜倫自己雇來的一羣衛兵跟着，在蘇丹們的寢陵中間漫步着，仍舊是很有趣味的，那兒的英國大使洛勃脫河台爾，和他的祕書，吏特拉福康甯，把這一對旅客當做了重要人物，把他們介紹給當地的大總督。關於參謁那當地政府的禮節問題，拜倫男爵和康甯先生起了一番爭執。因為康甯先生拒絕把自己排在這行列的第二位，拜倫把這件拜謁事情擱起了。他直發悶了三天，然後寫了封尊嚴的信，承認他自己是錯了。

他重又跑到博斯幅魯去，去坐在悉姆潑而蓋茲的青色的巖石上，牠們像成兵似的站在這海峽的人口，照老前輩說，這兒的岩石，會把打旁邊經過的船隻，圍了攏來壓碎牠們。他整天什麼事都不幹，祇是抽抽煙，騎騎馬，在亞細亞大陸旁邊的蜜水河裏划船；就這樣他很滿足了。

弗雷秋是他唯一的眼中釘：「這追求着牛肉和啤酒的永久的悲哀，這對於凡是外國的東西，便是種愚笨的和執拗的蔑視，和任何外國語連一兩個字都學不會的不可及的蠢笨，使他，像所有旁的英國僕人一般，我確實告訴你，他完全是一個累贅，連說起他都是個煩惱，他要求的許多安樂，（遠勝過我自己所享受的），是他不能夠吃到的波羅飯，他不能夠喝到的許多種酒，他不能夠睡到的臥床，和一連串的不幸。像使他苦惱的跛了腳的坐騎哪，茶又不够喝了哪，等等，這許多真會給一個主子許多不體面，給一個旁人看了要笑三天三夜都笑不完的。」

最後，在一八一〇年，七月二十四號，拜倫和何勃羅斯離開了康士坦丁堡。

何勃霍斯先回到英國去；拜倫想再到雅典住一會兒，他們的離別並沒有什麼難過，他們已經聚在一起，大家談談笑笑的已經有一年了；一個長期的航程是一種友誼的嚴厲的試驗；一個變換也是很需要的了，拜倫寫給他的母親：「我很喜歡，我重又是獨個兒的了，因為我已經厭煩我的游伴了，——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什麼不好的人，祇是我的天性使我喜歡孤獨的，每天都增加了這種性質。」這次離別一樣是淒然的；何勃霍斯在他的日記裏寫：「我和這個奇特的青年分別了，Non Sine lacrymis 在那海灣的盡頭，一個小小的石壇上，和他分了一小束的花；或許是我要永遠和他分開的最後的東西。」他們分別以後，何勃霍斯給拜倫的信，是用下面一段附白來結束全信的。「我一逕供養着你結我的一小束花，直到牠們完全枯萎了；就是這枯萎了的花朵，我都不忍拋開。我不能够說明這理由，我敢說，連你都也不能說明的。」他是委實喜歡拜倫的；比他口頭上講的更要喜歡，可是這却特哈羅特，這個詩裏的感傷主義者，在散文裏可就完全不是那樣的

了。「你剛纔那封信」，他說，「那一段附白悽惻地談起了那束花；我勸你還是把這感傷介紹到你的下一篇感傷小說裏去罷。我確信我並沒有懷疑你的任何優美的情緒，我相信你那時是在笑着，不過我還是一樣的歡迎你這種話說。」

雅典生活

在他第二次寄寓雅典的時候，拜倫住在加普新教徒的廟宇裏。這是一塊美極了的地方，亥麥塔斯山屏插在前面，阿克洛波立斯山靠在後邊，右邊是修士（註一）的神廟，左邊便是這雅典的城鎮。「呃，先生，那兒有一塊地方，那兒是你的風景絕佳的地方！在倫挪，先生，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比得上這兒的了，就是連市長府邸都比不上。」

利西克拉斯的的紀念碑，給幾座廟宇的建築物圈入裏面，在這許多建築物裏面，僧侶們把一座通到一叢橘林去的精緻的圓形的小廟，闢成一間圖書館。在這

廟宇裏過的生活，沒什麼可以說得上是太神聖的。除掉那個方丈外，那兒有一夥六個青年的僧侶，三個是希臘教的，三個是天主教的。拜倫在這希臘教徒和天主教徒中間，組織了幾次拳擊比賽，連方丈看到天主教徒勝了，都喜歡起來了。這種生活，完全像一隻學校的生活，快樂，熱鬧，和放縱。拜倫。從沒有停止對哈羅的朋友們的悔恨過，現在他帶了種孩子氣的歡樂，也來加入了。他對年青的科羅吉勞特；一個新的愛特而頓，一個法國的被保護者，一個希臘人，發生了他的一種保護的熱情。吉勞特是說意大利話的，並且就把這種語言來教拜倫。『他是他的「保護人」，他的「刎頸之交」，祇有上帝曉得旁的還有什麼，這是兩句鐘以前的事，他說他是最願意跟了我去環遊世界的，他最後還告訴我，我們非但應該活，還得 *Morire insieme*。』

這幾天充滿了哄笑。每天早晨拜倫都給那幾個年青意大利的妖怪叫着「*Van the basso*」『喚醒，——上面這幾句話說了，那個會友的聲音便莊嚴地回答，

「B. sogno bastonare」。許多糾葛的帳目都拿出來清算了。苔莉沙馬克理的母親，重又在這場所出現了。「她真是瘋透了，她以爲我就要和她的女兒結婚：可是我還有更好的娛樂呢。」弗雷狄，這個結了婚的漢子，他一還爲了他的妻子莎萊的分別而高聲哭着的，現在却搭上一個希臘的姘婦了。還有兩個阿爾巴尼亞的從僕，和一個繙譯員，都學了他的樣。「戀愛萬歲！」拜倫寫信給何勃羅斯，「我和誰都談着，好的或是壞的；我詆毀聚集在一起的禮拜的祈禱的信徒：可是我的工作給許多匆促的旅行，吃菓子，放鎗和游玩，可悲的間斷了：事實上，我在這兒，重又回到學校生活裏來了，像我在學校一般，什麼進步都沒有，我的時間又在老花樣裏消磨過去了。」在這虔敬的方丈家裏，許多晚都有款待着土耳其顯貴的豪華的饗宴。底比斯的土耳其法庭陪審官，和雅典的總督，不管是回教徒，都喝醉了，這「雅典式的酒筵」很熱鬧的騷擾着。

當然，他得游過比勒斯河去。這個科羅孩子，是一個不大好的游泳家。當

拜倫從防波堤上跳進水裏打水盂子的時候，附近一艘船上有一個英國口音喊他，這是史立戈侯爵，一個哈羅的朋友，他是伴了一個韓士透史當霍潑夫人，趁了他自己的一艘兩桅方帆船來遊歷的。拜倫見到他們很是喜歡，他伴了他們作了幾次內地旅行；可是他和這許多英國人在一起，遠沒有和他的年青的意大利人在一起來得自然。韓士透夫人對他的批評是很嚴酷的：「他的臉上有許多邪氣——他的對眼睛擠得很攏，還有一對糾結的眉毛……奇怪的性格；他的慷慨是有種動機；有的時候他鬱鬱不樂，沒有一個人敢去和他說話；有的時候，他却又是和誰都是談諧的廝混在一起。」他和英國人一接觸後，他的脆弱的快樂便動搖了。單在他們的面前，已經够使拜倫想起一個對他有一種有意識的恐怖，和一種無意識的尊敬的社會來了。一到他從孩子們或是異國人那兒跑開，他就給那英國人會想他是怎樣的人的成見而苦惱着。他明白他自己是一個癡狂的奇怪的人。他有孩子氣的迷信，和古怪的習慣，像什麼時候他的床頭總得放置了幾柄裝上彈藥的

手槍。他不喜歡給人家來觀察。何勃霍斯自己一逕是抑制的，要是弗雷秋常常激怒他的主人，那大部分是因爲，即使是在這種野蠻的雅典的生活裏面，在這許多橋樹中間，在這許多年青的僧侶們和土耳其人裏，這個紐思德的桑科（註一）仍舊堅持着，雖則有些可笑，不過絲毫都不能稍微輕視的，仍舊堅持着做那習俗的守護人。

（註一）修士（Zeus）

希臘人的天帝，衆神的首領。

（註二）桑科（Sancho）

吉訶德先生之從僕，其愚蠢行徑，與其主媲美。

病中的自輓詩

在這第二次居留雅典的時候，拜倫到摩利亞去，作了幾次長途旅行。直跑到

黎波里柴省，他常常在巴特萊斯停了一下，因為那兒的英國領事，史脫朗納先生，給他管理着匯劃銀錢的事務。他喜歡這個海口，這兒的船隻，在船身上都繪上了彩色畫，這使他憶起阿加滿諾（註一）的戰艦，扯滿了帆在這陡峭的白色的市鎮下邊航着。可是這是一塊齷齪的地方；當風從米梭倫那兒吹過來，在這蚊蟲的季節裏，瘧疾症很是盛行。拜倫，沒有什麼好的照顧，幾乎生瘧疾病死了。一個生了瘧疾的可憐的傢伙，他還有什麼方法來抵抗一個殺人的醫生呢？他給自己寫了一小首輓詩：

「青春，自然，和慈悲的約芙（上帝）

給我的命燈拚命的守護，

可是羅馬尼立是那麼頑倔，

他打贏了這三個——把燈吹滅」。

弗雷秋完至嚇慌了；幸虧他的河爾巴尼亞的從僕服侍他，並且告訴那醫生，

要是他們的主人死了，他們是就要來殺死他的。是全靠了這個恐嚇，或是上蒼，或是他還年青血旺旺呢？拜倫里又爬起來了。這場病使他認識了他能攀住這生命的能力，是怎樣的微弱。他躺在那兒，離開他的故鄉有兩個月的海程的地方，孤獨的，他的兩排牙齒，給難受的寒冷震擊着。「我把死當做從苦痛裏的一個解救，沒有想活下一世的一個念頭，而祇是有一種確信，就是在這世裏懲罰着的上帝，已經留下了最後的避難所給那厭倦的人了。」他又用希臘文加了一句：「慧者不壽」。

他回到雅典來時，又是疲憊又是蒼白。他的一逕實行着他瘦和漂亮的養生法，當然不是一種養成他的體力的方法，——那種一禮拜三次的土耳其浴，他的一種水和醋的混合飲料，祇有米是他的唯一的滋補品。他這整個冬天的生活，和在大病以前的，依舊沒有什麼差別。他祇做了一些工作，寫了兩首諷刺詩，一首是模倣那蒲伯的格式的，從阿拉斯（註二）得來的暗示，另一首是一篇對愛而近勳

爵的亂砍的痛罵，玳納凡的咒詛。

有一天他問一個加普新教徒，保羅顏扶理神父，他到底可以不可以住到一間禪房裏去。或許一種寺院的生活，可以把他從無聊和憂鬱中間解救出來的。他說他並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並且問這神父要一個十字架，他含了眼淚來吻牠。宗教，像所有的東西一樣，對於拜倫必定是一種強烈的感觸。

(註一) 阿加滿諾 Agamemnon

希臘名人之一，曾恢復其父親已失之國土。

(註二) 何拉斯 (Horace)

羅馬的著名詩人。

歸航

漢森再也沒有什麼銀錢匯寄來了，還催他的主人快些回來辯護洛芝得爾和紐

思德的產業，因為有許多債主和律師都想把這兩筆產業變賣抵債了。可憐，他一定是回家去了了！他教弗雷秋押了行李先動身，帶了封信給拜倫夫人：「請你放心我的書籍，和幾箱子的紙頭；再請你留幾瓶香檳酒給我喝，因為我實在渴極了，……我猜想你把屋子都裝滿了蠢笨的婦人，在嘮叨着許多誹謗的話說罷」。

旅行把弗雷秋改善了許多，他不像先前那般褊狹了。「弗雷秋，經過了烘烤，燂炙，燒焙，炕炙，和一切潛進的東西移化了的弗雷秋，開始哲學化了，變得一個又是風雅又是虛心的性格了，他還答應回去了在他自己的村莊上做一個模範：他將來在弗雷秋族系上，必定是一個很特出的人才的」。

那個僕人去了幾個禮拜以後，這個主人自己也便上了服拉齊那艘船，轟科羅 吉勞特直送他到馬爾太，他帶了兩個希臘僕人回去；有一個阿爾巴尼亞的從僕，他不得不辭退了的，掛滿了眼淚直從拜倫的房間裏衝了出去。「至於我自己這方面呢，當我想起了我剛要離開英國以前，一個高貴的最親密的朋友，却因為要件

一個女親戚去女子服裝店買東西，來推說不能送我的行。我把現在的事情，和過去的回憶想了一下，我覺到的驚異不比侮辱少些」。

從馬爾太這次海程直走了三十四天。他是獨個兒的，沒有有趣的伴侶，不過他是喜歡他的孤寂的。全體上講來，他在他的幾次旅行裏，並沒有什麼不快樂。他曾經在一隻土耳其船上幾乎溺死；在馬爾太和一個結婚的婦人，享受過一次熱情；拜訪過一個總督，在雅典愛過三個年青的女郎，游過了達達尼爾海峽，寫了幾首詩，並且在廟裏學習了意大利語。他已經欣賞過極美的風景，憑吊了許多英雄的遺跡，回復了六個月的少年生活。他和法國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土耳其人和美國人談過話，他還能夠來批評別國의思想和風俗。躺在倫敦的俱樂部裏，抽了一百年的菸，或是在一間村舍裏伸懶腰，是不會給他像他現在的十分之一的有用的和有趣的知識的。

來觀察一個人的性格，怎樣在一個生命的歷程裏，漸漸地，像給時間變硬了

的石層一般，形成了和限制了某種模型，是一件有趣的事。在這戈登族的狂暴和拜倫族的荒淫的最底層上，又添築了一層他身體上的堆積物，在一種殘疾裏，激起了他對世界的怨毒，和一種美麗給了他向自己復仇的方法。在他的最初給蘇格蘭教員養成的陰暗的和狹隘的宗教思想上面，那兒又加上了，並沒有把先前的宗教毀滅，康橋的同學們的服爾太的自然神學說，並且在這成年人的靈敏的感傷主義上邊，又加上了一種強烈的詼諧的幽默。這個現在文飾這內部景色的宇宙的景物，是很簡單的。這個世界，是給一個彷彿不管我們的悲痛的一個上帝創造的；爲了什麼緣故創造牠，我們誰都不知道。人們給他們的熱情推動着，去追求適意的感覺，那是聰明的，或是去追求着名譽，這是蠢笨不堪的。王朝的盛衰，像海裏起落的浪一樣。一切都是虛空的，祇有享樂是最實在。

這個教訓，給他的這次到東方來的旅行更加堅強地證實了。不管他到什麼地方去，拜倫看到這生命總是個嚴峻的交易，罪惡則什麼地方都是，而死亡又是容

易又是接近。回教的宿命論，更加强了他自己原有的主張。回教的對待女人的主張使他滿意了。宗教的紛歧和複雜，就是牠們的缺點的證據。他重又帶回了許多懷疑的地方，像信條一般的堅實。他的長期的孤寂的生活，教了他自己幾個真理。他現在曉得他祇有像一個逍遙法外的人他纔能快樂，而他愛的地方，因為那兒他可以不掛念誰，誰也不來注意他。路途的遠隔，教了他去蔑視一切。當太平洋和地中海在你和他中間翻滾着的時候，當極北淨土的人（註一）的評論的轟響，給赫勒斯達（註二）的呻吟沉滯了的時候，你對於一個腐儒的攻擊文字，怎樣能夠興奮呢？從此以後他可以曉得，要是他在英國事情幹得使旁人瞠着他的時候，兩個禮拜的航海，便可以帶他到永久蔚藍的天空底下的白色島嶼上去。

他獨個兒站在帆船的甲板上，凝視着海浪的起伏。這次長途跋涉帶他到什麼地方去呢？到他的母親那兒？他有許久時候沒有意思去看她的了。「請你在紐思德把我的房間，都預備好了；還請你把我祇當做一個訪客看待好了。我所要告

訴你的祇是，我已經有許久時候，祇吃全素，肉魚都不吃；所以我希望有很多的蕃薯，蔬菜和餅乾的貯藏；我不喝酒。我有兩個中年的從僕，都是希臘人，……我不希望我有訪客們來太煩擾我；要是有的話，那得你出去招待他們，因為我是決定不使任何人來闖進我的隱居生活裏面來的：你知道我從來不喜歡社會的，現在我更加利害了。我已經給你買了一襲披肩，和一瓶玫瑰油精」。像是一個地主，他的唯一的願望是來分拆掉某一個拜倫男爵的田畝，供給弗雷秋一些家產。「除掉來分封（像波那帕脫一樣）一些拜——先生的王國這件事以外，我什麼事都不來干預你的。分一部分出來給弗雷秋元帥建立一個諸侯國！我希望你用一種謹慎的政策來治理我這小小的王國和清理牠負擔的繁重的國債。」

除掉她以外，他還可以找什麼人呢？何勃霍斯？可是關於何勃霍斯的消息，他一些都不知道；聽說他是做了着那「老虎皮」的兵士了。何其遜？是的，當然可以去看看他；不過何其遜近來變得很虔誠信教的了。奧古絲姐？最好的辦法還

是忘掉與古絲姐。他跑到這個國度裏去有什麼見鬼的事情可幹呢？到紐思德去榨取農民的田租，到洛芝得爾去賣煤，償還倫敦的債務，——這便是所有的工作了。有什麼人他可以去看看呢？啊，有達拉斯，有那個莊重的慇懃的達拉斯在那兒。在到家的前幾天，他寫信給達拉斯：「離別了兩年以後，我現在重又在回到英國的路上了。……我在土耳其，見到了每一個最珍奇的東西，特別在脫洛特，希臘，康士坦丁堡和阿爾巴尼亞，……我不曉得我有沒有做些比其他的旅客們特別一些的事情，除非是你把我在一八一〇年，五月三號，從塞斯多斯直洩到阿拜多斯這件事情，當做一個現代人的一件總算還可以過得去的勇敢的行為。」

〔註一〕極北淨土的人(Hyperborean)

一種崇拜亞坡羅神的神話上的人民。

〔註二〕赫勒斯蓬(Hellespont)即達達尼爾斯的舊名，達達尼爾斯，就是Athamans的女兒，因為在那兒溺死，故改名達達尼爾。